

DG：亲密邂逅



Handler: 鲑鱼

Agent: 佩雷斯 Perez/明前茶

波佩 Pauper/Lozarifer

Friendly: 雷恩·陈/钥匙孔

游戏时间: 2022/5/15-2022/6/18

Contents

一、导入

- (一) Agent Perez 众妙之门
- (二) Agent Pauper 猫鼠游戏
- (三) Friendly Rayon 日落黄沙

二、正文

(一) Oct. 1,2010

- 7: 00 拍案惊奇
- 12: 00 绯闻女孩
- 12: 00. 昭昭天命
- 19: 00 《反英雄》
- 19: 30 云遮雾绕
- 21: 30 假假条

(二) Oct. 2,2010

- 6: 00 风衣窃贼
- 8: 00 首尾相衔
- 11: 00. 身陷囹圄
- 16: 00 甜蜜之家

(三) Oct. 3,2010

- 8: 00 再探再报
- 9: 30. 爱人错过
- 13: 30 亲密邂逅
- 17: 00 不完全燃烧

三、尾声

导入：特工佩雷斯

掌局者鲑鱼

一片纯白的空间，但并非空无一物。

掌局者鲑鱼

消毒水刺鼻的气味钻入鼻腔。你伸手，摸到身下的床褥浆洗得像死人的脸——毫无血色，隆起的褶皱如同某种怪诞的筋络。纯粹的白蔓延开去，你举目四望，也无法触及这片空间的边界或尽头。它就像一个彻底闭锁的盒子，不与外界的气流、温度、光照联通，不与外界的威胁、恐惧、怪异联通，不与你想要忘记的事、想要记起的事……

掌局者鲑鱼

……突然，你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溅在脸上。

佩雷斯

像是被液体刺痛了一般，佩雷斯眨了眨眼。但举目四望触及到的纯白更让他觉得不适。他迟疑地抬头向上望，想要研究明白液体的来源。

佩雷斯

这里像是没有边界，不对。佩雷斯很快推翻自己的感性想法，如果是空间那么一定存在边界...即使是宇宙也会有尽头。他冷静的思考着，抬头向上望的同时，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

掌局者鲑鱼

你抬头望——于是这片如同巴赫谱写的十二平均律般宁静安全的空间崩裂瓦解。你从数学原理的背后抬头，从哈贝马斯、列维-施特劳斯的思维宫殿中走出，来到更加炫目的光景之中。你看到浓墨般的绿。大片棕榈树摇摆着宽厚垂落的枝叶，晒得人脸皮灼伤的恐怖日照，当然，还有那温热的瓢泼大雨。

掌局者鲑鱼

这里是南非，雨林，动植物正在合作奏鸣出无比嘈杂的喧闹声。

佩雷斯

【“宇宙”就是人类“世界”的极限，它是时间和空间的总和，换句话说宇宙就是我现在的一切，宇宙之外的一切我们都无法合理的描述，便是这片雨林...】佩雷斯的心中莫名震颤，但他很快稳定下情绪，向着浓墨般的绿迈出坚定的一步。

佩雷斯

【人类的物理定律和科学理论就在我的身后，我并不需要有什么害怕的。】

掌局者鲑鱼

你踏出这一步。

掌局者鲑鱼

那些数字到哪了来着？19……212，19219，19231，19237——大概数到19997了吗？在心底重复那些素数让你感到安全。

掌局者鲑鱼

但不是在这里，不该在这里。你已经离开那很久了。离开那噩梦般的一切：无故殒命的同伴、迷幻真菌构成的令人天旋地转的丛林、还有那些信奉着未知宗教的野蛮黑鬼们。你把他们甩在了身后，你是正常且坚毅的幸存者。

掌局者鲑鱼

你走得更深，于是深处的树木也变得更加怪异，枝条细瘦地拔地而起，以刺穿天穹的高度。如同瘦长鬼影（slender-man）的传说……你还要继续向前吗？

佩雷斯

理性使佩雷斯有所失，也使佩雷斯有所得——比如说现在不停下步伐的动机，他想要去弄明白，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他目不斜视，不去管那身侧的瘦长鬼影，向着谜题的尽头坚定的走去。

掌局者鲑鱼

你想把一切都弄明白，不是吗？你总是这样。

掌局者鲑鱼

你跨过地上蜿蜒的藤蔓。爬行的墨绿色令人想起蟒蛇，而螫生的硕大花朵就仿佛带有警示性的斑纹。你穿过那些斜刺里总意图划破你的裤腿，给蚂蝗可乘之机的植株们。

佩雷斯

【我应该有一柄手电】这么想着，佩雷斯怅然若失一般张了张右手，这时候那柄老伙计应该陪伴在自己身边，照亮前路...不，等一下，这里是哪来着？他首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佩雷斯

【总之往前走就是了，答案就在前方。】

掌局者鲑鱼

于是，你如愿以偿——还是得不偿失？你看到一块空间从视野里被抹去。如同游戏建模布景加载失灵时，敷衍草率的空洞，但你的直觉，在数学和物理上精深的钻研告诉你，它不可思议地保持了绝对的1:2等比分割。但现实不是布料，它不会在命运女神的手中随意剪裁。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眼前四方形的空洞是什么？

佩雷斯

【...门】

佩雷斯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扇门？】

掌局者鲑鱼

无人解答你的疑问。你知道那不可能，但它的边缘好似在微微泛起虚幻的光泽，一块波动的破损贴图。它顽固地钉死在原处，对你的接近不理不睬。

佩雷斯

佩雷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感到了一抹挥之不去的不安。但未知的总能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这扇门会通向哪、是由谁来控制，一系列的问题吸引他更为靠近，他向着“门”伸出有些颤抖的手。

掌局者鲑鱼

在你伸出手之前——这扇“门”的周围，草叶仍在滚烫的热风中翻滚摇动，甚至有一只鸟雀振翅飞过，去采撷枝头黝黑的果实。它慢慢收拢翅膀，在你眼前缓慢地停稳，伸出明黄色的喙部去啄。

掌局者鲑鱼

它的动作好似电影里的慢镜头，但大概只在你的认知里如此，鸟类果仁般的大脑怎会恐惧不可解释之物？

掌局者鲑鱼

于是，它蹭过“门”边的半个头颅便整齐地不翼而飞了，粉红色的脑组织突然暴露在阳光下，和歪斜的尸体一同倒向旁边。

佩雷斯

我在想些什么？！佩雷斯猛然一颤，他赶紧缩回手，视线一直紧紧的盯着那只剩半颗脑袋的鸟雀——我为什么想要去碰这个东西？？

掌局者鲑鱼

死了。没有任何生物能在半边身体被……吞噬？你不知道这扇门是否有自主意识，这样描述能否恰当地概括刚才发生的一切。但没有生物能在这样粉碎、蹂躏后生存下来。

佩雷斯

佩雷斯深呼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试图更加专注地集中思绪。他试图将这扇门当作普通...不，完全没有办法当成普通的事物。但总会有办法来解决的。他在心中认定这是在蛊惑人心的邪术，出自那些黑鬼的手中，破局的方法或许就在左右，他谨慎的后退了两步，开始张望四周，寻找带有巫术痕迹的存在。

佩雷斯

文字、符号，什么都好，只要能证明这还是出自人类的手笔。

掌局者鲑鱼

“利维，你是个聪明人。”

掌局者鲑鱼

你听到麦卡德的声音在茫茫然彼此掩映的绿植中响起。

佩雷斯

“谁？！”佩雷斯立刻作出反应，他摸上腰间，寻找这个时候他还并没有得到的配枪，“麦...麦卡德？你在哪！”

掌局者鲑鱼

“但你……有些自负。”他叹了口气。你举目四望，却全无这位友人的踪影。“出于一位友人的担心和责任，我应该时常提醒你注意这点。”

掌局者鲑鱼

“是我，是我。”他轻柔地说道。一如你印象中那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佩雷斯

“...不用你说。”佩雷斯撇了撇嘴，熟悉的对话方式把他带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过往，身体也不自知的放松了些，“我自己都清楚呢。”

佩雷斯

“但你现在在哪？告诉我，我来找你。”

掌局者鲑鱼

“我-在-哪？”他笑了笑。“你知道，我这一生做过无数的善事，就是为了死后灵魂能够升上天国——虽然我从未向你吐露这种不牢靠的愿望，但我确实如此期盼。”

掌局者鲑鱼

“现在，我已经如愿以偿了，利维。”

掌局者鲑鱼

“可是，你在哪？”他顿了顿。“我今日向下望去——穿过那些烟云和尘埃，穿过地面上的建筑和高楼。我仿佛看见，你在地狱的烈火烹油之中。”

佩雷斯

“天——国？”佩雷斯嗤之以鼻，拉出长音：“该死，别搞你那神叨叨的一套，什么如愿以偿，你知道外面都...”佩雷斯一愣，“我，我在找你的路上啊！”

佩雷斯

“我...”佩雷斯下意识往下看。

掌局者鲑鱼

你在“门”前驻足，和友人闲谈。

掌局者鲑鱼

可笑，什么地狱和天国？你的脚下是雨林中大量腐殖质堆积起的厚实、松软的泥土，昆虫顶着最新狩猎回巢的肉块在洞穴间爬行，大雨汇聚成的水流程湍急的小溪，冲刷过你的鞋边。

掌局者鲑鱼

“请不要再来找我，利维。”麦卡德吸了口气，竟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你真的看不见吗？”

佩雷斯

【不对劲，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这太奇怪了。但事情应该还在掌控之中，找到麦卡德的死因，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还是巫术。】佩雷斯皱着眉闭上嘴巴，慢慢往后退，暂且放弃搞明白这个该死的“门”。

掌局者鲑鱼

你慢慢后退。

掌局者鲑鱼

那扇“门”似乎还显露着它无穷的诱惑力，但只是娴静地在原地观望着你逐渐远离，并未有任何劝阻的举措。麦卡德则继续出言鼓励你，甚至还拍起了手，“对！对、对……就是这样。离开，走吧！我是个已死之人。”

掌局者鲑鱼

“对于死者而言，生者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噢，不。不不不不不不。”

掌局者鲑鱼

你看到那扇“门”平整镶嵌在空间中的身躯骤然波动了一瞬。那是真的吗，还是你眨眼时被流进眼眶中的雨水模糊视线而产生的幻觉？

掌局者鲑鱼

随后你感到剧烈的疼痛。

掌局者鲑鱼

特工佩雷斯：意志

骰子-三爷

夏日特饮明茶。进行意志检定：D100=77/75 大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且把心放宽。

掌局者鲑鱼

波动，穿过你的晶状体、视网膜，爬过肌肉和神经构成的桥梁。有那么一种说法——眼睛是心灵之窗。中世纪的贵妇人会让工匠做一块与眼瞳虹膜同色的珐琅饰品，赠予所爱之人。

掌局者鲑鱼

那一瞬间不比照相机镁光灯闪烁的片段更慢，不比永恒的第一秒更快。你感到思维的相簿遭到了某种暴力的破坏：高中毕业照在褪色，家庭合照在焚烧，而贴在一旁的研究手记也彻底散架，字字句句逐渐不成篇章。

掌局者鲑鱼

你，啊……说到底，什么是你？倘若人的人格由记忆构成，那么当记忆遭到剪切、拼贴和篡改，剩下的又是什么呢。

掌局者鲑鱼

你睁开眼。

佩雷斯

“……！”佩雷斯爆发出痛苦的疾呼，音节粘稠却刺耳，像是喉咙深处挤出的嘶鸣，伴随着沉重到无以复加的缓慢呼吸——缓慢、缓慢、思维被摧毁般缓慢，他猛地睁开眼，心中却只有一个空落落的孤单数字。

佩雷斯

19212。

掌局者鲑鱼

抽屉深处，某部留作他用的一次性手机正在发出剧烈的嗡鸣声。与此同时，你喃喃自语着，从昏暗台灯照射下的工作台上头痛欲裂地爬起。纸笔已经在你脸上压出了一道印子。

佩雷斯

“呃，妈的，该死，”佩雷斯一连串的咒骂着，还没抬起眼便伸手准确的抓住那用于一次性联络的手机。

佩雷斯

迟缓的恢复一下思绪，思考刚才是发生了什么后，才睁开看向手机，莫非是任务？

掌局者鲑鱼

一张彩信图片缓慢地加载。

掌局者鲑鱼

等到从上而下展露出完整的画面，你看到一个绿色的三角形燕尾夹别在某张城市地图的上方。

掌局者鲑鱼

你朦胧地辨认出——这是德克萨斯州的位置。图上有些勾画，此外还有几句马克笔写的简单字句。

佩雷斯

佩雷斯深呼吸一口气，掐断自己的思绪，于是浮躁与烦闷顺从地滑进了暗处，好让他集中心神来分析这次的任务。他辨认地图上的勾画，还有那马克笔写的简单字句是在向自己透露的什么讯息？

掌局者鲑鱼

马克笔写着：休斯敦、“亲密邂逅”网站。简单的两个短语。

掌局者鲑鱼

你想再做更多的探究，但剧烈的疼痛还在困扰着你的大脑。你眯起眼打量那张地图，发现圈出来的地方有四处，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城市的各处。

佩雷斯

【休斯顿、“亲密邂逅”网站...妈的这该死的头痛...】佩雷斯的眉头凝得更紧，闭了闭眼，等头脑畅快清楚些后，立刻展开相关搜寻，报纸、计算机或者什么档案的都好，现在的工作最不缺的就是文书报告，他试图去寻找这四处地方、休斯顿还有“亲密邂逅”网站相关的讯息。

掌局者鲑鱼

【计算机科学自动成功】你推开一头栽倒在工作台上前演算的纸笔，搬出电脑。亲密邂逅——一个以精准的推算算法猜透用户人心闻名的约会网站，最近正在美国东部成为风行的社会话题。至于那四个在休斯敦的地点，你略微检索，发现可谓是各式各样的报道都写了个遍。

掌局者鲑鱼

在正经的报纸杂志上，它们是“抽脂恶魔连环杀人案不幸受害者”的居所，而在烂俗的花边小报上，它们是“约炮不成反没命！广大性感辣妹可要当心哟”的关联之处。

佩雷斯

佩雷斯若有所思，用手指轻敲着鼠标。以便思绪在着稳定的节奏中更为集中，他根据报纸上给的讯息继续往下查，想要掌握所谓的抽脂恶魔连环杀人案不幸受害者的具体名单以及死亡时间等信息。

掌局者鲑鱼

显然，可怜的当地警方做了一些努力避免受害人的信息被公开得谁都知道。但现在是信息时代，公权部门被媒体渗透得漏成筛子也是常事。

掌局者鲑鱼

特工佩雷斯：计算机科学

骰子-三爷

夏日特饮明前茶。进行计算机科学检定：D100=34/4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那么，几张遮遮掩掩、打了马赛克的案发现场边缘照片出现在一些媒体的网站上，从他们语带揶揄的描述中，四位受害人男女高矮胖瘦都有，但无一例外是在某家偏远的汽车旅馆中遇害，并且手机上能翻出注册了亲密邂逅的账号。

掌局者鲑鱼

你操作着电脑。光标在电脑屏幕上移动，屏幕放射的蓝光照得你的脸一片惨白。其中一张照片不知是马赛克没打好还是怎么的，角落有一条放射性的粉白色的痕迹。令你想起噩梦里死去的鸟雀。

掌局者鲑鱼

有点恶心，但这就是你的工作。

佩雷斯

佩雷斯随手抽过一张演算纸，在上面记下受害者的相貌特征、在手机上翻到的属于受害者的亲密邂逅账号、以及汽车旅馆的地址...娴熟轻巧的动作在直到看到痕迹后有所一顿。他沉默了一会才将情绪稳定好。并且做出判断：休斯敦、“亲密邂逅”网站都是此次案件的中心，亲临一趟已经不可避免。

掌局者鲑鱼

是啊，你总得深入这些事。不管多少次——而且，既然是他们找上门交给你的活，就不会那么简单。

佩雷斯

他给梅洛迪——他的前妻打了一个电话，很抱歉的说到下一次探望时间他得缺席了，工作很重要。随后便雷厉风行地订好前往休斯顿的最快车票。

掌局者鲑鱼

梅洛迪，你过去的妻子，如今仍在保持联络的异性好友，对你时不时从家庭生活中消失已经习以为常。她叹了口气，似乎是想嘱咐你什么，但最终还是“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在背景音里，你还听到孩子们有点小心翼翼的发问：“是爸爸吗？妈妈，是爸爸吗？”

佩雷斯

然后在等待上车的这段时间，计算机开始搜索起这家汽车旅馆的信息，并且抽脂恶魔这个词汇难免让他有些嘀咕。他难免联想到他们之所以会被害是出自减肥上的烦恼——呃，那么凶手为什么清楚？最简单粗暴的一点便是亲密邂逅这个网站...但如果别的可能？他为他的猜想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去调查“亲密邂逅”网站的后台数据，另一方面再查查看休斯顿当地是否有什么减肥机构，成员名单上是否有受害者的名字。

掌局者鲑鱼

出乎意料的是，你发现“亲密邂逅”网站的防御工程做得十分固若金汤，已经远超一般社交 SNS 需要匹配的水准了。这是应急措施，还是.....

掌局者鲑鱼

特工佩雷斯：计算机科学-20

骰子-三爷

夏日特饮明前茶。进行计算机科学-20 检定：D100=43/2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休斯敦当地的减肥机构——在一个人均肥胖率居高不下的国家，这样的机构只能说是多如牛毛。有些小公司根本没有门户网站，大公司也只有设计简单的介绍页面，配上蛊惑人心（并显然违反广告法）的宣传标语。至于那些光速瘦形的成功案例里，你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

掌局者鲑鱼

在车站等候的时间流逝得很快。你看到检票口不知何时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是清晨七点半出发的最早一班，你一夜未睡，只能在火车上勉强休息一下了。

佩雷斯

佩雷斯早已习惯这仓促的生活。他准备上车，但在递过车票的时候不合时宜想起刚才那通电话的背景音。

佩雷斯

他的天使，他的女儿们...他叹了口气，抱着之后再弥补的心态，将日常生活抛之脑后。

佩雷斯

头也不回地上车了。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踏上车。

掌局者鲑鱼

欢迎回来，特工佩雷斯。



导入：特工波佩

掌局者鲑鱼

这是一处阴暗潮湿的地下防空洞。霉菌和青苔在被湿气腐蚀的墙壁上肆意爬行，将原本洁白的腻子染成肮脏不堪的灰棕色。偶尔有一只探头探脑的鼠类眨着黑色的小眼睛，从墙角的洞窟钻出，观望四周片刻之后溜走。

掌局者鲑鱼

天花板正在往下渗水。这里是城市之中不被注意的肢体末端，甚至是惨遭遗弃的那种——在上世纪城市建设工程兴起的早期，有无数这样现已废弃的设施被留在各个角落。

掌局者鲑鱼

普卢托，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的邀请。

掌局者鲑鱼

你知道的，就是“他们”。从不坦诚地向你报上姓名，总是眨眼间突然登场，又在和你短暂地接触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你试着用自己的渠道去调查这些人，也往往全无所获。现在，你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站在防空洞向下的楼梯口前。

普卢托·鸦羽

普卢托轻轻嗅了嗅自脚下的空间传来的气味，这种躲在阴影中交涉的行为让他想起了老鼠。不过如果那些家伙是老鼠……那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再次看了一眼纸条，然后捏成一团丢在一边，向楼梯下走去。

掌局者鲑鱼

纸团被你抛进一滩地面的积水中，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你的鞋面。你一级级往下走。

掌局者鲑鱼

黑暗。这处防空洞保守估计也荒废了几十年，没有电灯照明，通道内部也杂草丛生，哪怕是一时兴起想要来场城市探险的孩童，也不会选择这种阴森可怖的地方，而聚众吸毒者宁愿到干燥通风的桥洞底下。

掌局者鲑鱼

你在黑暗中走了一段路，一扇半开半闭的铁门向外隐约地放射出光亮。

普卢托·鸦羽

光——这在一个像是从伯里克利时代就开始废弃的防空洞完全没有任何产生光的理由——除非有人在这里，只有活人需要来自人世间的光亮。没错，一点不错……普卢托的心底产生出一股莫名的狂躁和兴奋，他像一只生怕惊动了鹿群的鬣狗一般，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透过那条缝看向门后。

掌局者鲑鱼

.rip

[股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你将眼睛凑到门缝边，动作极轻，连一粒地上的沙尘都没有掀起，但门内的人还是极其敏锐地注意到了来人的接近。那是个约莫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一头蓬乱的灰发，镜框背后是碧蓝色的眼睛。他放下手里字迹细密的文件，对你露出一个弧度不大的友善笑容。

掌局者鲑鱼

“请进，普卢托。”

掌局者鲑鱼

噢，这样称呼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可有些亲切过头。

普卢托·鸦羽

这可不妙——面前的家伙知道自己的底细，在他面前我就像条穿着纸尿裤乱跑的婴儿……普卢托的眼角抽搐了两下，他拉开铁门，用身体堵住他离开的出口，“我想我没收到派对的邀请。”

掌局者鲑鱼

那么，这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的蓝眼睛伴随你的动作微微移动，随后有些失笑地眨了下眼。“你当然收到了，不然怎么会出现在这呢？如果说正式的邀请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事了。这不是谁都愿意加入的狂欢派对，没有宾主相宜的乐趣。但我想，啊……你大概已经被卷入其中了吧？”

掌局者鲑鱼

“请先坐下吧，普卢托。”他示意桌子对面的折叠椅。

普卢托·鸦羽

“我习惯站着。”普卢托拒绝接受来自任何人无理的好意，他依旧站立在门前，以俯视的姿态看着面前的人，“接着说。”

掌局者鲑鱼

“……无妨。”中年男人把视线移回手里的文件上。“你——杀了不少人，对吗？哪怕大部分州已经废除了死刑，数罪并举还是足够你荣获几百年的终身监禁，关到转世投胎的大门都彻底关上为止。”

掌局者鲑鱼

“噢，别担心，我没有联络警方，告诉他们有一个缉毒警察的遗孤出于复仇的怒火，自以为‘正义’地替他们办了件大事。”

普卢托·鸦羽

“不是‘缉毒警察’，他们的名字是乔·鸦羽和琳达·鸦羽……你犯的这个错误让我丧失了一些对你所说的东西的兴趣，你接下来的话最好严谨一些。”

掌局者鲑鱼

“年轻人。”他抬起眼短暂地分给你示威性质的话一点注意。

“鉴于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展到任何的地步，你完全可以转身离开。别误会，这不是一次充满胁迫和对抗的谈话，也不会有那种戏剧性的苦苦挽留。”

掌局者鲑鱼

“并且，我可以承诺不会向法警部门透漏你在这出现过。”他调整了下领带。“回到一切的起点，你，和执法部门的单打独斗。我完全接受。”

普卢托·鸦羽

“棒极了，我还以为我需要用剃刀来削掉这些戏码。”普卢托换了个姿势依靠在铁门边，“回到一切的起点……这话说的就好像我现在不是这样——就好像我是受了谁的庇护才得以苟活至今——明知我手握人命却不以此要挟，甚至邀请我来你的宝贝庄园——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掌局者鲑鱼

“一种友善的关系。”他把文件夹向后掀了两页，似乎勾勾画画写了点什么。“你的修辞很有意思，虽然它们夹枪带棒得让人有点难以容忍，嗯，但愿意在这件事上耗费时间和精力也是青春活力的体现。”

掌局者鲑鱼

“你认为——”他把那几页纸撂到桌面上。“你六岁那年，在火场里见到的是什么？你委身被扶养至今的犯罪团队，又在供养崇拜什么？”

普卢托·鸦羽

“一个人——他的道德品行等同于身上长满了疥疮的狗，而智力只有它的一半——但就是这样一个家伙，用了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把我的家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至于他们在供奉什么，鬼知道……如果你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可以亲自去冥府问问他们。”

掌局者鲑鱼

“听上去你什么都不知道。很好。”他松了口气，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重复了一遍。“很好。”

掌局者鲑鱼

“抱歉，普卢托。”他最后在文件末尾签下几个字。“大概我们的谈话要到此为止了。”

掌局者鲑鱼

这个坐着看起来颇为文弱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教养良好地把折叠椅推了回去，顺带对着铁桌板规整好手里的纸质文件。令人惊奇的是，他的体格比你高大健壮不少，西装下摆还漏出一点战术背心的边缘。

普卢托·鸦羽

“到此为止？”普卢托眯起了眼睛，“你像个超市检查货物的员工一样在我这儿盘问了半天，把我那些永远都不想回忆起的痛苦过往勾了出来，然后用你的拇指狠狠地按在了上面……现在你要留下这些不知所云的谈话，告诉我，到此为止？”

掌局者鲑鱼

“对。”他理好衣服。“我的来意非常简单，普卢托。提供一些友善的帮助-解决你的困境-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牢固的关系。但你似乎十分抗拒，自然，我不会强人所难。”

掌局者鲑鱼

“怎么，你在考虑什么不该出现在派对里的事吗？”见你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顿了顿，轻柔地略做补充。

普卢托·鸦羽

“现在你从检货员变成了社区志愿工作人员。”普卢托盯着面前这个男人的眼睛——他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样子令他嫉妒，嫉妒得发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向我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和我建立友善的关系？为什么偏偏是我？我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他妈的，偏偏是我？”

掌局者鲑鱼

“哈哈！那倒好了。我有时候真希望自己在做别的活……”中年男人露出一个不知有几分真心实意的笑容，停住脚步。“因为恰好是你。你在熊熊烈焰的火场里幸存下来，你被那些犯罪分子收养，也许接触了一些边缘消息——总之，这份‘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这么恰好地砸到脑袋上。”

掌局者鲑鱼

“至于这一切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拍了拍你。“就是后话了。”

普卢托·鸦羽

普卢托低头不知在想什么，半天才抬起头来：“如果你不急着赶晚间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我们还可以详细谈谈‘友善关系’的事。”

掌局者鲑鱼

“噢。”他低头看了眼光亮的腕表。“你还真提醒了我，末班车要开过了。”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没关系，我们可以另外再选一个时间。”他走到门边。“劳驾，请让让。我没法保证下次会面不在一个同等糟糕的环境里，出席的也未必是我，但会有人解答你的困惑——只要你留意住处附近的空邮筒，或者墙面上的涂鸦，会有人告诉你的。”

普卢托·鸦羽

普卢托识趣地让开了道路，一言不发地目送这个男人离开。

掌局者鲑鱼

那么他走出门。

掌局者鲑鱼

没有沿着台阶朝上走，去路边赶什么公共汽车，而是慢悠悠地走入了防空洞深处更深的黑暗里，直到在你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不见。

掌局者鲑鱼

三天之后，你暂时歇脚的廉租楼背光处的墙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幅用波普艺术风格泼洒的涂鸦，和街头混混们爱搞的小创作没什么差别。但在画面一个不起眼的边角，掩盖在人物裙摆边缘——有一个新的地名和时间。还是同样鬼祟的联络方式。

掌局者鲑鱼

你带着只增不减的困惑，或许还有怨怼前往。来人自称行动班的班长，隶属于“P”开头的三人行动小组——目前还是两人，曾经的队员遭遇减损，而你正好可以作为新血填补其中。

掌局者鲑鱼

当你走出那个房间时，笼罩着整个世界的疑云不但没有淡去，反而更加浓重。你知道了“非自然”之物的存在，但更细节的呢？当你有些恍惚地回到廉租楼底下时，那幅涂鸦已经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墙面上只留丑陋的几道油墨留存。

掌局者鲑鱼

一切好似从未发生。

掌局者鲑鱼

欢迎回来，特工波佩。

导入：雷恩·陈

掌局者鲑鱼

透过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玻璃幕墙，你看到大朵彼此追逐的白云在高远的蓝天之上翻涌。这里是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市，也是德州游骑兵师——或者它更通俗亲切的称呼，德州骑警所属的公共安全部门的所在地。

掌局者鲑鱼

如今正是午后。雷恩，你所属的边境安全中心监控着与墨西哥接壤国境线的信息和情报。来往的车马人流、货运旅客，百分之九十九不会有任何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一旦涉及那些黄沙里买命，刀口舔血赚取黑金的毒贩，事情就变得棘手起来了。

掌局者鲑鱼

而在这种危险的工作之外，游骑兵司总共 166 个服役人员要协助整个德克萨斯州的片区政府处理刑事案件，这也意味着你们经常会被一通电话叫去千里之外。

掌局者鲑鱼

现在，你办公桌上的电话座机就震动了起来。

雷恩·陈

比起那些毒贩，反倒是这种突然的电话更让人恼火，不管是突发奇想因为没钱抢劫银行的社会垃圾，还是因为吸毒大庭广众下做出恶心行为的瘾君子，他们什么都有可能遇到，雷恩走到电话座机旁，接起了电话

雷恩·陈

“哪位？这里是雷恩·陈。”和过去无数次接起电话的声音一般，对方会知道她已经无时无刻做好了准备

掌局者鲑鱼

你接起了电话。听筒对面并非特别行动小组的领头人物——而是骑兵师负责安排精兵强将、调度他们在德州的土地上驰骋的协管员。这是个刚接班不久的毛头小子，面对你这种身经百战的职场神话，还是有点紧张。

掌局者鲑鱼

“您好，陈女士！我们接到奥斯汀的邻市，呃，就是休斯敦警方的求援……”

掌局者鲑鱼

“目前经过登记在案流动警力的匹配和核验，您现在似乎并不处在紧急的任务之中，也许有空闲去支援一下？”

雷恩·陈

“休斯敦警方的求援？我记得他们，他们什么时候能像雏鸟挣脱母亲的庇护独自起飞呢，我十分期待。”雷恩电话里嘲讽了一番，用脚把椅子勾过来坐下，“我随时可以出动，汇报求援信息，我要看看他们那是又冒出什么乱子了。”

掌局者鲑鱼

“我们这边——”电话对面传来文件翻动的唰唰声。“初步认为是依托于网络诱骗受害人的新型犯罪，已经有四人在相隔不远的的时间里连续被谋害了。”

掌局者鲑鱼

“休斯敦的媒体给嫌疑人起了个噱头满满的名字。”他有点无奈地讪笑了一下。“什么、什么抽脂杀人魔……”

雷恩·陈

“四个人？抽脂杀人魔？太慢了，他们总是到了这种媒体都知道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好吧，我就当他们心疼妈妈们人太少了。”雷恩嘴里不饶人，翻了最近几日的文件，确定这些不算紧急后回答道，“我马上出发，你把具体的卷宗发到我的电脑里。”

掌局者鲑鱼

“这……哎！这又涉及另外一件棘手的事了。”协管员似乎不知道怎么描述，吞吞吐吐地措辞了半天。“您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休斯敦当地警方对外联络的警用线路，无论是电话线还是网络通道，都被各种各样的故障堵塞了。我都还没拿到完整的现场通报，唉。”

掌局者鲑鱼

“这次休斯敦警方的求援，说来有点滑稽……还是负责此案的警探用私人联络方式和我们沟通的。”

雷恩·陈

“他们是干什么吃的！难道要我去看新闻媒体编造的那些大话吗？”雷恩用上了德州俗语，“真想给他们一罐头。那个警探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过去有用。”

掌局者鲑鱼

“好、好！”他立刻向你报上一串号码，并告诉你此人叫尼克姆，已经为这一系列连环杀人案殚精竭虑好几天了，因此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

掌局者鲑鱼

“我会帮您安排一辆警车的，休斯敦并不远。您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

雷恩·陈

雷恩拿笔记下了这个号码和名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去带上一些装备，车停楼下，等我五分钟。顺便让乔治他们盯紧点，我可不想奥斯汀也出现这破事。”雷恩挂下电话，带齐自己的装备，下楼上车

掌局者鲑鱼

小协管员向你连连保证，自己会上报公共安全部的领导注意。而你带好那些熟悉的家伙事儿，来到楼下。一辆车头打蜡的光亮警车停在门口，在彪悍健壮的马匹被取代的当下，四个轱辘的铁皮东西才是骑警最好的伙伴。

掌局者鲑鱼

你坐上驾驶座，娴熟地打起方向盘。这辆钢筋铁骨的小家伙在你手底下温顺得像只家猫，一边发出稳定的轰鸣，一边载着你朝休斯敦前进。

掌局者鲑鱼

公路风光在车窗外倒退，有习习凉风从敞开的窗口拂进，好不惬意自在。

雷恩·陈

雷恩以方向盘控制着这自己接下来的搭档，如果过去她肯定是骑着健美骏马，奔驰在大地上纵情牛仔的风度，即使被这铁皮东西

代替后，她也向来德州牛仔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而是被继承下来，直到现在

掌局者鲑鱼

雷恩：警觉

雷恩·陈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警觉检定：D100=33/20 大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且把心放宽。

掌局者鲑鱼

你享受着独自驰骋在公路上的时光。公路就像联通整个美国的血管，将散落在北美洲崇山峻岭间的国土紧密联系，当然，内河航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交通，信息也顺着高压电网和地下光纤奔涌……“噼，噼啪，噼滋滋滋滋——”某种异样的声音突然传来。

雷恩·陈

雷恩心知自己这搭档可谓三日小保养，七日大保养，决然不是正常得出了问题，那么这声音来自哪？她放慢车速，寻找那声源的所在

掌局者鲑鱼

你放慢车速，定睛细看——此时途径的道路旁，不远处矗立着一座无比高大的集束信号蜂窝塔，似乎有某种诡异的变化正在它的钢铁结构上发生。很快，你就意识到不妙响动的来源：一根粗壮的捆状电缆似乎是因为表面老化，在风中危险地摇摆起来，隐隐有断裂开来的趋势。

掌局者鲑鱼

如果它在这不凑巧的摆动中，正好朝向你的警车这一侧……等等，它已经坚持不住、分崩离析了！

掌局者鲑鱼

雷恩：机动车驾驶

雷恩·陈

“哦，该死，看上去饼干上的奶酪掉了。”雷恩砸吧了一声，快速控制警车躲避

雷恩·陈

。ra 机动车驾驶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机动车驾驶检定：D100=65/4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集束电缆带着劈啪作响之声从高空朝你的宝贝警车坠落。

雷恩·陈

紧踩油门，雷恩要用更快的速度冲过这片地方，她必须躲开这些电缆

掌局者鲑鱼

你匆忙变向，想要冲去路缘驶向公路之间开阔的平原，但仓促之间油门和方向盘跟你的配合形变，一切都没那么默契了。而在危难关头，这种协作的搁浅有可能是致命的。电缆冒着弧光朝警车

的方向刮来，如果这次再躲闪不成，恐怕就要考虑跳车，不，你还会有清醒的意识去逃生吗？

掌局者鲑鱼

雷恩：机动车驾驶

雷恩·陈

。ra 机动车驾驶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机动车驾驶检定：D100=77/40 大失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掌局者鲑鱼

很遗憾，哪怕汽车发动机骤然爆发出最大的转速，橡胶轮胎也在紧急转向中冒出黑烟，这一切还是发生得太猝不及防。

掌局者鲑鱼

雷恩试图加速躲过砸来的电缆，但躲避时的惯性还在控制着整辆车。你的警车一个摆尾，用承装着各种装备的后备箱稳稳吃了一记高压输电线的下砸——哪怕你人在前排驾驶座，又戴了警用皮手套，这辆车也不是绝缘的。你听到车体后部沉重的闷响，麻痹的感觉迅速窜上了你的手臂和腿部，但在到达致命的部位前，还有时间。

雷恩·陈

雷恩当机立断，带着警用皮手套的手掌快速开门，整个人以摔的形式往车外边移动，她可不会因为被电电死在这里这么窝囊

掌局者鲑鱼

雷恩：敏捷

雷恩·陈

。ra 敏捷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敏捷检定：D100=82/5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你迅速拉开车门，就着惯性想要飞扑出这辆车，滚入安全的草丛中。

掌局者鲑鱼

但在强烈的麻痹感笼罩下，你的四肢都仿佛被冻结入寒冰之中，极端的冷和极端的热同时顺着神经中枢向大脑传达。

掌局者鲑鱼

你最终还是在油箱被几万伏特的电压击穿燃爆之前滚出了车，被火焰燎烤的痛楚刺激着你的肌肤，在你的外衣之下，某种类似闪电电击中的鞭痕正在蔓延爬行。

掌局者鲑鱼

雷恩：hp-1d6

雷恩·陈

雷恩在草地上翻滚几圈，却迟迟没有站起身来，两种极端的感受冲击着大脑。剧烈的疼痛却让她勉强清醒一些

雷恩·陈

。sthp-1d6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生命：11-1D6=11-3=8

掌局者鲑鱼

跟你在前线摸爬滚打受过的那些钻心剜骨的疼痛相比，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你仍然保持着神智的清明，滚到了远离事故中心的安全处。而幸运的是，你的警车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连锁爆炸，只是在这个午后沉默地燃烧。

掌局者鲑鱼

雷恩：警觉

雷恩·陈

“谁在晃屁股？上帝吗？”雷恩难受得站起身来，自己的新搭档自然是彻底报废，那些装备自己也是别想了，好在电脑的数据基本都有存档

雷恩·陈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警觉检定：D100=71/2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雷恩·陈

她勉强把外套脱下来放在地上，审视着上面的鞭痕，她可从没见过这东西

掌局者鲑鱼

疼痛还在刺激你的大脑，占据你思考的余力。你脱下外套，那是刚刚隆起蔓延的浅粉色瘀痕，如同爬过小丘的虫类留下蠕动的痕迹。和你看过的新闻报道里遭雷击生还者身上的症状一样。

雷恩·陈

“都说带猫出来简单，塞回盒子难，我倒是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这种烦心事。”缓了一阵的雷恩捋了捋头发，确定一下身上的手机有没有因为电击而报废

掌局者鲑鱼

雷恩：幸运 50

雷恩·陈

。ra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66/50 大失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法子的事。

掌局者鲑鱼

你的手机没你那么幸运，它在方才大幅度的剧烈运动里已经飞出十里地，整个屏幕都摔得粉碎。

掌局者鲑鱼

你把它捡了回来，奄奄一息的手机竟然奇迹般地还有点光亮，黑色扭曲的线条在屏幕下闪动。似乎有人在刚刚给你发了一条短信，但说了什么已经不可求证了。

雷恩·陈

“真让人屁股疼，这附近也不知道容不容易遇上人。”雷恩捡起破碎的手机，想了想还是先带在身上，她朝着附近看的同时回忆自己开的这段时间大概是开到两座城市之间那个位置附近

掌局者鲑鱼

这点倒是不幸中的万幸，你已经开过了两座城市之间标记中点的路牌，往前又行驶了一大段。休斯敦黄昏时城市的样貌已经隐约

可见，你所处的方向似乎对着一大片工业园区——也不意外，这座城市的繁荣就是石化工业的产物。

掌局者鲑鱼

你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步行抵达城市边缘也不过再要两三个小时，搭便车就更快了。可惜了这辆崭新的警车。

雷恩·陈

她再确定一下那张纸条还在不在附近或者身上，她有点后悔自己想着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号码记得不清楚

掌局者鲑鱼

还在你的口袋里，字迹甚至依然清晰。在电子产品被粉碎得彻底的当下，原始的记录方法总是好用的。

雷恩·陈

“呼，我可不当只戴大帽子不放牛的人。”她念叨着德州的话，继续往着休斯敦的方向走去，顺便看看路上能不能搭个顺风车

掌局者鲑鱼

你一瘸一拐地继续向休斯敦的方向走，走到天幕被晕染上夜晚的深蓝。一辆车斗里满载圆木的货车被你拦下。司机对你的警服很是好奇，不免多问了几句。“大妹子啊，你这是啥情况？你应该是条……警察吧，咋回事啊？”

雷恩·陈

雷恩清了端正自己的白色牛仔帽，就算在这种处境也不见风度上的落魄，“我是来休斯敦办案的骑警，没想到中途有电缆年久失修砸到了车上，先生，这里离休斯敦还有多远？”

掌局者鲑鱼

“不远了！”这位男士是典型的德州红脖长相，宽厚的巴掌拍在副驾驶的坐垫上。“你上车吧，我一踩油门，保准半小时之内给你送到。不过……你要去哪啊？骑警那好家伙，不是能随便出动的吧。”

雷恩·陈

“嘿，老哥爽快。”雷恩一个跨步毫不客气上车，坐下后还不忘说道，“老哥看样子经常来往这里，应该知道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什么事了。”

掌局者鲑鱼

“噢！”他重新发动货车，结束了你全靠腿的长途跋涉。“就那事儿、那个，什么抽纸杀人魔对吧！最近报纸上天天就是这事儿呢。我想看点赌马和体育彩票的分析都得到夹缝里找，烦也他娘的烦死了。”

雷恩·陈

“是这回事了，报上来太晚了，不然我可能早就来了。”雷恩大嘘，拍着坐垫说道，“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大事今天才报上来，老哥，这事情是多久前开始有风声的？你且和我说道说道。”

掌局者鲑鱼

“我寻思寻思啊……”他单手把方向盘转了半圈。“大概，就这一俩礼拜的事吧？好家伙上一一起还没有个结果呢，立马后脚又多

一个受害者。搞得好多人都把那软件卸载了——噢，我当然是不用的。”他遮遮掩掩地便捷。“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私生活太放肆才会出这种事。”

掌局者鲑鱼

“对了，你不知道是啥吧？”他短暂地卖了个关子。“你搜搜，一个叫亲密邂逅的，主打什么‘随性约会’。”

雷恩·陈

“这种软件？啧，这种东西在我年轻的可也流行过，没什么意思的东西。”作为直球攻势的雷恩，她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到了安全的地方后她也愈发随性起来，从自己的口袋拿出破碎的手机，“车给电缆砸的时候手机也摔了，估计用不了了。”

掌局者鲑鱼

“害，那你拿我的不就得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光明磊落，这大哥唰一下就从裤兜里把手机递给你了。

掌局者鲑鱼

“我也觉得没劲，咱天天回家都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必要折腾这种不靠谱的。”

雷恩·陈

“哎哟，老哥我又不是不信你……哦对了，差点忘了，老哥能否让我打个电话，我这有个能联系的警探，但我不想干巴巴去警局见那些偷懒的家伙了，借我打个电话给那警探行不？”

掌局者鲑鱼

“可以啊！”他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随你拨号。

雷恩·陈

雷恩拨打了那个警探的电话

掌局者鲑鱼

你听到占线的忙音，过了好一阵，才有人接起这个电话。“不接受采访不透漏内幕消息你是我七舅姥姥都不行总统来了也不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拿到我的私人电话的，但是正式通报出来前我一个字也不会——”

掌局者鲑鱼

看来这位尼卡姆警探怨气很重的样子。

雷恩·陈

“我是德克萨斯游骑兵的雷恩·陈。警探，现在闭上你的嘴，半个小时后在郊区进入市区的道路上等我，话我不说第二遍。”说罢，雷恩直接挂断电话，将手机交还给司机，“好了，老哥，我们商量完了，就在差不多进入市区的道上把我放下去就行了。”

掌局者鲑鱼

你迅速报上来意和身份，挂断电话！这种办事不力还罗里吧嗦的警探，早该挨一顿臭数落了。司机师傅虚瞄了一眼你的脸色，似乎也被你唐突的威压吓了一跳，之后都没再扯什么闲天。

掌局者鲑鱼

半个小时之后，货车稳当地驶入通往市中心的主干道，你看到一辆警车打着有气无力的红蓝灯停在路边。

掌局者鲑鱼

“那啥，我就送到这了！接你的人好像来了，大妹子。”司机摸摸脑袋，调整了一下他印着“美国最强”的帽子，跟你忙不迭道别。“我还得把货卸到家具厂那边，先走了、先走了！”

雷恩·陈

“多谢了老哥，以后有机会见到我请你吃饭。”雷恩快步下车，对着司机道谢后迈着骄横的步子往着警车走去

掌局者鲑鱼

你大踏步地走了过去。

掌局者鲑鱼

当你靠近警局，车窗也随之缓缓摇下。一个胡茬丛生、眼袋青黑的中年男人正在驾驶座上抽闷烟，从车窗向外飘出呛人的烟味。他看起来愁容满面，对你象征性地点了点头。

掌局者鲑鱼

“您就是雷恩女士，对吧？”

雷恩·陈

“看起来你的脑子还没生锈，尼卡姆警探。”雷恩快步走到副驾驶的位置，开门坐了上去

掌局者鲑鱼

“安德鲁·尼卡姆。”他没有下车给你打开车门的意思，只是把松开的安全带重新系上，脚踩上油门。“我实在抽不开身，只能和您简单交待两句情况……警局里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雷恩·陈

“这事情都发生几周了，没想到今天我们德州骑警才能知道这事……怎么，你们的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干活了？”

掌局者鲑鱼

他摸了摸下巴，沉重地叹了口气。“女士，如果您效力的部门，一夜之间所有电子设备要不然短路报废，要不然被源头不明的网络病毒攻占，只能往屏幕上跳乱码，那您也会理解我的感受的——我们甚至试着向联邦调查局请求了支援，您能明白吗？”

掌局者鲑鱼

尼卡姆重新发动汽车，看意思是往市中心的方向开。

雷恩·陈

雷恩嗤笑一声，语气毫不减缓，“你们休斯敦的网络防火墙做得如何我不知道，但电力设施确实做得不错，精确无比得将电缆砸在我，一个德州骑警的警车上，不然你大概能早几个小时见到我。”她这么说着，脑子里却是用着自己的计算机知识了解知道这种程度的事情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掌局者鲑鱼

雷恩：信号情报

雷恩·陈

。ra 信号情报

[股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信号情报检定：D100=34/4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电缆？”尼卡姆神情诡异地上下打量了你一下。“怪不得，我还纳闷您的警车到哪去了。但恐怕我也没有闲工夫带您去医院做全面的体检了，警局的电子数据库现在全面瘫痪，只能恢复最原始的纸笔记录，我还要参照着证物和回忆补上前几起案子的卷宗。”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作为专职的情报分析员，你知道大多数城市的警局都配备了外聘信息安全公司搭建的防火墙，虽然无法抵御国与国间的谍报窃听，但阻挡一个小小的黑客还是不在话下的，更别说被媒体盗取信息数据。

雷恩·陈

“不需要什么检查，德州牛仔还没这么脆弱。我需要卷宗，你那边要多久才能补上缺漏的卷宗？”雷恩一板一眼说道，不算纤细的手指敲在下颚，回忆这几日境外势力的动作，“这种程度的黑客入侵绝对不是个人能做到的，国外势力，还是说什么邪教，你们警局有调查方向了吗？”

掌局者鲑鱼

“我正在负责这项工作。”路旁的景物由近郊转向市内，广厦楼宇亮起白炽灯，休斯敦逐渐沉入夜晚。尼卡姆一边开车，一边不无苦涩地笑了笑，回答你的问题。“起码——给我八个小时吧，我正在加班加点地重新补全那些东西。”

掌局者鲑鱼

“抱歉，那可是四起案子。一起还刚刚发生在凌晨。”他的表情倒没调动出多少倦意，有的只是深深的倦怠。“尸体倒都还在停尸房里，你想自己去瞅一眼，应该也还有加班的法医在场。”

掌局者鲑鱼

“关于你说的黑客。我不是专业人士，但他隐藏自身的手段实在天衣无缝，我们的网络技术员排查了所有端口，也没有抓到他的蛛丝马迹。我想 FBI 那边……”他顿了顿，没有继续往下说。

雷恩·陈

“好，我等你恢复。”雷恩冷静下达着要求和命令，“至于尸体我会去看的，还有一个要求，我需要补充装备枪械和车辆，算为我部暂借。”

掌局者鲑鱼

他耸耸肩。“遵命，女士。”

雷恩·陈

“多谢你的理解。”雷恩毫无自己在向对方求装备的窘态，“我们现在是要去警局？”

掌局者鲑鱼

尼卡姆——这个似乎被生活和工作捶得无力抱怨什么的老警探，开起车来倒是颇为平稳，不多时就穿过市区的大街小巷，停在了休斯敦市警局车库里。“当然。您要是想找个地方下榻，恐怕我们没有余力安排了。”

掌局者鲑鱼

他率先下车，在你前面推开了警局大门，整个警局里可以说是鸡飞狗跳，就在你们走进门的那一刹，还有台显示器爆出一股青烟，宣布罢工。

雷恩·陈

“不需要这种多余的东西，我先去看尸体。”雷恩扫了一眼老警探，“顺便借点钱，我的手机也在被电缆砸中的时候罢工了。”

掌局者鲑鱼

雷恩：魅力

雷恩·陈

。ra 魅力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魅力检定：D100=89/8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
咧。

掌局者鲑鱼

尼卡姆的脚步微妙地一顿，回头看了你几秒，最终也许是碍于公
检法系统体系内的工作关系，才不情不愿地掏出几十美元递给
你。你看到他摊开的钱夹里总共也没几张票子，估计薪资待遇不
容乐观。“啊，对……您得住宿。”

掌局者鲑鱼

这些钱大概也就够住一两晚廉价的汽车旅馆。尼卡姆很快把钱包
又塞回口袋里，好歹没说一句“记得还我”。

雷恩·陈

“休斯敦的薪资待遇未免过于……”雷恩耸肩，“银行卡号给
我，我可不喜欢当吸别人血的蚊子。”

掌局者鲑鱼

你的话让他如释重负。他顺手抽过旁边办公桌上散着的便签条，
写了串数字给你。

雷恩·陈

雷恩拿了写了数字的便签条放到兜里，先跟着老警探去停尸间看
看尸体

雷恩·陈

“好了，请带路，否则你的那些同事不认识我未免麻烦。”

掌局者鲑鱼

结束了这短暂的、经济窘迫引发的小插曲，尼卡姆又带你在忙乱
的部门办公室之间穿梭起来。不少人正费劲地誊抄书面文件，抢
救冒烟的电脑里没有被彻底烧光的资料，整个警局弥漫着熏天的
便宜咖啡味，以及烟味。

掌局者鲑鱼

很快，他就带你穿过了忙得火烧屁股的文职部门，顺着楼梯来到
地下。一扇紧闭的沉重白色安全门，门牌上写着“法医鉴定科”
——碰巧的是，在你们走近时，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微秃男子
正哼着小调走出来。

掌局者鲑鱼

“……呀。”他看见你们，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雷恩·陈

“你得再加会班了，法医先生。”雷恩扶住门，“尸体就在里面
对吧，都有什么发现？”

掌局者鲑鱼

“呃……”他低头看了眼手表。“抱歉，这位女士，我已经连续
工作了十个小时，我真的要下班了。”

掌局者鲑鱼

尼卡姆警探只是抱着胳膊看你俩，他揉了揉额头。“格伦·凡德
希，这次案子的验尸官。”

雷恩·陈

“德州骑警，边境安全行动中心，雷恩·陈。”雷恩不耐其烦报上
自己的名号，“我不想和你们讲这些，我也没时间讲这些了，根

据你们的说法，每迟一秒，就有可能多出一具尸体，我必须对德克萨斯州的安危负责，把你验尸的结果给我，你就可以走了。快点！”

掌局者鲑鱼

“好好好好好好……别急，别急。”凡德希被你说一不二的咆哮震了震。“嘿，我火气也很大，好吗？从早上到现在我就吃了个三明治。我不管整个德克萨斯州怎么样，只知道我要是吃不到苏利文酒吧的啤酒和汉堡，我的人性也要磨灭了！”

掌局者鲑鱼

他悻悻地掏出钥匙，重新把法医鉴定科的大门打开，从桌上囫圇抓了几张纸给你。“我刚补了一部分。”

雷恩·陈

“我从奥斯汀，中途被你们休斯敦的电缆砸中警车，差点死在里面，徒步走了几个小时才遇到车把我送到你的这位尼卡姆警探的旁边。我最长的一次工作超过 40 个小时，你认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苦？”雷恩说这些自然不是要展现自己有多苦，纯粹是她自我发泄的手段，她抢过纸，专心致志，细细看着内容，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

掌局者鲑鱼

你抢过刚写了没多少的尸检报告。凡德希夸张地矮了矮身子，避过你飞过去的唾沫星子，这样的举动想必多少还是带了不满和抗议。见你将头钻进纸面里，他忙不迭地顺着墙根溜走了。

掌局者鲑鱼

不知道还以为他从停尸房刚刚顺走了什么死人的东西呢。你打开尸检报告，刨除那些过于专业化的描述和检测指标，信息大致有这么几点：

1. 第 1 具尸体，大卫·尤金森（9 月 14 日发现）；第 2 具尸体，莎琳·门德尔（9 月 20 日发现）；第 3 具尸体，罗伯特·霍夫（9 月 25 日发现）；第 4 具尸体，米兰达·蒂诺科（9 月 30 日）。米兰达的名字旁打了个圈，写着今日。

掌局者鲑鱼

2. 受害者的肝脏全都不见了，为什么？此处待探明。
3. 每个受害者都患有多种晚期癌症，但他们最近一次的医疗记录没有筛查出任何癌症症状。

掌局者鲑鱼

4. 受害者的尸体上没有任何外科手术的痕迹，这无法解释肝脏这种脏器被整个带离体内。此外，尸体中人体组织的脂肪也全部被剥离了，同样未发现创口，这是为什么？

掌局者鲑鱼

读到这，这份简短的报告，不如说是凡德希梳理思路的笔记也结束了。

雷恩·陈

雷恩丝毫不管这种隐藏的抗议和不满，连直接表达都不敢的男人她可瞧不上眼。她翻阅没写多少的尸检报告，眉头皱得死紧，“他们就是亲密邂逅的使用者？”

掌局者鲑鱼

“对……”尼卡姆叹了口气。“我们试着跟亲密邂逅网站的负责人接洽过。但你也知道，那种科技界自以为代表自由和真理的人

士——他不愿意配合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哪怕已经牵涉了如此多的命案也不松口。”

掌局者鲑鱼

“我已经向上提了搜查令，但流程还在走。现在整个警局闹了这么一出，更别提了。”

雷恩·陈

“他们嫌疑很大，而且在这种正值搜找关键时候警局突然被病毒入侵，对方是根本不想掩饰了。”雷恩冷哼一声，说出自己的初步见解，“不管他们是不是就是幕后黑手，亲密邂逅都是需要搜找的对象，这点你们做得很好。”

雷恩·陈

雷恩看一眼这里有没有表，确定时间

掌局者鲑鱼

尼卡姆面对你的夸赞只是揉了揉鼻子。你扫了一眼楼道里挂着的时钟，这会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雷恩·陈

“八点钟，该死，我等你们明天配置装备车辆。”雷恩下意识想要拿出手机，却突然想起自己手机炸了，只能无奈询问道，“最近的商城在哪……希望那点钱够买一个能用网上银行的手机。”

掌局者鲑鱼

“事实上，这个乔恩·诺德做得还要更夸张一点。”他补充。“这段时间，他已经……我估计是聘请那种负责宣发公关的写手，搞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声明，说什么‘我们绝对捍卫用户的隐私权’，不给公检法部门任何调取用户隐私的机会。哈！也许只有你能凑合搞定他。”

掌局者鲑鱼

“手机？”他想了想。

掌局者鲑鱼

雷恩：幸运

雷恩·陈

。ra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20/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我抽屉里还有一部之前淘汰下来的老手机。”尼卡姆背靠墙，寻思了一会。“没什么复杂的功能，打个电话上个网还是能用的。先借给你？”

雷恩·陈

“明天还你。”能直接拿到手机自然比到处找办法买手机要好，雷恩点点头

掌局者鲑鱼

“那么——”尼卡姆顺带摸出自己的手机扫了一眼，你看到屏幕上堆积如山的新消息和未接来电提示。“我忙我的去了，女士。我想您能安排好自己。”

掌局者鲑鱼

他把法医鉴定科的门带上，在工位附近摸了半天，最终从储物柜的最下层找出一部落满灰尘的旧手机。

雷恩·陈

“自然，谢谢你的手机了。”雷恩虽然有些怀疑这手机还能不能用，但还是拿出自己手机，找东西把手机卡取了出来

雷恩·陈

她接过手机把手机卡装了进去，只希望尼卡姆能把充电问题也解决一下吧

掌局者鲑鱼

你的手机卡表面有一道可疑的焦痕，插进尼卡姆的旧手机。不知道是哪边出了差错，手机还是显示 sim 卡拔出的状态，当然，常规情况下，警局的数据恢复人员可以轻松地帮你搞定这件小事。

掌局者鲑鱼

但可惜现在是非常情况，你怼了半天，也不见什么信息重新弹出的动静……那条信息究竟来自何方呢？

雷恩·陈

但显然，现在是非常时候，她难办得把手机打开，不敢连警局的 WIFI，准备待会再到外面蹭个 WIFI 下个网上银行

掌局者鲑鱼

你这么做了！附近有几家夜间还在经营的快餐店，大商场倒是差不多打烊了。

雷恩·陈

她找上一家快餐店先吃了个勉强能算晚饭的夜宵，随后找一家不正规不需要看身份证明的情侣旅馆住下，至于说服别人，今天就算了吧

雷恩·陈

在这个过程中，雷恩通过网上银行把钱还了尼卡姆，甚至多还了一些——大概给了一百左右

掌局者鲑鱼

一顿凑合能填饱肚子的晚餐，或者说宵夜进到胃里。油腻的美式快餐算不上健康，但能提供高速运转的大脑和疲惫的躯体最需要的热量。你在快餐店昏暗的灯光下吃饱喝足，把钱利索地转给尼卡姆，就付好账起身走人了。

掌局者鲑鱼

至于不需要身份登记的旅馆……坦白说，有时候还得数猫本身会模拟耗子的思维。你朝路灯损毁较为严重的阴暗街区走了一段路，这里地价低廉，所以汽车旅馆像拔地春笋一样林立。

掌局者鲑鱼

被褥泛着讨人厌的湿气，走廊里的脏地毯被烟头烫了好几个洞。你在这样的地方落脚，姑且安置下自己，结束这颠簸漫长的一整天

掌局者鲑鱼

欢迎回来，友方雷恩·陈……呃，该对你这么说吗？

正式开团

2010年10月1日, 7:00

掌局者鲑鱼

作为精干的职场女性, 雷恩在第二天清晨7点准时被自己的生物钟唤醒。汽车旅馆仍然散发着那股糟糕的气味, 没办法, 这就是没有身份证明时为数不多的选择。你从床上坐起, 又是要为解决案件奔忙的一天。

掌局者鲑鱼

德州骑警——对外近似于军队, 处理起国内的刑事事件倒更像需要四处走访调查的侦探。每个人都身兼多职、一人成军, 才能覆盖幅员辽阔的德克萨斯州的警力需求。

雷恩·陈

.ra 幸运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 D100=71/5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 惨呦。

掌局者鲑鱼

你手机卡表面的那道焦痕真不是随便说说。

雷恩·陈

尼卡姆那边的卷宗不知道搞定了没有, 如果是自己人在搞这些雷恩自然放心, 并且认为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但对方毕竟自己了解不深, 雷恩长吐一口气, 随便到外边买了个热狗, 因为手机卡的破损, 先步行前往当地手机实体店, 蹭着人家的WIFI 登录网上银行买了个手机和手机卡, 顺便询问附近有没有能读取SIM卡数据的地方

掌局者鲑鱼

柜台小哥确认了你的划款, 从玻璃台面底下抽出一部崭新的智能机递给你, 并且附送了张电话卡。“读卡? 这我也能搞啊, 我看看呗。”

雷恩·陈

“麻烦了。”雷恩没多说什么, 毕竟这卡里虽然没太多重要东西, 但也算工作用号码, 其他同事全知道的这个号码, 如果不是补卡要身份证明, 她一定不会选择换新卡

掌局者鲑鱼

.ra 工艺: 机械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工艺: 机械检定: D100=2/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 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柜台小哥发挥超常, 把读卡器接到电脑上一顿操作, 调出数据恢复软件一遍遍地扫描拼凑, 最终似乎是抢救下来不少东西。他把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转向你。“短信记录、通讯记录、通讯录、相册照片……差不多就这些吧? 坏得不算严重, 尽量给你全找出来了。”

掌局者鲑鱼

说完他又摸了个 U 盘放到柜台上。“你要拷走不？”

雷恩·陈

“好的，多谢。”雷恩查看起这些内容，点点头，“u 盘我也买了，多少钱。”

掌局者鲑鱼

他报了个数，平均价格。真是服务周到要价良心。

掌局者鲑鱼

你把电脑屏幕转过来看了看——有几通公共安全部协管员打来的电话，确认你和当地警方的接洽情况，还有几通号码不明的未接来电，在你借了货车司机的手机打给尼卡姆之后就没了，估计是他打来的。

雷恩·陈

雷恩将钱付了拷贝了内容——自然不会少了小哥的小费，之前尼卡姆给的钱因为有网上银行没用掉，这时候刚好派上用场，她将目光放在之前的短信上，她要知道是谁发的消息，重要与否

掌局者鲑鱼

那条短信，你差一点就瞄见的，号码看起来是某个通讯基站发来的。你熟悉这种近乎完全匿名，又有点不合法的沟通方式。内容也简短：继续你正在调查的事，配合“佩雷斯”，留意网络上的踪迹；“字母汤”和“谜题宫殿”拒绝深入调查，背后很有可能是。短信在这里戛然而止，像一句话没打完似的。

掌局者鲑鱼

作为老友方，你知道“字母汤”指代的是 FBI、CIA、DEA 等缩略语为昵称的机构，而“谜题宫殿”则是国家安全局 NSA 的指代。

雷恩·陈

是那群人！雷恩面上颜色不改，内心却如波涛起伏，尽管并非第一次合作，但她依旧对这伙人抱着深深的疑惑和藏于心中的警惕——当然，这并不影响她和他们一起调查那些奇怪的事情

雷恩·陈

雷恩将这些东西拷贝完后进行了删除，随后就是清除已删除文件，确保不会留下记录后才继续前往警察局，她相信那个叫佩雷斯的人会找上自己的

掌局者鲑鱼

你花钱买来了通讯设备，重新踏入文明社会，朝警局的方向出发。也不知道这一整晚过去，尼卡姆加班加点补的卷宗怎么样了，他看起来可是够焦头烂额的。

掌局者鲑鱼

而特工佩雷斯——你在这时走出站台。休斯敦市，你从外来过这个地方，但现代都市的样貌总是大同小异。城市已经从朦胧的清晨里苏醒，大街小巷中车水马龙，鸣笛声是它活力的象征。在出站的那一刻，那部联络组织专用的手机也震动了起来。

佩雷斯

佩雷斯将行李换到另一只手，接起电话：“喂？这里是佩雷斯。”

掌局者鲑鱼

你听到机械合成、波澜不惊的女声。“雷恩·陈，供职于德州游骑兵师，情报分析员。休斯敦警局正在邀请她配合调查事件，请试着与该友方接洽。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掌局者鲑鱼

女声随后还报上了休斯敦警局的地址，以及雷恩原本在使用的号码。

掌局者鲑鱼

随后这通电话便挂断了。

佩雷斯

雷恩·陈... 佩雷斯记下这个名字。随即便招手拦下路过的出租车，报上目的地休斯敦警局的同时，拨打电话给雷恩·陈的号码。

掌局者鲑鱼

雷恩：幸运

雷恩·陈

.ra 幸运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2/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顺畅地打通了雷恩的电话，一点信号迟滞也没有。至于雷恩那边，原本基本宣布抢救无效的手机奇迹般地震动了起来，屏幕亮起——一个你不认识的号码。

掌局者鲑鱼

车站附近自然有大量等待接客的出租，佩雷斯随意一招手，就有一辆出租停了下来，载着你往休斯敦警局走。

雷恩·陈

刚把自己换了号码以及休斯敦警局这边遭遇高强度黑客入侵的事情告诉安全部协管员的雷恩诧异看着手机，明明之前还一副要报废的样子，现在却……但她没多想很久，快速接通了电话，“雷恩·陈，哪位？”

佩雷斯

“佩雷斯。”佩雷斯简洁明了地报上自己的名号，“雷恩·陈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关于休斯顿抽脂恶魔连环杀人案。”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司机沉浸在车载电台播放的迷幻摇滚里，对后座的谈话一点兴趣也没有。

雷恩·陈

“我听过你的名字。”雷恩心中了然，果然是他们，“我现在在休斯敦警察局，具体的请来这里谈。”

佩雷斯

在得到对面肯定的答复后，佩雷斯便挂断了电话，决定具体的去警察局商议。

雷恩·陈

既然他们的特工要来了，那么先等一下吧，雷恩止住直接进去要卷宗的想法，准备等佩雷斯前来再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挂断电话，不多时，司机就四平八稳地把你载到了休斯敦警局门口，收你递过去的打车钱时还在跟着音乐摇头晃脑。那股

乐声在你踏进警局大门时好像还依然萦绕在耳边，震得你耳膜发麻。

掌局者鲑鱼

在门口，你瞧见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华裔女性，她身着德克萨斯州骑警部队的标志性装束，一顶沾了少许灰尘的警帽戴在头上，整个人精气神都十分挺拔，不怒自威。

掌局者鲑鱼

而雷恩则瞧见了一位发色如同煮烂了的伯爵红茶茶汤，眼神坚毅的男士，他体格不算壮硕，但打量着你的目光看起来十分敏锐。

雷恩·陈

“是佩雷斯先生吗。”雷恩虽是问句，语气却是肯定一般，主动上前握手，“希望你来的路上没遇到袭击，我是雷恩·陈。”

佩雷斯

佩雷斯上前，双手交握，“行动支援分处，”例行公式的介绍顿了顿，显然是因为雷恩的用词而感到有些疑惑，“袭击？”

雷恩·陈

“上帝的玩笑罢了，无需在意。”雷恩朝警局里面撇了撇，“待会要进去的话最好别太惊讶，里面的警察都快疯了。”

佩雷斯

“...”佩雷斯点了点头，“进去吧。对了，之后叫我加尔文就好。”

雷恩·陈

“只有一个名字，佩雷斯先生现在用的是代号吗？加尔文也.....算了，这些我就不问了。”雷恩继续询问道，试着摸清着这个暂时的同伴的底细，“尸检报告和卷宗应该还在补写，不知道贵方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掌局者鲑鱼

雷恩向内一撇，透过玻璃门，你看到室内四仰八叉横陈着几个警员，有的尸体一样躺在墙边的长椅上，有的蜷缩在几张办公椅拼接成的临时床铺上，还有更多佝偻着身子脑袋栽桌。透过门缝飘出了跟昨天一样的浓重咖啡味，噢，还多了此起彼伏的鼾声。

掌局者鲑鱼

看来在你休息得不怎么样的同时，这些人睡得也半斤八两。

佩雷斯

“补写，贵方的警用网络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佩雷斯倒是揪着自己难解的一点发问，随后才回复雷恩的问题：“加尔文·班奈特。我们的看法...自然并没是一场简单的连环杀人案。”

佩雷斯

“现场有一条奇异的发射性的粉白色痕迹，”佩雷斯顿了顿，“这也是我们判断此为不寻常的一点。”

雷恩·陈

“黑客入侵，所有警局电脑都报废了，待会不要连警局的WIFI。”雷恩提醒道

雷恩·陈

“至于那些尸体，如果你希望我可以待会和你一起去看看，不过我并非这方面的专长，看不出东西。”

佩雷斯

“好，这一点我会注意。”

佩雷斯

那么先把联络用的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这么做做好准备后便随着雷恩的脚步进去了！

雷恩·陈

“我先带你去找尼卡姆，他是联系到我们的警探，正在处理卷宗。”雷恩进去后带着佩雷斯去寻找尼卡姆的踪迹，她需要那些卷宗

掌局者鲑鱼

你们前后脚迈入警局，避开那些鼾声震天的小年轻，找到了在案头打盹的尼卡姆。雷恩喊醒他时，他还吓了一跳，整个人差点从办公椅上弹起来。“什么！噢、噢噢……是你，陈女士。不过这位又是？”

掌局者鲑鱼

他迟疑地盯着佩雷斯上下打量。

雷恩·陈

“加尔文，我找到的帮手，我不可能一个人办案，难道你要我指望你自顾不暇的同事吗？”雷恩抱胸回答，随后看他状态挑眉道，“你熬夜了很久？”

掌局者鲑鱼

“刚睡……”他看了眼办公室的时钟。“二十分钟吧。”

佩雷斯

“加尔文·班奈特。警官，情理上想对您说注意休息，但关于卷宗的事情？”

雷恩·陈

“打扰熬夜辛勤工作之人确实不对。”雷恩摇摇头，“但现在非常时刻，先让我们看看卷宗，你就继续休息吧。”

掌局者鲑鱼

“卷宗我和我的助手补到了第三起。”他把桌上厚厚一摞文件资料推给你。“案发现场的情况、尸检结果、目击证人证词、事后调查……我能用各种手段回忆起来的都补上去了。你们随意看看，我再眯一小会。”

掌局者鲑鱼

“陈女士是我邀请来的，路上遭遇了事故，就略过了身份核验。”他打了个哈欠。“加尔文先生能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我们简单登记，您就可以自由出入了。”

佩雷斯

“和雷恩小姐之前遇到的意外有关，总之，关于证件的录入可能也得补办后再。”佩雷斯摸了摸鼻子。

雷恩·陈

“你就睡吧，你这模样待会猝死我都不意外。”雷恩拍拍桌子，“加尔文，帮我把东西搬到隔壁，别打扰了别人睡觉，我去看看那法医来了没，验尸报告太慢了！效率效率！”

掌局者鲑鱼

“噢……”他迟钝地点了点头。

掌局者鲑鱼

.rh

[股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对加尔文的说辞没有起任何疑心。连续几日的缺觉看来猛烈地摧残了他的脑细胞，尼卡姆把资料推给你们之后，就像拔了电源的办案机器，保持原来的姿势倒了回去，光速入睡，对你们接下来的举动不闻不问。

雷恩·陈

“你连最基本的假身份都没做好就别乱报假名了，难不成你的真名是什么国际大盗？”雷恩看尼卡姆睡着，一脸无奈拍了拍佩雷斯的肩膀，随后专心看起了卷宗

掌局者鲑鱼

卷宗足有半人高，尼卡姆和他的助手最开始似乎还维持了规整的字迹，写到后面就像高中课堂上顶不住困意的学生，越写越歪七扭八。你们把这沓包含前三起案件信息的文件抱到了一旁，要看些什么，试着总结什么呢？

雷恩·陈

雷恩专注于寻找这些人死亡的具体时间、约炮对象的下场、死者出身等等，她相信这些人一定有共通点

佩雷斯

“只是情急之下顺口说的名字罢了。”佩雷斯摇了摇头，具体开始搜证尸体的情况，既然是约炮而死，必不可免会把怀疑的对象投向他们的一夜情对象，身体上是否有精液或者皮肤表层的残留？以及死因致命伤等等。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你翻阅卷宗。这些人的死亡时间和你昨天在尸检报告上看到的一样，均匀地间隔四五天发生，至于在一天当中哪个具体的时刻，则多是夜晚——约炮对象，这是个好问题。鉴于亲密邂逅网站拒绝“涉及用户隐私”的数据，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还没法获取。

掌局者鲑鱼

雷恩：智力

雷恩·陈

。ra 智力

[服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智力检定：D100=61/75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而佩雷斯的关注点更加实际。约炮对象——遗憾，亲密邂逅网站拒绝将数据中心开放给警方，自然也无从调取应用后台的记录。而精液之类的体液显然是匹配上犯人DNA的重点，法医也着重检测过，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受害人身体内外有发生性行为的痕迹。

掌局者鲑鱼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的鞋底倒是不约而同沾有微量的粪便。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你试着总结这几个人的共通之处。你翻了翻卷宗，发现他们在遇害前一段时间要不然请了病假，要不然就从单位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因为癌症吗？但似乎并没不存在这样突发的急性癌症病变。

掌局者鲑鱼

至于死因，如果一个人身体里全部的脂肪再加上脏器都不翼而飞，那他自然是活不下去了。但法医没有检查出抽取脂肪的注射针眼，也没有开刀动手术的痕迹。

佩雷斯

粪便？佩雷斯难以言喻地皱起眉。但思绪很快便被全部的脂肪再加上脏器全都不翼而飞这一点牵引走。那不便只剩下一具空壳了？他再看看死者的人际交往这一点，是否有相关的记录。

雷恩·陈

“疑点重重，不过这样最好，痕迹太少才难查。”雷恩虽觉这案子到处是坑，却是不惊反喜，分析着，“在死亡前，他们都会失踪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段时间很重要，我怀疑这些死者不是第一次用亲密邂逅这个软件的时候就出事，而是类似于更早之前就被盯上。”

掌局者鲑鱼

目前三起整理好的卷宗中，受害人都有稳定的职业工作，大卫·尤金森是国家通信公司（NCS）的员工，莎莉·门德尔则是ins上的网络红人，给不少代餐减肥食品拍过广告，卷宗档案上的照片就是一张她登上杂志封面的精修图，罗伯特·霍夫是自由职业者，在他家倒是发现了不少不同寻常的“器具”，皮鞭手铐之类。

掌局者鲑鱼

至于死者的人际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都是已经经济独立，在公寓中租房居住的成年人，和家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联系，并且并不在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里，此外，没有发现什么过节强到寻仇的仇家。

佩雷斯

“死者的全部的脂肪再加上脏器全都不翼而飞...”佩雷斯沉吟着，压低声音与雷恩互通情报：“能做到这一点可不简单，你说的我大概能明白意思。不过既然说是病假，那除非是本人来，或者亲近的人才能请吧？就算是网络那也得得知他联系上司的账号...”

佩雷斯

“但我粗略翻了翻卷宗，在这几位死者的人际关系中并没有看到值得怀疑的对象。”

雷恩·陈

雷恩指着伯特·沃夫的卷宗——那堆器具上面，“从这可以看出这人多少有点病态，其他两人.....我不好说，但暂时以此假想受害者有类似倾向未免不可，或者我们可以去找最后见过他们的人，当然，我指的不是肩带他们尸体。”

佩雷斯

“那么必不可少，我们需要“亲密邂逅”网站的后台情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网站防御工程做得十分固若金汤。”

佩雷斯

“而尸体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受害人身体内外有发生性行为的痕迹，很可能他们在开始前便遇害。”这么说着的同时，佩雷斯将自己查到的受害者在亲密邂逅网站上的账号告知雷恩。

掌局者鲑鱼

当代职场人士，请了病假电话静音，基本就处于谁也联系不上的状态。这些人最后的目击者多是汽车旅馆的前台人员，再往上追溯则是公司人力资源部批假的了。

雷恩·陈

“看来大胆的某人已经去试过了，从警局受到的黑客袭击来说，这算是有对上了，高水平计算机技术，嫌疑真是越来越大了。”

雷恩·陈

“这些账号被冻结了吗？如果需要的话警局能拿到那些受害者的电脑或者手机。”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佩雷斯分享的这四个账号，按照受害人遇害的顺序分别是“CableSnake69”“BBW4U24”“MakeMeWriteBadChecks”和“MTinoco1”，如果手机上装载了亲密邂逅 APP 并打开检索，会发现搜索栏底下出现一行字：保护逝者隐私目的，请勿挖掘受害人信息，R. I. P.。

佩雷斯

“并不清楚，但可是试试，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从受害者开始？大卫·尤金森先生。”

雷恩·陈

“我的建议是我们最好分开行动，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下一起案件，我们必须加速了。想必那些人派出佩雷斯先生，佩雷斯先生应该能独当一面了吧。”雷恩使出了激将法，她不能容忍这么慢的行动，人手有限，必须加速

雷恩·陈

“你去大卫·尤金森，我去莎莉·门德尔。”

佩雷斯

“那么碰头时间与地点。”佩雷斯也懒得废话，将效率提高。

佩雷斯

“我建议还是在相距两地较近的某间网吧，有些事情还是得在网络上调查。”

雷恩·陈

“你在这里没有住地？我们下午五点，就在这个网吧。”雷恩拿出手机地图，指着一个靠近两个受害者家的网吧说道，“我的手机号码换成了这个，有事联系，有事来不及去了也打电话告知，别让对方瞎等浪费时间”

掌局者鲑鱼

你们约定了此后碰头交换情报的地点，也互换了新的联系方式。不论抽脂杀人魔如何一手遮天，他至今还把行踪掩盖得十分完美。要想抓到这个骇客技术令 NSA 都觊觎的网络犯罪者，接下来抽丝剥茧的任务，确实十分繁重。

掌局者鲑鱼

那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祝你们都好运。

2010年10月1日, 12:00 (雷恩分线)

- 掌局者鲑鱼 和佩雷斯约好碰头交换信息的时间与地点，雷恩也走出了警局的大门。
- 掌局者鲑鱼 你预备从受害人入手调查这一系列的案件，而莎琳·门德尔是你这个下午选定的攻克对象。
- 雷恩·陈 前去领取了自己昨日要的装备，雷恩查看起自己要寻找的那位小姐莎莉·门德尔的住址
- 掌局者鲑鱼 你拿到了一套常规警员的配置。莎琳的住址在市中心 CBD 繁华地段，是一栋房租不菲的单身公寓，专门出租给年轻而看重生活品质的小资都市青年。
- 掌局者鲑鱼 以及一辆配车。虽然抵不上你之前痛失的座驾那么威风凛凛，表面有不少磨损剐蹭的岁月痕迹，但载着你在城市里东奔西走问题还是不大的。
- 雷恩·陈 雷恩开着警局的警车，虽然没有自家的搭档好使，但总算不至于要步行过去了，她按照地址，前往莎莉的单身公寓
- 掌局者鲑鱼 你朝市中心的地段开去。大约半小时后，一栋仰望得人脖子酸痛也瞧不见楼顶的摩天大厦出现在你眼前，这栋大楼的物业将它切割成了商住两部分，底商不乏在时代广场打广告的豪华奢侈品——和你习惯的生活几乎是两个世界。
- 掌局者鲑鱼 莎琳的住址在 F 座 37 层 1202 室。
- 掌局者鲑鱼 你踏进这栋玻璃和钢筋浇筑的庞然大物，光是这一栋楼，就配备了五部电梯，分别用于不同楼层的停靠。自然而然，也有门禁，直挺挺地走进去只会被挡在门口。
- 雷恩·陈 雷恩并非第一次在这种摩天大厦中办案，对其颇为适应，她在这栋楼找起这栋单身公寓的物业的电话，并打了过去
- 掌局者鲑鱼 你拨通了物业的电话，对面是个公事公办的成年女性嗓音：“您好？”
- 雷恩·陈 “你好，我是隶属德州骑警的雷恩·陈，有一起案子关系到贵方的住户，希望贵方能配合调查。”雷恩猜测休斯敦警方可能已经来过这里，直接了当说道
- 掌局者鲑鱼 “噢！是的、是的。”电话对面传来匆忙的翻阅纸页的声音，以及打开柜门翻找钥匙的金属碰撞声，“哗啦啦——”。过了几分

钟，你听到物业管理员重新拿好听筒。“我这找到她的门钥匙了，您稍等。”

掌局者鲑鱼

一段时间后，高跟鞋在大理石地砖上碰撞的响动昭示了这位女士的到来。一个将黑发一丝不苟整齐盘在脑后的中年女性，长相有些南美风情，口音也是。“她的公寓钥匙。”

雷恩·陈

“多谢。”雷恩目不斜视，接过钥匙并不急着上楼，而是问道，“不知道贵方对这位门德尔小姐的看法——当然你本人的看法也无所谓。”

掌局者鲑鱼

“噢……”物管小姐偏过脑袋拢了拢耳后的头发，对你露出一个极其职业的礼貌微笑。“门德尔小姐是个不错的租户，嗯——对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很亲切，平时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谁能想到……唉，她还那么年轻。”

雷恩·陈

“我从卷宗中了解到门德尔小姐处于没有稳定恋爱关系中，她平日中有和她暧昧的异性……或者同性？”雷恩和她边走边聊起来，目标当然是电梯，话题也是直言不讳甚至有点露骨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看到她的眼神游移了一下。“这个嘛，门德尔小姐年轻漂亮，有几个玩得亲热的男性朋友也……议论租户的个人隐私有违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也就不多评论了。总之，她是有几个关系亲近的男性来访者。”

掌局者鲑鱼

她耸耸肩，带你走到了直达 30-60 层的电梯前，帮你按了向上的按钮。

雷恩·陈

雷恩觉得对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是说谎的味道，她站在电梯外面，直直看着已经走进电梯的物管小姐，“哦？真的吗？真的只是几个关系亲近的男性朋友？隐藏了什么会对我们警方调查这案子很不利，您最好再好好想想。”

掌局者鲑鱼

雷恩：人源情报

雷恩·陈

。ra 人源情报

骰子-三爷

雷恩·陈进行人源情报检定：D100=12/7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你认为物管下意识偏移视线的样子，和审讯室里被你盘问得哑口无言的小混混别无二致。显然，她在试图隐瞒什么事。

雷恩·陈

“我不想说难听的话，她找上了谁？找你吗？”雷恩缓步靠近，挡在了电梯之中不让它合上，“在前往她的房间前，我们得好好聊聊，你说对吗。”

掌局者鲑鱼

“您不进来吗，警员女士？”她正帮你拦着即将合拢的电梯门——这高档公寓的物管服务确实有匹配得上价位的水平。闻言，她颇为无奈地也看向你。“您知道，地产集团也有他们对雇员的守则……什么，我？！”

掌局者鲑鱼

她惊叫一声，完全没预料到你揣测的方向。“噢天，我、我是个已经结婚的女人，请不要往这个方向怀疑。”

雷恩·陈

“你知道些什么又不肯说的样子让我很难办。”雷恩走了进去，离这位小姐更近了，“我说了，我不想说难听的话，如果你不能说出什么来比我的推论更有可能，那我也没办法了。”

掌局者鲑鱼

“好吧，好吧！起码不是在电梯里。”她局促不安地转动了一下左手无名指上佩戴的婚戒，转头看了眼电梯里的摄像头。“您可能不知道，有钱人有多看重他们的隐私，哪怕是刚发了点横财的新贵（new money）也是一样。我们先从这出去。”

雷恩·陈

“当然，我只是开一点玩笑。”雷恩主动按了按电梯的楼层按钮，对她亮出了自己难得笑容，“在我离开这里前都算玩笑。”

掌局者鲑鱼

电梯上升的速度飞快。朝向街道、城市花园和其他建筑物的一侧，景物正在变成米粒般大小，如同市政规划模型里摆放的小指示物。

掌局者鲑鱼

你看到休斯敦市更远、更辽阔的景观，地平线那头还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华的市中心和人烟稀少的郊区就像两个世界，这的基尼系数显露在每块砖瓦、每个名牌标签里，也暗藏在人们遮遮掩掩的谈吐中。

掌局者鲑鱼

等你们从电梯里走出，物管才松了口气，她没有先带你到门德爾的房间前，而是走向半开放式的阳台边。“来这抽烟的人很少——他们不喜欢跟邻居碰面。您要我跟您说些什么呢？”

雷恩·陈

“物管小姐不会撒谎，我很能理解，这也是好事，要是人人都能像骗子一样撒谎不露痕迹我们警察才是真的难办。”雷恩走到阳台看着风景说道，随后在上句说完的时候猛地回头看向她，“但在你试着隐瞒什么的时候也不要小看警察的眼里，你的小动作在我眼里比黑夜里的火柱还显眼，你到底帮莎莉·门德爾隐瞒了什么！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在这里说，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掌局者鲑鱼

“嘿！”她板着格式化笑容的脸有些扭曲，语气难得带上十分个人化的抱怨意味。物管女士没有看你，只把目光远眺向了如同沙盘玩具般的城市景观，端正严肃的神色陷入了些微的迷惘。“您已经像盘问犯人一样盘问起我了，而我只不过是……答应帮莎琳保守她的秘密。”

掌局者鲑鱼

说完，她放下搭在栏杆上的胳膊，对你举起表示投降——一个让这个古板女人显得生动许多的动作。“我撞见过她凌晨回来，兜里揣着一包什么玩意。”

雷恩·陈

“我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为了她？”雷恩不怒反笑，抱着胸同样看向外边，一边说着一边听着她的说法，“我清楚现在有些年轻人把社死与否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显然，帮助抓到杀害了她的人才是你现在应该想要做的。”

雷恩·陈

“我猜猜，你看到那些东西是什么了。”

掌局者鲑鱼

“至于那些男人，不过是一样被下半身左右大脑的下流胚子。”她摇了摇头，又轻轻叹了口气。“……我并不清楚那具体是这么，只隐约看到一点白色的粉末从莎琳的衣兜边缘洒了出来，瞧见装那东西的塑料袋没封严实，我还好心提醒了一句。”

掌局者鲑鱼

“莎琳却好像突然崩溃了一样，抓着我的胳膊求我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在她摇头时，耳边的两络黑发也随着金色的圆形耳环晃动。“我猜那是 LSD 之类的吧？年轻人……唉。”

雷恩·陈

“那你呢，我说的是你真实的看法。”雷恩并没有纠结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真的瞧不起她，你不会替她在警察面前保守秘密，你的看法？怜悯？”

掌局者鲑鱼

“我同情她。”她坦白地告诉你。“一个和我女儿岁数差不多的孩子——我没法那么轻易地鄙夷莎琳的所作所为。但我们终究只是租户和物业管理员的关系，我也没去越俎代庖地劝解她什么。”

掌局者鲑鱼

“老实和你说，从休斯敦警局的警探找上门来，传达那个糟糕的消息时。”她顿了顿，有些卸力地倚靠住栏杆。“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我无法克制自己去想象，如果我再多管一点闲事……但这只是生者的自我安慰罢了。”

雷恩·陈

“简单来说，她没有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吸毒，渴望脱离这种状态，我能这么理解吗？”雷恩拍了拍这位母亲的肩膀抚慰其，自己没有儿女，无法体验以及对待和自己儿女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但她也并非铁石心肠之人，“这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愿意帮助他、愿意接纳他的男人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掌局者鲑鱼

“……也许吧。”她轻轻地回答你。“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总想给自己找个终身依靠。”

掌局者鲑鱼

“如果真是这么一个残忍的男人杀害了他。”物管小姐定定地看向雷恩。“我希望你们能早点抓住他，‘抽脂杀人魔’？他倒真会给自己找噱头！”

雷恩·陈

“好的，我清楚了。”雷恩再次拍了拍她的肩膀，“我想你最好请个假，你需要平缓知道莎莉死了的情绪，她的房间我想我不需要看了，想必我那群同事已经去翻了个底朝天了吧。”

掌局者鲑鱼

“如果你想再看看，也可以。”她把钥匙放在阳台的白色圆桌上。“我先回办公室了——抱歉，有点失态。”

雷恩·陈

“对了。”雷恩想了想，还是把这个方面说出提醒了一下，“如果看到谁用了亲密邂逅这款软件，提醒他别用了，就这样，您请吧，我不打扰了。”

掌局者鲑鱼

她对你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又似乎咽下了许多想说的，先一步离开了阳台。

雷恩·陈

雷恩目送她离开，想了想，还是拿起了钥匙，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如果来了却不去看一次，可能会错过什么，这是经验之谈了，在拿起钥匙后，她前去莎莉的房间，开门，进去

掌局者鲑鱼

你打开了莎琳·门德尔的房门。

掌局者鲑鱼

甫一进门，一股熏天的酸腐臭味就朝着你的口鼻扑面而来，如同发酵了整整一个月的食糜般恶臭，此外，还混杂着不少生物排泄物的臭气——当你放眼朝客厅看，一只毛发打绺的天蓝色眼睛的布偶猫正呆愣愣地看向你。

掌局者鲑鱼

随后，它就飞快地朝你窜了过来。“喵！！！”它大叫。

雷恩·陈

雷恩伸出双手，试图接住这猫后一个回旋转身卸力的同时将猫放在地上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运动

雷恩·陈

。ra 运动

骰子-三爷

雷恩·陈进行运动检定：D100=31/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一个帅气而不失优雅的接化发，把这只脏兮兮的小猫兜住，放到了脚旁边。

掌局者鲑鱼

它仍然在不依不饶地喵喵大叫！至于原因也很明显，储粮罐和宠物饮水机都已经见底，倒是电费似乎还没有耗尽，导致只有源源不断的空气在饮水机里空转。

掌局者鲑鱼

而雷恩一抬眼，就能看到客厅的墙壁上挂着莎琳本人妆容精致、身材窈窕的时尚大片写真。

雷恩·陈

“乖乖在这坐好，等会给你吃的，不坐好就没有了！”雷恩伸出一根手指对着布偶猫指指点点，然后又一指头指着它身下，随后

扫视了一遍里边的换几个，“该死的，他们来这检查连猫都不带走的吗？”

掌局者鲑鱼

布偶猫似懂非懂地趴下了，滴溜圆的眼睛一直黏着你的身影，观察你在房间里的行动。倒是确实听话。

掌局者鲑鱼

你走进厨房，一般而言，备用的猫粮和鸡肉冻干会被足够负责的主人收在橱柜里。然而当你打开柜门，却发现最后一兜猫粮也已经见底了。此外，橱柜的格子上还摆着几个样式奇怪的透明硅胶管。

雷恩·陈

雷恩巡视四周，既然卷宗里没有关于吸毒的记录，而这里又有这些透明硅胶管，那就可以理解为大概率这里没被仔细搜找过，那些家伙竟敢偷懒！雷恩想道，拿起那些胶管，查看起里边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掌局者鲑鱼

你拿起硅胶管——表面的触感有些滑腻，不知挂了什么凝固物在表面。闻上去有股呕吐物的味道，倒没有什么残余的毒品粉末之类的。

掌局者鲑鱼

此外，雷恩能看到厨房的流理台上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代餐食品，又是酵素又是蛋白质冲剂的。

雷恩·陈

“他们……玩得这么花？”雷恩想到了那种可能，她当了这么久骑警，也是知道某些人会在吞食恶心的东西得到刺激，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罢了，她将这些胶管装到了证物袋中，然后前往卧室这种地方查看起其主人的起居状态

掌局者鲑鱼

你来到卧室，这的样子可谓是一片狼藉。地板上散落着飞溅的玻璃碴子——似乎是来自碎裂的环形补光灯，锡箔补光板被从中间拦腰折断，躺在房间的地板上。衣柜门敞着，除了精致时尚的靓妹衣装，还有几套黑色橡胶质感的腰封。

掌局者鲑鱼

而梳妆台上躺着几套大牌的礼盒，都没有拆封。

掌局者鲑鱼

不知是休斯敦警局现场搜证时认定为与案情无关保存了原状，还是当时闹了什么笨手笨脚的意外。

雷恩·陈

“如果真有什么让她喜欢上的男人……”雷恩依靠着自己的经验猜测着，“正是因为平日的浪荡，这时候反而要端庄典雅。”她果断去把那些礼盒拆开

掌局者鲑鱼

你拆开了，普通的大牌化妆品，奢华精致得很普通。

雷恩·陈

“为什么不拆开……明明是要去见自己想见的人，女人难道不会打扮自己吗？而且这些破坏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狂欢了……”雷恩回忆着自己的事情，就算自己在抢男人的时候也会稍微注意动作，更不用说莎莉了，“有问题……有问题！”

雷恩·陈

她将这些疑点记录下来，回到猫的位置，把电话打给了物管小姐，“你好，我要还钥匙，另外，我还有一点问题想问一问，你现在方便吗？”

掌局者鲑鱼

物管表示请问，暂时没有其他人在办公室里。而布偶猫饥肠辘辘地化成了一滩，倒在你的鞋面上一动不动。

雷恩·陈

雷恩抱起布偶猫，也没管它有多脏，继续说道，“我去办公室吧，顺便把钥匙还了。”

雷恩·陈

不知为何，她有点不想在手机中说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挂断电话，捞起这只臭烘烘的小猫走出莎琳·门德尔的房间。

掌局者鲑鱼

你来到原先那部电梯跟前，钻进打开的电梯门，按下一楼的按钮。

掌局者鲑鱼

电梯保持着平稳高速的下降速度，玻璃窗外的风景平滑顺畅地向你靠近。一层一层，将你和这只刚刚从饿死的命运里抢救出来的小生命送到一楼。

掌局者鲑鱼

但在途径 13 楼时，异变陡生。像所有不吉利的公寓恐怖传闻一样，电梯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指使面板上的数字癫痫一样从 0 到顶层的 180 楼不断闪烁变幻，原本明亮的白炽灯光源也开始闪烁。

掌局者鲑鱼

还好，还好——玻璃墙外还有自然的暮色。但这么想的雷恩，看到维修电梯间时隔断外墙的铁板骤然降了下来。

雷恩·陈

“该死！超他娘的意外！”意外？雷恩并不这么觉得，刚接到任务前来休斯敦被电缆砸，调查受害者后电梯出问题，这要是意外雷恩当场把她的帽子吃下去！一定是佩雷斯身后的那群人说的——那些存在导致的。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拍打着紧急按钮，但仅仅试了试就不管这些，拿出手机打通了物管小姐的电话

掌局者鲑鱼

你拍打着紧急按钮，于是呼叫维修工人的接通中红色指示灯也开始以高频的狂乱节奏跃动起来。

掌局者鲑鱼

当你摸出手机，想给物管打电话——才发现信号标志变成了彻底沟通不畅的×形。

掌局者鲑鱼

如果说剧烈的震颤只是威胁发生的前奏，你开始感到一种漂浮在太空里的些微失重感。这不是错觉，尽管无法看到外部的景色，但半规管在告诉你短暂的停顿后，这部电梯正在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重新启动。

雷恩·陈

“狗屎！”视线被完全遮蔽，但体感骗不了人，雷恩绝不坐以待毙，不然自己必定成为一滩不明血肉，介时这猫要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吃着自己的血肉活几天，她暗自嘲讽着，按亮了所有的楼层按钮，随后双腿弯曲，将猫放在怀中，自己双手抱紧头部，希望这应急手段能有用

掌局者鲑鱼

雷恩：幸运

雷恩·陈

。ra 幸运

骰子-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13/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整部电梯顺应着地心引力飞速下坠。你感到整个人的鲜血都在朝头部涌流，眼球也仿佛要被超常的失重拽离框架一般。这种癫狂的坠落几乎要将你拉扯得四分五裂，而被你抱在怀里的小猫也喊得撕心裂肺——它未必能理解究竟在发生什么，但动物的直觉往往是最敏锐的。

掌局者鲑鱼

你带着爆发的求生欲拍下所有向下向上楼层的按钮。然而电梯还在坠落，真恐怖，住在顶楼身价千亿的富豪们遇到火灾需要紧急逃生时该怎么办？从天台的停机坪坐着直升飞机走人？

掌局者鲑鱼

你护住自己的头部，在提心吊胆中等待剧烈的撞击到来。

掌局者鲑鱼

然而，高昂的造价最终还是保护了它的乘客。当电梯以不合理的速度运行到临近底层时，强制的外挂保护措施中止了它的下坠。这感觉就像在两秒里拴着绳子到科罗拉多大峡谷蹦极，又一转眼高高弹上来。

掌局者鲑鱼

雷恩：敏捷

雷恩·陈

。ra 敏捷

骰子-三爷

雷恩·陈进行敏捷检定：D100=1/50 大成功！哎哟，这我可得为您道喜。人间事事如意，君可谓青云直上啊！

雷恩·陈

在这一瞬间，巨大的离心力和向上的拉力以整个楼梯间为绳，如同两个巨人角力一般，肆意争夺着属于自己的胜利。雷恩身体感受到这般变化，靠近楼梯后门的身体猛地绷紧，于空中连续翻滚数圈，以手脚互相支撑在电梯的两侧，如同悬挂在电梯之中一般，死死撑住，而那可怜的布偶猫缩在雷恩的肚子上，待到雷恩感受下坠结束，才一同跳了下来

掌局者鲑鱼

你的四肢在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中锻炼得强韧而灵活，你的心智也同样如此——没有什么能吓垮这样一位果敢勇猛的女性。当你将手脚抵在倾斜的电梯外壁一角，飞檐走壁般维持着自身的稳定，这恐怖的坠落似乎也宣告结束。只剩轻微的摇晃，昭示着这个方形铁盒在电梯井里被吊起的身位。小猫被你潇洒地身手抛得

在空中也转了 720 度转体——老实说，它可比你擅长这个——不用你稳固身形后出手去捞，它四只软绵绵的小爪子就调转过来，轻轻踩在了你的肚子上站住。

掌局者鲑鱼

——于是，当一楼的电梯门打开时，物管小姐就仰头看见了这么一副四仰八叉的古怪现场。

掌局者鲑鱼

这是你的幸运。还差不到半米，整个电梯间就会结实地砸到地表上。

雷恩·陈

“你们的电梯该好好查查质量了。”雷恩拉了拉牛仔帽，朝物管小姐笑笑，从兜里掏出钥匙扔了回去

掌局者鲑鱼

“……………您没受伤吧？？”她看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先去喊电梯维修工，还是该叫医务室的值班人员，又或者接过那只惬意地卧下来的小猫。你像个最后的德州牛仔，把钥匙飞抛到了她傻愣愣张开的手里。精准。

雷恩·陈

自然而然的，在她震惊的时候，雷恩已经完成了下来、放猫到她的怀里，扶住她的双肩，“我没事，放宽心，让这只可怜的被遗忘的小猫吃点东西，我有事要找你。”

掌局者鲑鱼

“呃，这……这到底……”她看看在电梯井里晃悠的“铁盒子”，还是忙不迭伸手把猫抱了下来。

掌局者鲑鱼

物管处于极度震撼之下的大脑空白状态，只茫然无措地顺了顺小猫的后背——并对传来的臭味皱起鼻子，换了个更稳的姿势抱住它。“去、去哪……不是，我得先通报维修处楼里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故。要不是警官你福大命大，这可就得闹出人命了啊！”

雷恩·陈

“简单来说，你们的电梯出了一点问题，当然，我不是来和你们说这些的。”雷恩仰起头来看向高处，“一点问题，一点很简单的问题！回答完你就去通报，宝贝，听话，不会消耗多少时间的。莎莉平日里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她前些天请假后有没有回过这里，这些天里你见过她吗？感觉她怎么样？”

掌局者鲑鱼

“平时……她穿得挺清凉的。”物管迟缓地张嘴，还在消化刚刚目睹的冲击性画面。“比较显身材那种，小姑娘嘛。至于请病假——她好像是那种工作时间比较不固定的类型？挺行踪不定的。我最后见到她那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就是脸色有点差。”

雷恩·陈

“最后见到的那天，是哪一天？是她遇害的那天吗？”雷恩找住这点询问道。

掌局者鲑鱼

“那也是十几天前的事了。”她又下意识地摸了摸猫平复心情。“不是她遇害的那一天……对啊，她那天出门之后都去哪住了呢？我还真没想过。”

雷恩·陈

“好的，谢谢你，亲爱的，你帮了大忙。”雷恩看了一眼猫，“这只猫是莎莉家的猫，也不知道怎么一直没人管，能拜托你养两天吗？”

雷恩·陈

“我现在完全没时间管它。”

掌局者鲑鱼

“当然，当然。”她把猫向上抱了抱。“我家也养宠物，给它添个碗不算什么。”

雷恩·陈

“好的，谢谢。”雷恩再次拍拍她的肩膀，“放轻松点，你去通报这件事吧，我必须走了。”

掌局者鲑鱼

物管抱着猫一步三回头地朝检修处走，显然她仍然处在强烈的困惑里。

雷恩·陈

雷恩自认为有了突破，快速回到车上，才意识到自己连饭都没吃，草草买了一个热狗吃，并查看现在的时间

掌局者鲑鱼

你捧着热气腾腾的热狗坐回车里，手机显示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六点，距离你跟佩雷斯约定的时间已经迟了一个小时。

雷恩·陈

雷恩马上开车前往那个网吧，不详的预感久久徘徊在她的新中国，她必须快些知道佩雷斯找到的线索

掌局者鲑鱼

.rh

骰子-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也许是否极泰来，你这一路安然无恙，感受到的也是晚高峰正常的拥堵水平，等你开着警车抵达约定的网吧门前时，发现里面的某个软包卡座已经能远远瞥见那个烂红茶发色的身影。

2010年10月1日, 12:00 (佩雷斯分线)

掌局者鲑鱼

当佩雷斯和雷恩二人商议好分头调查的方向, 警局的时钟已经指向中午十二点。前台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帮佩雷斯草草办理手续, 给了个临时出入警局和案发现场的工作证, 但效力和正规的警官证仍无法比拟就是了。

利维·瑞恩

有这一份便足够了。佩雷斯收下这份工作证, 随后便预备前往大卫·尤金森的工作地点国家通信公司。

掌局者鲑鱼

通过谷歌地图, 可以轻易地查到国家通信公司在休斯敦的办事处位置。你挥手又叫了一辆计程车, 朝一个临近城市郊区的坐标出发。

掌局者鲑鱼

在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后, 佩雷斯被放在了一栋外表有些灰扑扑的独立办公楼门前。这栋小楼大约四层高, 有不少雇员正在推门结伴走出, 商量着到附近的哪家快餐店解决午餐。

掌局者鲑鱼

午休时间, 规模不大的通信公司洋溢着放松的氛围。

利维·瑞恩

在路上的片刻, 佩雷斯在心里那张待办事项清单里涂涂抹抹: 他预备先在附近的咖啡厅对付一顿中餐, 再去公司了解到大卫·尤金森出事前后的行程。当下车后见到不少雇员闲谈去哪儿解决午餐后, 他心想正好。也便留意着雇员的对话, 去同一间快餐店解决的同时, 试图听听他们是否会对大卫·尤金森遇害的事情进行讨论。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顺着移动的人潮, 跟抱怨着揪住鸡毛蒜皮小事不放的讨厌上司, 八卦着这次晋升机会会落到谁头上的NCS雇员们一通涌入了旁边的一家赛百味。

掌局者鲑鱼

店内到处漂浮着酸黄瓜、番茄和洋葱的香气, 焦香的汉堡肉饼在煎盘上滋滋作响, 虽然吃到嘴里也就是一般水准, 但作为午餐倒也不赖。

掌局者鲑鱼

大卫·尤金森——根据你们在警局卷宗里看到的记录, 离开公司前通过正规渠道提了病假。而警方又一直对受害人的姓名进行保密, 因此议论着这样一个不起眼消失的同事的人并不多。

掌局者鲑鱼

利维: 人源情报

利维·瑞恩

.rc 人源情报

骰子-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人源情报检定: D100=93/5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 莫大挂心, 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议论怎么还也还不完的房贷以及育儿问题的雇员, 看起来比在乎谋杀案竟在我身边的雇员可多多了。

利维·瑞恩

鸡毛碎皮的事情听着佩雷斯耳朵疼, 在咬下最后一口汉堡, 也没见着什么有用的情报后。他便不再执着, 起身结账。预备直接与大卫·尤金森的上司对接。

利维·瑞恩

他打开电脑，搜索这家公司的网页，预先先了解他们的具体事务以及顶头上司。

掌局者鲑鱼

简单的搜索——你键入国家通信公司的名字，发现这是个业务遍布全球各地的跨国通信服务计划提供方。想要在小小的休斯敦一举对接上 CEO 当然不可能，至于本地办事处的负责人，在分支机构栏目底下，你看到了一个叫史蒂夫·琼斯的男人光亮的脑袋。

掌局者鲑鱼

这家公司具体的业务顾名思义，是为顾客提供通信服务的搭建和维护，这包括手机通讯和网络服务两部分。

利维·瑞恩

跨国通信——手机通讯和网络服务，这是巧合吗...佩雷斯若有所思，记下这个疑点，预备在之后掌握的证据更多后再进行论证。他关上电脑，前去通信公司。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合上电脑，离开快餐店，身上沾染了一点汉堡的油烟气。来到国家通信服务公司的大门口，和所有管理走向正规系统化的科技公司一样，门禁刷卡机把进门的通道拦得严严实实，旁边则是一个咨询柜台。

利维·瑞恩

佩雷斯看向咨询柜台，留意访客进入或者预约会见的流程是否有指出。

掌局者鲑鱼

柜台的工作人员戴了眼罩，正两手交叠在身前，惬意地往办公椅上一倒睡着午觉。柜台旁挂着一副访客登记流程示意图：报上预约-出示身份证件-核实预约-签字-进入。

利维·瑞恩

佩雷斯以能够打断工作人员午睡的程度叩了叩桌子。然后出示自己刚拿到手的工作证，申明自己有案件的相关事宜需要找史蒂夫·琼斯商议。

掌局者鲑鱼

“吸溜……”这人被你从睡梦中叫醒，下意识先擦了擦嘴边的口水，才摘下眼罩。他的头发被褪去眼罩的动作带得毛毛躁躁的。“找我们头啊？你这没有预约，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办公室，要是出差了我也没办法昂？我看看。”

利维·瑞恩

“事情紧急，预约我会在之后补上。如果他现在不在的话，那么他的时间表呢？”

掌局者鲑鱼

他拉过内务机，拨了个号码。过了一阵才转脸，把登记簿推到你面前。“行了，我们的秘书小姐说他正好在办公室，你有什么要紧事就上去吧。我帮你把闸门打开。”

掌局者鲑鱼

“嗨，领导的时间表我们这种小人物哪知道啊？”他起身，用员工卡帮你刷开了前门。

利维·瑞恩

那么佩雷斯点了点头，上楼。

掌局者鲑鱼

你蹭了别人刷的员工卡，眼疾手快地按了顶楼的按钮。电梯上升的速度很快，“叮”的一声就到了四层。

掌局者鲑鱼

电梯门打开，四楼的布置倒是简单，走廊边上是一处开放式会谈的舒适空间，有环绕的室内绿植和沙发座椅，再向内走就是经理办公室了。

利维·瑞恩

佩雷斯直走经理办公室，在敲了敲门后退了半步，等待里面的回应。

掌局者鲑鱼

“他妈的，我不是说了午休时间一律拒绝接待吗？！莉莉，你这是怎么安排的访客——”你听到门内传来一个中年男子低沉暴躁的嗓音，他似乎站起身在屋里走了两步，才语带恼怒地对着你嚷嚷。“谁啊！”

掌局者鲑鱼

而你左手边紧挨着的秘书室，则传出一个年轻女性充满无辜和困惑的声音：“啊？”

利维·瑞恩

“休斯顿警察局。”佩雷斯以沉稳的声音回复：“很抱歉打扰您的午休，贵司的员工涉及某场案件，此间的相关事宜我需要向先生您进行询问。”

掌局者鲑鱼

屋内的男人带着怒气冲冲的脚步声走到门边，动作粗暴地拽开了房门，真让人害怕门把在他的铁手里身首异处。“……就你？”

掌局者鲑鱼

他看向你略显书卷气的外表带有毫不遮掩的轻视。“这他妈……我是说，这亲爱的警局不是来问过一次了吗？怎么，我之前的回答让各位不是很满意吗？”

利维·瑞恩

“并非是这样，是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所以。”佩雷斯颌首。

掌局者鲑鱼

“噢，那请吧！我也好奇，这位大卫先生还能给我惹出多少麻烦呢。”他把门拉开，看了看你，又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屁股坐下。

利维·瑞恩

“虽然已经经过了一遍询问，但史蒂夫·琼斯先生，我们还得走一遍流程。”佩雷斯在位置坐下，拿出纸笔记录，按照流程进行，“请问大卫尤金森先生在请假之前的状况如何？”

利维·瑞恩

“状况包括在进行的工作是否出现失误、与同事之间的交往等。是否有值得注意的情况？”

掌局者鲑鱼

“噢，对，你们有那该死的流程。”史蒂夫搓了搓自己油亮的光头，低头从抽屉里翻起什么东西，嘴上敷衍。“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公司几十个雇员，哪记得清那么多？反正他也不怎么起眼，平时给活就做，请病假也是把手里的事情料理完了才走的。”

掌局者鲑鱼

“他当时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什么遇到一点‘小事故’，附件放了张休斯敦市医院主任医师开的请假条，那我当然不能虐待员工呗，就批了他的病假。”

掌局者鲑鱼

回答完你的话，史蒂夫的翻腾也结束了——一瓶高度数烈酒，被他从柜子底层捞出来，另外还故作风雅地拿了支高脚玻璃杯。

掌局者鲑鱼

他完全不顾还有“警局”的专家在现场问询，大摇大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眯起眼陶醉地小酌了一口。

利维·瑞恩

佩雷斯点了点头，“那么带着休斯敦市医院主任医师开的请假条的复印件呢？我需要核实一下。”

掌局者鲑鱼

“复印件？”他满足地咂了下嘴，又神情诡异地看着你。“我打印这种玩意干嘛。企业邮箱里有，你要是想看，我从办公系统里给你调出来咯。”

掌局者鲑鱼

他短粗的手指以不符合体态的灵活度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不多时，就调出了大卫·尤金森发来的请假邮件。“喏，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利维·瑞恩

“因为卷宗需要补录。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但既然已经从办公系统调出来了，那么佩雷斯也注意去看，并且确认一下，在这个公司的办公业务中通过史蒂夫的权限是否能查证到员工的已办业务。

掌局者鲑鱼

你看到一张公事公办的格式化请假条，写的文字没有透露什么个人情绪，只说自己遇到了一点意外事故，去医院看诊，医生也建议他暂时疗养一阵云云。病假条上的名目则是“右腿小腿骨裂，行走困难”。

掌局者鲑鱼

至于尤金森经手的工作，你可能需要一些功夫搞懂怎么从完全陌生的办公系统架构里调取出来。

掌局者鲑鱼

利维：计算机科学

利维·瑞恩

佩雷斯回忆一下，在大卫的尸检报告上是否有提及右腿的小腿骨裂这一情况。

利维·瑞恩

.rc 计算机科学

骰子-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计算机科学检定：D100=77/40 大失败。您瞧，这黄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诸事不宜。

掌局者鲑鱼

根据你的回忆，卷宗报告上并未提及。但说不好是不存在这种病史，还是尸检医生没有记录与谋杀案无关的信息。

掌局者鲑鱼

至于办公系统，国家通信公司搭建的这个内部网络页面非常原始，令人想到上个世纪的DOS办公系统，你粗略地翻了一下，似乎就惹了什么大麻烦。

掌局者鲑鱼

鼠标没点两下，整个办公系统的界面就开始抽搐花屏，跟犯了什么毛病一样。而史蒂夫朝屏幕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差点把嘴里含着的酒都喷出来。

掌局者鲑鱼

“你、你干什么呢？！”

利维·瑞恩

“我只是查阅信件，但？”利维也对此困惑，他将手从鼠标上收回，让史蒂夫看看自己连鼠标都没点两下的事实。

掌局者鲑鱼

“去去去，一边待着！”他动作野蛮地把你扒到旁边。“我告诉你，要是耽误了我们办事处的重大业务，我会跟休斯敦警局投诉你的！就知道不该把电脑交到你们这些外行人手里，真是气死我了……”

掌局者鲑鱼

.ra 工艺：机械 30

骰子-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工艺：机械检定：D100=49/3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史蒂夫使出一招最原始的维修技术，用蒲扇大的巴掌连拍好几下机箱，但事情没有任何改善。

利维·瑞恩

佩雷斯偏头看了看门外，看秘书是否候在那里，如果有的话，现在是拜托她叫一位技术人员上来的时候了。

掌局者鲑鱼

秘书小姐还在她单独的小办公室里午休，看起来对领导正在经受折磨的事不甚关心。你去喊她，她就慢条斯理地确认了一下墙上的便签，随便喊了个检修工上来。

掌局者鲑鱼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一个系着工装围裙，挎着工具包的老大爷才到办公室门前报道。

掌局者鲑鱼

.ra 工艺：机械 60

骰子-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工艺：机械检定：D100=73/6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真没辙”，对着气得脸涨红的领导摊手。“抱歉啊老板，你这电脑……死机得有点彻底，我是应付不来了。”

掌局者鲑鱼

他说完还颇为好奇地打量了你这个生面孔几眼。“那，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下去了。实在不行就跟财务处……嗨，这就不是老头我的业务范围了。”

利维·瑞恩

佩雷斯只能清了清嗓子，“也实在是没办法，对于这件事我感到非常抱歉。”

掌局者鲑鱼

史蒂夫面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他站起身，把你提溜起来往门外推。来到门边，他才张嘴：“我想，我已经足够配合贵警局的调查了——还赔上一台拿来跟无数客户对接的办公电脑！这笔财产损失我会提起申诉的。至于你，怨我没有继续接待的心情。慢走！”

利维·瑞恩

那么佩雷斯也不再多说些什么，叹了口气离开这里。

利维·瑞恩

从办公室离开后的他转到秘书室，申明因为电脑的故障自己无法再与史蒂夫沟通，但相关的调查不能走空，所以需要秘书小姐看是否能安排自己与大卫尤金森的同事进行对接。

掌局者鲑鱼

“噢，那你去追刚走那个老头吧。”她短暂地从手机屏幕上分你一点注意。“他应该认识。”

掌局者鲑鱼

说完这话，她又把画了烟熏妆的眼睛投回手机屏幕上，长指甲在屏幕上戳戳点点，似乎在和什么人热火朝天地聊着闲天。

利维·瑞恩

那么佩雷斯这也便转头，希望能在下电梯前喊住那位维修工。

利维·瑞恩

当然，心中泛起的不妙想法——让他多留意几眼秘书的手机屏幕，莫非又是亲密邂逅？

掌局者鲑鱼

你悄悄窥屏——还真是！这家公司缠绕的非议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使用它的兴致，不如说正是蒙上一层“连环谋杀中介”的疑云，让它在追逐猎奇心理的年轻群体中更受欢迎。

掌局者鲑鱼

你走出秘书办公室，来到楼道，发现消防通道的门敞开。老头可能是从这走下去的。

利维·瑞恩

佩雷斯追着检修工的脚步声而下，路上也细细回忆着，希望在刚才短暂窥屏的几秒，自己已经记下了秘书小姐以及她所聊对象的账号。

掌局者鲑鱼

利维：智力

利维·瑞恩

.rc 智力

骰子-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智力检定：D100=9/8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记住了秘书小姐和她热聊对象的头像跟 id，对面那个男的拍照技术挺一般的，头像用的照片像个西装革履的山顶洞人。

掌局者鲑鱼

而老头走路的速度并不快，你迈进消防通道时，他才下到二楼的转角处，被你远远喊停了，直到你从后面追上他。

掌局者鲑鱼

“小伙子，啥事？”

利维·瑞恩

“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佩雷斯收拾了一下自己急促的呼吸，随后才发问道：“老人家，你认识大卫尤金森吗？”

掌局者鲑鱼

“认识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他好久没来上班了！”

利维·瑞恩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能聊聊关于他的事情吗？”

利维·瑞恩

佩雷斯出示工作证：“不知道是否影响老人家你接下来的工作，找个地方？”

掌局者鲑鱼

“我接下来倒是没什么活……”老头摸了摸长了点白胡茬的下巴。“今天的排班挺清闲的。你是警局的？那行，我跟你唠两句大卫也没事，他这好几天不来上班我也怪担心的。”

掌局者鲑鱼

“他……卷进啥违法乱纪的事里了？这能说吗？”

利维·瑞恩

“不好意思，这一方面还不能透露，”佩雷斯摇了摇头，“和我说说他在没来上班前，有什么异象么？”

掌局者鲑鱼

老头认真琢磨了一会，跟你摇摇头。“没吧！他这小子人挺木讷的，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好多观念比我这老头还古板呢。但刨去这些，他人挺不错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好。”

利维·瑞恩

“关于观念的事情老人家你具体说说吧，在通信公司上班，总不会是对高科技不在行，那么是指他的人际交往方面么？”

利维·瑞恩

“人际交往方面包含恋爱观一类等。”

掌局者鲑鱼

“对，对。”老头连声表示确实。“就……小年轻嘛，有个女朋友很正常吧？老头我也多管闲事问过两句，结果——他说什么‘婚前性行为’是，是啥，违背上帝旨意的。奇怪不？”

利维·瑞恩

【这不完全和亲密邂逅一事...】佩雷斯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他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了，“那么我多问几句，老人家你有留意过大卫使用“亲密邂逅”这个软件过么。”

掌局者鲑鱼

“这我不懂。”他摆手。“什么这邂逅那邂逅的，那些应用软件是小年轻的专属娱乐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跟老太婆好好过日子就完事了。要我说，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恋爱美好，两个人在街边牵手散散步，哎呀……”

掌局者鲑鱼

后面是一些缅怀上个世纪纯真爱情的老年人发言。

利维·瑞恩

这一些便不用记录了。佩雷斯的笔一顿，等老人家感慨完后继续问道：“听老人家你刚才说的，所以大卫·尤金森是一位基督徒？那么他常祷告的教堂你清楚是在哪里吗？”

掌局者鲑鱼

“不清楚。”他坦白地回答你。“我们检修处的几个下了班偶尔一块喝酒，但私生活还没那么熟。”

掌局者鲑鱼

“嗨，这是德州，谁不多少信点教啊？”老爷子耸耸肩。“你还有啥要问的吗？”

利维·瑞恩

“好，我了解了。那么我们转回到工作上的事情，大卫·尤金森具体负责的工作是哪一块？出外勤的机会多吗，接触到女性的机会如何？”

掌局者鲑鱼

“啊？噗嗤、哈哈哈哈！”老头听了你的问话，前俯后仰地笑了半天，让人担心他会不会中途背过气去。“没没没，我们几个就普通的维修工人，一般帮顾客修修家里的网线电线，偶尔爬个信号塔检修，哪有什么女同志可接触的。”

利维·瑞恩

“信号塔？”

掌局者鲑鱼

“对，就……那种。”他比划了个细长的三角形。“埃菲尔铁塔知道吧！缩小版的。”

利维·瑞恩

“呃——所以，像信号塔因为电路老化倒塌这种事情，会有你们来负责，对吗？”

掌局者鲑鱼

“是啊。”他点点头。

利维·瑞恩

“最近信号塔坍塌的事情多吗？我想不算常事吧。”

掌局者鲑鱼

“我印象里好像，昨天刚有一起电缆断了事故？”老头琢磨了下。“坍塌这可是够严重的安全事件！一般倒了之前，我们就定期给维护好了，不至于不至于。”

利维·瑞恩

"好，那么我了解了。"佩雷斯在笔记上，他为信号塔坍塌这一词画一个圈，标了一个问号后向老人家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的问题差不多了，"我没什么问题了。"

掌局者鲑鱼

"那行，老头我告辞了啊！"他跟你点了下头算作告别，就沿着消防通道下到一楼出去了。

利维·瑞恩

他向老人家告别，离开这间公司，看看现在的时间。

掌局者鲑鱼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和史蒂夫以及维修大爷的问询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掌局者鲑鱼

.rh

骰子-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利维·瑞恩

那么佩雷斯见离汇合时间只差半小时，便招来出租车，向着约定好的酒吧前去，如果赶不及便提前发条短信告知雷恩。

掌局者鲑鱼

你坐上出租车。

掌局者鲑鱼

一路风景和来时别无二致，只是自从离开国家通信公司，就总有某种隐约的不适感在围绕着你。也许是来时近乎通宵的糟糕休息，在一整天的走访调查之后报复性地发生了作用，又或者……

掌局者鲑鱼

利维：警觉

利维·瑞恩

.rc 警觉

骰子-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警觉检定：D100=2/2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这种如芒在背的不适在你搭乘的出租接二连三地一头撞上红灯，或者交通拥堵时达到顶峰。明明距离晚高峰还有一段时间，你却像挤在沙丁鱼群里逆流而上的鲑鱼，被突发的塞车搞得动弹不得。

掌局者鲑鱼

这段来时只走了几十分钟的路，到你折返时花了三倍的用时——出租车前座的计价器表盘上数字不断跳动，鲜红得有些刺眼，在你的视网膜烙下令人不安的影子。只是单纯的通勤不顺吗？

掌局者鲑鱼

你在约定好的网吧前下车。

利维·瑞恩

佩雷斯闭了闭眼睛，缓解大脑胀痛般的不适。他不清楚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或许是身体的预警又或者是更高层次的警示——不管怎么样，他应该歇歇了。

利维·瑞恩

他准备先在门口等雷恩过来，再在之后在网吧定个软包。

掌局者鲑鱼

或许是接下这份工作以来培养的这份直觉在发挥作用，提醒你潜在的事物——你合拢车门，用余光注意到反光镜映射出的一小片不可思议的景象。这辆出租车尾的方向，所有布设在马路两侧的监控探头都仿佛带有独立意志般地朝向你。闪烁的红点如同具有生命，一直追随到你走下车。

掌局者鲑鱼

当你合上车门，它们全部又突兀地转了回去。



2010年10月1日, 19:00 (波佩分线)

掌局者鲑鱼

2010年10月1日夜晚七点。

掌局者鲑鱼

波佩, 又或者说是普卢托·鸦羽。你习惯栖居在流浪汉安营扎寨的破烂地方, 无论是立交桥底下被铁丝网和篝火围绕的桥洞, 还是中央公园的长椅——后者因为环境优美十分抢手, 你经常要跟真正的乞讨者来一轮硬碰硬的较量, 才能从他们手里夺得一晚上的“床位”。硬邦邦的长椅。

掌局者鲑鱼

这和你六岁时那场糟糕的大火有关系吗? 你被围困在熊熊燃烧的家的废墟里, 倒塌的梁木和剥落的墙纸, 以及被烈焰吞没的、哀嚎着的家人……不, 你已经极力避免自己再被那些事困扰。复仇已经结束了。

掌局者鲑鱼

从你26岁在廉租楼背后看到那幅向下流淌的涂鸦时起, 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你最终还是被执法部门以蓄意伤人罪逮捕入狱, 但精神疾病的病史和出于复仇目的的激情杀人, 让法院稍微从轻处置了你的判决。噢, 等等, 还有他们。

掌局者鲑鱼

“他们”按照约定, 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你原本面临的刑期足够品格最端正的囚犯减到世界尽头, 但你只堪堪坐了三年牢就出狱了, 甚至有幸在监狱外迎来三十岁生日。陪审团制度给了他们操作的空间, 而美国的司法系统从来都是容许解释的。

掌局者鲑鱼

今夜, 你像往常一样从某个偏僻阴暗角落的小盹里起身, 走回平时接活的空房子。

波佩

普卢托站起身来, 通过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清醒自己的精神, 然后看了看公园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和动物, 从身上取出两罐鱼肉和猪肉的罐头, 打开放在长椅之下, 供流浪猫狗……或是饥不择食的流浪汉食用。

波佩

做完这一切后, 看起来三天饿九顿, 实则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的普卢托就离开了公园, 前往自己接活的屋子。在确定周围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后, 普卢托取出钥匙, 动作隐晦地打开房门, 而后迅速进屋并且关门将其反锁。

掌局者鲑鱼

波佩以灵巧又隐蔽的动作打开安全屋的门。

掌局者鲑鱼

一般而言, 总会有某个你熟稔的线人在屋里逗留。他们都是城市里三教九流的人士, 没什么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地位, 却和整个社会的筋络牢固地生长在一起。他们就像你的贝克福报童, 总能带来点市面上的新鲜货色——一桩谋杀案的消息, 警局清缴围捕的动向, 或是某单匿名下派的大生意。

掌局者鲑鱼

然而, 这次你闪身进门, 屋内却空空荡荡。只有那台坏了很久老旧黑白电视飘着信号不良的雪花, 以及敞开的百叶窗缝隙中吹来夜风, 让肮脏破旧的窗帘在室内鼓动。

波佩

普卢托的线人里没有什么靠着看电视雪花就能度过一整天的自闭症儿童，更没有会忘记随手关窗的粗心白痴……他习惯性地嗅了两口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随后将手搭在腰间枪支的位置，屏息缓慢向屋子的深处踱步。

掌局者鲑鱼

你警惕地走向屋子深处。黑白噪点仍然在鼓胀饱满的老式显示屏上波动，偶尔还神经质地接连抽动好几下。

掌局者鲑鱼

空气中的味道——清新、自然的夜风，没有任何甜蜜或苦涩得让人感到不适的怪味。晚风将凉意填满整个屋子。

掌局者鲑鱼

当你手按在枪套上，缓步走进房间深处，无比接近那台显示器时，它原本全是噪点的屏幕波动了两下变得清晰。在其中某一帧一闪而过的画面里，你看到那个熟悉的、装神弄鬼的绿色三角形标志。

掌局者鲑鱼

“你好，波佩？（Hello, Pauper?）”电视屏幕显示。

波佩

意识到是什么找上自己之后，普卢托如同被强电流击中一般心脏短暂地停跳了一秒，随后更加汹涌地运动起来。猎杀，又一场他所憎恶之物的猎杀游戏找上了门来。普卢托奋力压抑住情绪，轻声低语回复：“是。”

掌局者鲑鱼

你轻声应答，于是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也随之而变——然而和你想象得略有出入，浮现的影像并非任何有关超自然威胁的情报，而是另一个你无比熟悉的人。“佩雷斯”，你这么称呼他，或者其他略带讥讽但只有熟人间才会出现的绰号。一个出身学术界的红发男性，你共事了几年的行动班队友。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有些不对劲。（something wrong。）”显示屏说。

波佩

“杀了他？”

掌局者鲑鱼

这张照片似乎是他刚从警局出来时被抓拍的，旁边还有一个肤色偏黑、气势非凡的戴着警帽的中年女性。

掌局者鲑鱼

“观察。”显示屏停顿了一下，这么变幻道。“我们也不希望无意义的折损。”

波佩

一句驳回的刺杀指令浇灭了普卢托些许的乐趣——他只是一道保险栓，就像负责把红点瞄在歹徒身上的狙击手，没有上头的指令无权扣下扳机——普卢托将话题转移回第一句话，“佩雷斯有哪些方面的不对劲？我需要观察些什么？”

掌局者鲑鱼

“精神状态。”显示屏带着些许尖刻的幽默呈上一张药瓶和诊疗书的图片。“本来无妨，只要不干扰任务……不让秘密暴露。但他有些累了。”

掌局者鲑鱼

“请在接下来的行动中配合他一起调查。”显示屏留下这句话。“他正和这位女士在网吧里商量今天的发现。”

掌局者鲑鱼

一张标了红点的城市地图切换出来。

波佩

照顾那个书呆子的精神状态……上帝啊，是需要我在他的床边唱摇篮曲吗？普卢托了解到任务内容后头就大了起来——照顾孩子是他生平最痛恨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团队协作——但他只能接受，这个该死的强权组织只是来通知他的，他只能接受——普卢托看了一眼地图，记下了红点的位置：“好。”

掌局者鲑鱼

“很高兴你的回答如此爽快。”显示屏发出周六夜现场那种庸俗晚间娱乐节目的鼓掌特效音。“你会需要一些情报——但我猜你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那些抢了你风头的案件。至于独家内幕消息，勤劳的佩雷斯和这位女士走访了不少地方，可以彼此互通有无。”

掌局者鲑鱼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最差的选择。”也就是你提起的永绝后患。显示屏人性化地变出一滴眼泪下落的图标。“好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波佩

“你们没有主动告诉我的信息，都是些不必要的……或者你们也不知道的信息。”普卢托不再过多询问，整合串联信息永远都不是适合他的工作，至于他的强项……“给我一个目标，再给我一把好枪就行。”

掌局者鲑鱼

“你的同业竞争对手。”显示屏很快打出这行字，然后顿了顿。“枪先用你习惯获取的方式，如有重火力需求，就向我们再提申请。”

波佩

普卢托没指望过这个申请一包螺丝都要审批上两周，并且大概率驳回的抠门组织在现阶段给自己提供什么帮助。他点点头：“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就先离开了。”

掌局者鲑鱼

“请吧。”显示屏没说什么“祝你好运”之类俗气的客套话，吐出这个短语后就啪的一下关闭了画面。

掌局者鲑鱼

现在这台破旧的黑白电视回到它常规的智能水平，也就是一动不动，安静得像水族馆里的鳖。

波佩

“我知道你们还听得见——下次来的时候记得把这间破屋子的窗户关上。”

普卢托对着黑屏的显示屏留下了这句话，也没管他们是否会为了这个无关紧要的要求再浪费电力开一次机，自顾自关上窗户，然后离开安全屋，前往休斯顿地下酒吧——如果运气够好，他今天能够撞上安德烈最新进货的好酒……以及自己最忠实的线人“正义提尔”。

掌局者鲑鱼

当你走进地下酒吧时，正是它最“高朋满座”的时候。勾肩搭背的醉汉在墙角滚成一团，散发着熏人的酒气，而安德烈则穿着那身老派的酒保三件套，活像刚从禁酒令时期穿梭时空过来的古人。他拿着热毛巾擦拭着玻璃杯，看到你进门，立刻招呼你来吧台前。

掌局者鲑鱼

“到了。”他没多说什么，从吧台底下拎出一瓶没有标签的酒。
“今晚喝个痛快？还是有别的事？”

掌局者鲑鱼

普卢托：幸运

波佩

。ra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幸运检定：D100=3/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而“正义提尔”，你如今联络最频繁的线人，就坐在吧台边的椅子上，用硕果仅存的右臂端起酒杯，享受着酒精麻痹大脑带来的欣快感。当他一扫旁边，发现你也恰好走进门时，就大着舌头招呼起来：“来、来来来来啦，你小子！”

波佩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今天我没机会当你卖不出去的酒的冤大头。”普卢托抬手拒绝了安德烈的推销工作，嘱托了他两句，
“不过我有别的生意给你——给我搞两把手枪，一把用于狩猎猛犸象，一把用于干碎犀牛的脑袋——最好在我离开之前就办好，账记到我下次委托完成之后。”快速地跟安德烈交代完这一切之后，普卢托就转头走向“正义提尔”，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的微笑，“来了，酒量不大胆子不小的软蛋，让我瞧瞧是谁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掌局者鲑鱼

波佩：犯罪学

波佩

。ra 犯罪学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犯罪学检定：D100=37/6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那一把手枪可不够吧？”安德烈显然十分清楚你那套戏剧性的描述方法，在你边上压低音量。“卡宾枪我也能搞来，价钱嘛，我没坑过你。不过今天晚上是不行了，明天中午之前，我给你放在那屋子里。”

掌局者鲑鱼

而喝得飘飘然的“正义提尔”对你发出震得人耳膜生疼的飒爽笑声。“哈哈！酒量、酒量这东西就是要，就是不上不下尴尬地卡在中间才刚刚好。懂不？这叫微醺，舒服得很。”

波佩

安德烈这个家伙准是在不懂装懂——他的智力还没退化到相信自己要去哪个热带或者亚热带的雨林狩猎一番——没办法向自己推销他的酒，就开始推销起枪来了……但也无所谓，兴许还真能用的上——普卢托冲安德烈比了个的手势，而后便不再管他。

波佩

“哪来的那么多歪理……瞧瞧你这欠揍的口吻和不打草稿的诡辩，要是让无耻的政客们听见了，准得听他们叫你一声老师。”普卢托扣了扣被正义提尔震出的耳屎，“我来你这儿可不是来见识你那比老鼠肝脏还要小的酒量的——即使躲在安德烈这儿，你也难逃替我加班的厄运。”普卢托替正义提尔放下了他手中的酒杯，收敛了两分笑容，“最近有个我的同行——一个变戏法的小丑同行，你应该对他有些了解，对吧？”

掌局者鲑鱼

“哎哎哎——”正义提尔恋恋不舍地目送离他远去的玻璃杯，酡红的老脸上陷入迷醉的笑容也减去了几分。你熟悉他，这人有不正经的时候，但真没有不靠谱的时候，当他也动起真格追查什么东西时就更是如此了。“小子，我告诉你——那就是个幽灵！没这个人，没这个人呐……”

掌局者鲑鱼

他低头打了个酒嗝，低沉的嗓音像一把钝刀。“什么抽脂杀人魔，我看那些写报纸的瘪三作家是疯了。”

波佩

“我向你那超群的智慧致敬……所以实际上怎么回事？”

掌局者鲑鱼

“凶杀案未必是人做的。”他呼出一口酒精浓度能让交警的检测仪爆表的长长吐息。“这你不是也知道吗？”

波佩

“没错。”普卢托的脑中闪过了绿色三角洲的标记——他们不是什么休斯顿监狱的好帮手，不负责追查无趣的连环杀人案。他又重复了一遍，“没错……你还知道些什么？”

掌局者鲑鱼

“那几个因为想打一炮没命的倒霉蛋。”他伸长唯一的右臂，将被你拿远的酒杯捞回来。“我这边有情报……那什么大卫·尤金森死的那天，就是第二个紧随其后的妞跟他一块在汽车旅馆开的房。你说凑巧不凑巧？连环杀手还搞三人行呢？嘿嘿！”

波佩

“原来凶手是‘情侣必须死团’成员……那你能捡回一条命多亏了你的那张脸——女人见了就会‘哦’一声然后掉头离开脸。”普卢托作沉思状，另一只手则不动声色地再度捞回酒杯，“其他的死者呢，你有了解吗？”

掌局者鲑鱼

“你也不差，小子。你也很安全！”他大笑了几声，乐不可支地撞了撞你的肩膀。“那我不清楚了，老朽我只是流言蜚语的中转站，都市传闻的放大器——一个收集小声的耳语，到处聒噪的喇叭。我的消息源不知道的事，我自然也不知道。”

波佩

“没错，哪天等你喝倒在安德烈的台上，我就让他替你立一块墓碑，上面刻满你刚才说的名头。”普卢托从安德烈的桌子上取过那瓶他向自己推销的酒，咬开瓶盖，将手中的杯子倒满，摆在正义提尔面前，再次露出他不自然的微笑，“算我用这瓶酒买下了你的情报，老家伙。”

掌局者鲑鱼

“真不赖，真不赖……”正义提尔以一连串的啧啧声和重新扑入无尽宵饮结束了正经人的聊天。他愈加衰老的脸上这会洋溢着年轻人似的兴奋和激情，迫不及待就品尝起那瓶安德烈推销的无名佳酿。至于安德烈，自然是对你慷慨的行为喜笑颜开，甚至异常大方地拿了一碟鹿肉给正义提尔下酒。

波佩

“再见，老头，千万得活到我下次来找你。”普卢托向正义提尔摆了摆手，示意他好好享受自己活一天少一天的美好生活，然后掉头离开酒吧，前往佩雷斯所在的网吧

掌局者鲑鱼

“对我就这么点指望？我指不定比你命还长呢，哼哼——”正义提尔对你挥了下独臂，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囔声。“小崽子，

掌局者鲑鱼

你也别随便死外面了，给我丢人。这闷酒嘛，也是属于我们糟老头的专利……得了，忙活你那点事去！”

波佩，你从这为数不多能给你带来近似“友情”和“亲情”体验的地下酒吧中走出，带着一个新任务。



2010年10月1日, 19:30

掌局者鲑鱼

夜色渐沉。

脱离刀耕火种的时代，真正的黑暗就彻底远离了人类。从营地中央燃起的石堆篝火，过渡到工业革命后电线串联起的文明辉光，总有一盏未熄的明灯在暗夜中固守。而都市中，这样星点的璀璨多如牛毛，甚至将天空渲染得比白昼还要明亮。

掌局者鲑鱼

你们穿过车流和人群，一路或是平安无事，或是有些许惊险，但总归在约定的时间附近前后脚抵达了那家网吧。

掌局者鲑鱼

网吧里烟雾缭绕，吸烟区和禁烟区的划分似乎根本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人们的肉体 and 灵魂都被绑架在一张狭窄的软皮电竞椅上，目光锁定在屏幕里惊险刺激的游戏画面中，没有人在乎两个格格不入的人走了进来。

雷恩·陈

“加尔文。”雷恩按照之前的要求，同样也是出于谨慎，一字一顿叫出对方的假名，一屁股做到他旁边的位置，“我来晚了，你那边如何。”

佩雷斯

“并不顺利。”佩雷斯叹了口气，刚才监控探头的异常让他有些紧张，在开始交流之前，他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监控摄像头对着这边。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幸运

佩雷斯

.ro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幸运检定：0100-25/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这家网吧只在进门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但房间里就没有多做设置了。人们一边咒骂一边把键盘和鼠标砸得震天响，升腾的烟气混杂着汗味和烟草味，熏得人眼睛都有点睁不开，室内的能见度甚至也随之下降，算是个不那么好被监视的状况。

雷恩·陈

“你在找什么？”雷恩跟着他的目光，油然想起了之前的遭遇，“你很担心什么的样子，你也遇到奇怪的事情了？”

佩雷斯

佩雷斯捏了捏酸胀的额头，借着周遭的嘈杂压低声音，“监控探头，我过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监控探头对准了我，我想，这已经不是所谓的黑客高手能做到的程度了。”

雷恩·陈

“你想得没错，仔细想想的话，无论是巧合得天降奇祸还是这次去查遇害者遇到的事情……”雷恩压低了声音，“我在那里坐电梯，电梯直接失去控制，要不是运气好，今天你见到的就是一滩烂肉了……小子，小心点，警惕高处，警惕有电路的地方。”

佩雷斯

“霍，这不赶巧了，”佩雷斯扯了扯嘴角，“这句话不应该警戒我，而是大卫。他是在你之前的倒霉蛋。我打听到，他的工作便是负责...”佩雷斯比了个埃菲尔铁塔的手势，“的维修。”

佩雷斯

“而且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古板的人，排除他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可能，去接触“亲密邂逅”这个网站的可能只有上帝老人家给他托梦，告诉他现在婚前性行为是被允许的。”

雷恩·陈

“他那边我记得是请了病假？得了什么病？”雷恩闻言皱紧眉毛，显得脸色有点狰狞，这是她想东西的习惯，“我这边知道了一些情况，这莎莉小姐平日里和不少人玩，不过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好像是喜欢上亲密邂逅里的某个男性。令人奇怪的是，她最后的几天，在死前，却是像失踪一样，刚买的化妆品都不用上。”

佩雷斯

“骨折，右腿的小腿骨裂，我猜想，是不是从高处跌落，导致他腿部受伤。”

雷恩·陈

“骨裂？骨裂哪有几天就能去找女人的！”雷恩不由提高声线，转而马上放低，“你确定这个消息没错？”

佩雷斯

“休斯敦市医院主任医师开的请假条，我的下一步便是决定去医院询问这位医生。”

雷恩·陈

“没问题，你的方向没错，我决定去查一查第三个受害者，你继续查一查他。”雷恩想了想，“接下来我去领个新的手机卡，去注册亲密邂逅的账号，我准备去里头探一探。”

掌局者鲑鱼

你们窝在网吧深处有玻璃门和外界分隔的小包间里，交换着今天走访排查的所得。而这时，一个脸上遍布着纵横交错的狰狞疤痕，走路摇摇晃晃，看起来体态颇为羸弱的中年男人也走进了网吧。他是如此不修边幅，以至于前台差点抬手把人拦下来，以“这里不接待没有身份证明的流浪汉”为由赶出去。

掌局者鲑鱼

但似乎，他还是以某种半是威吓半是说服的方式搞定了前台，一步三摇地走了进来。

佩雷斯

“直接试试网吧的电脑？用这儿的ip也查不到使用者，”佩雷斯说到这里，偏了偏头看向来者。

波佩

普卢托走进网吧，站在门口的位置占着供人进出的主干道，寻找佩雷斯的身影

雷恩·陈

“也未尝不可。”雷恩同样看向那人，不止是他的相貌，同样是对方的行为举止和动作神态，其绝非常人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你只需要一瞥就能确认，这人你认识，还熟悉得很。不，你对他曾经的人生算不上了解，也从未打探过那些爬虫一样

烧伤瘢痕的来源，但你们已经共同参与过不少行动，或许也把后背交给过对方。这是波佩，那个邈邈的、下手狠毒的男人，你总摸不清他在想什么，但姑且，他完成工作时绝不含糊。

掌局者鲑鱼

至于雷恩，这人的脸你就陌生得紧了，但多年的警务系统就职履历，给了你非常不好的预感。此人的面相带着一股凶险之气。

雷恩·陈

“你认识。”雷恩问道，又是不带疑问的问话，她的经验告诉自己，佩雷斯和他有关

佩雷斯

佩雷斯的心神稍定，向着来者点了点头，示意他来这边。

佩雷斯

“认识。”

波佩

看见佩雷斯和雷恩之后，普卢托径直走向他们

雷恩·陈

“我收到的消息可没说有第二个特工。”雷恩声音又疾又轻，在对方到了这里的时候刚好可以让对方也听到

佩雷斯

“他是波佩，既然来了，那么看来也是上级的要求，”佩雷斯也不知道如何去介绍，只能如此简短地概括一句。

雷恩·陈

“好吧，按照你们的习惯，应该也需要假名对吧。”雷恩站起身，右手伸手示意握手，“我是雷恩·陈。”

波佩

“除了我们派来了第二个特工以外，你没有收到的消息还包括奥巴马和总统夫人在床边的情话——不是什么消息都需要向你通报。”普卢托看向雷恩，没有接过她的手，“普卢托·鸦羽。”

佩雷斯

佩雷斯耸了耸肩，“我可以给你们腾出场子，只要在之后你们能收心投入到工作。”

雷恩·陈

“口臭的人我见得多了，希望你的本事对得住你的口臭。”雷恩毫无尴尬的意思，收回了自己的手，扶了扶自己没摘下来的牛仔帽，“我们不在任务信息里的特工要来做些什么？只戴大帽子不放牛吗？”

波佩

“来给孩子喂奶。”普卢托把目光转向佩雷斯，“组织认定只靠你们两个完成不了任务，所以派我来给兜底……所以你们都调查到了哪些东西？”

佩雷斯

佩雷斯无奈地叹了口气，没管这些孩子气的斗嘴，“刚说到亲密邂逅。”

雷恩·陈

一旁的雷恩要了一台电脑，上网开始注册亲密邂逅的账号

佩雷斯

受害者、死亡手法、共通之处...佩雷斯娓娓道来并在最后概括，“总之，我们认为，亲密邂逅这个网站存在无数疑点。”

波佩

“……亲密邂逅是什么？”普卢托上一次网上冲浪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图灵时期——那是上辈子发生的事了

掌局者鲑鱼

雷恩打开包间里的台式电脑，刷了网吧管理员给的卡密顺利开机。亲密邂逅作为近来德克萨斯州人气沸腾的“约会”网站，甚至在浏览器导航页面就可以直接点击图标进入。不过，注册显然需要一个手机号码来接收短信。

雷恩·陈

雷恩用自己新的电话号码写在注册号码上，总比用自己以前的一直存在部门内网的号码要好得多

掌局者鲑鱼

哪怕波佩过着工作以外一切向原始人靠拢的野蛮生活，也朦胧地有走路或坐车时看过这家网站的广告招牌的印象。“来这，找到你的灵魂伴侣！（床上也 100%契合的那种哟。）”

掌局者鲑鱼

那么雷恩注册好了。当你选完年龄和性取向之后登陆进去，立刻有一大堆陌生男士的信息被系统推送到了你的首页。

掌局者鲑鱼

你要用什么样的头像和 ID？

雷恩·陈

雷恩随便找了张年轻但姿色一般的照片放在上边，ID 则是毫无意义的一个 pink，她回忆一下自己知不知道三个死者的账号 ID

佩雷斯

“我的建议是男性，”佩雷斯在一旁看着，提供自己的想法，“男性、女性、男性、女性...或许这只是一种受害者身份的巧合，但万一便是规律的所在呢？”

波佩

“原来是干这个用的……我听说那个叫大卫·尤金森的家伙死的那天，就是第二个紧随其后的女人跟他一块在汽车旅馆开的房……我猜他们是靠着这什么网站认识的。”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曾经像你分享过那四个账号的 ID，按照受害人遇害的顺序分别是“CableSnake69”“BBW4U24”“MakeMeWriteBadChecks”和“MTinoco1。

佩雷斯

“是的，不光是尤金森，之后的受害者都是在那个汽车旅馆遇害。”

雷恩·陈

“什么？是大卫·尤金森和莎莉·门德尔开的房？”雷恩意识到不对劲，“男女男女，和第一个开房的男性的女性，在下次开房里死去……难道这个顺序类似接力棒？”雷恩查起了大卫和莎莉的账号

掌局者鲑鱼

带了些许警告意味的黄色弹窗跳了出来，还是一模一样的说法，出于保护逝者隐私的目的，亲密邂逅网站公司已经关闭了连环凶杀案受害人的主页，以防好事之徒前去打卡围观，徒增家属的不适和伤感。

掌局者鲑鱼

不过搜索账号的 ID，能在检索栏里看到他们的头像。大卫·尤金森似乎用了一张自己的证件照，非常呆板，而莎琳的头像则纤细窈窕，身材凹凸有致。罗伯特·霍夫用了个套着链子的狗当头像，取向鲜明。米兰达·蒂诺科则是“静待花开”“阳光人生”那种中老年人平静风景照。

雷恩·陈

雷恩提出了猜想，但她知道她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个猜想，

“我的想法是，一方面按照原本的计划，查找给大卫开病单的医生，一方面则是查询其他受害者的情况，仔细想想，根据我之前询问的情况，莎莉属于渴望找个老实人真正爱她的人，而大卫确实看上去老实一点。”

雷恩·陈

“除此之外就是让亲密邂逅的公司松口，能得到受害者的主页信息是最好不过了，这方面我去负责。”

佩雷斯

“如果这样的推断，这将说明莎琳前去过两次汽车旅馆，”佩雷斯闭上眼睛，慢慢捋清思路，“虽然大卫看上去确实老实，但只要他没有注册亲密邂逅的网站这一切都不会成立。再者，如果是接力棒的样子，为什么莎琳会找上罗伯特？”

波佩

对男女感情一窍不通的普卢托只能听着两人讲述陪酒女金盆洗手寻找老实人接盘侠的故事，自己则只能在一边无聊地抠着自己的下巴

雷恩·陈

“或者说更奇怪的是大卫为什么会有亲密邂逅，就像你之前说的，大卫是个连婚前性行为都不愿意的男人，他下载亲密邂逅总不会是一时兴起下了找上莎莉吧。”雷恩自然记得佩雷斯说的疑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他变化的缘故。”

雷恩·陈

“那就暂且说定了，你去深入调查，询问休斯敦医院的医生大卫的情况，而我则是去尝试从亲密邂逅那个公司得到我们应该拿到的。如果还有空余时间则去调查其他两个遇害者。”

佩雷斯

“好，目前你先试着注册完这个账号吧，我想想...按照米兰达的资料来？”

掌局者鲑鱼

当雷恩和佩雷斯离开警局时，米兰达·蒂诺科的卷宗尚且没有整理好。你们只知道她是个 51 岁的女性，靠出租自己名下的公寓楼维持生活，简单地说，一个不愁吃穿的包租婆。而她的照片看起来有几分严厉，不怎么好惹，也许是她至今没有婚配的原因。

佩雷斯

“大卫找上莎琳，大卫死莎琳出来，莎琳找上罗伯特，罗伯特出现莎琳死。然后罗伯特找上米兰达，罗伯特死米兰达出来，米兰达找上了某位男性，某位男性出来米兰达死。如果接力棒的顺序没错，那么这位男性就是我们的目标。”

雷恩·陈

“啧，钓鱼执法可以说是要在几十万几百万个目标钓鱼，你未免太瞧得起我们的运气了吧。”雷恩摊手道，“我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不知道这名男性喜欢什么类型。”

波佩

“德克萨斯可能有几百万个男的没错，但他们不可能全都跟那个叫米兰达的女人勾搭上了……所以你们是没有调查米兰达的交际圈子？”

佩雷斯

“那么只能倒推了，根据莎琳的性取向筛选出相应的男性，把这个几百万几十万缩小到几万也好。还有，那微量的粪便元素不知道检验出来了什么结果，这个或许是能找到。”

佩雷斯

“不对，就是因为社交圈中没有心仪的男性，所以米兰达才会求助亲密邂逅，当然，考虑到大卫的情况。是不是米兰达本人的真正意愿这点还不清楚。”

掌局者鲑鱼

电脑屏幕蓝幽幽的光照在雷恩的脸上，你滚动鼠标，发现首页不断冒出崭新的歪瓜裂枣男士，其中称得上俊美体面的可称寥寥无几，跟你抢亲抢来的丈夫是绝对没得比的。

雷恩·陈

“不对不对，准确来说，如果都是死者找上后来的死者，我们要知道的不是死者喜欢的类型，而是后者的类型，我们想要钓鱼必须假装出一个喜欢那种男性的人设。”

雷恩·陈

“而这，就是大海捞针。”

波佩

“真是麻烦……我放弃参与这个该死的脑力游戏——你们只管决定下一步要去干什么，我去执行就好。”

掌局者鲑鱼

想必能沦落到在约炮网站上寻找真爱，现实生活里的情爱关系也应该处于一个较为绝望的境地。总之，你们通过综合这段时间的调查，有了点思路。而电脑屏幕右下角的虚拟计时器微微闪了一下，似乎还有半小时这台电脑就需要加钟了。

雷恩·陈

“还真是简单粗暴。”雷恩看了看他的外貌，若是让他去一些公共场合总感觉会出反效果，“暂定的几个目标是医院、亲密邂逅的公司、以及最低优先度的其他受害者公司家中。”

佩雷斯

佩雷斯耸了耸肩，“总之，现在线索还是太少了，就先这样吧。”

雷恩·陈

“我决定去亲密邂逅的公司，我的身份最容易接触他们，其他两个地方你们自己分配吧，若是为了安全或者配合一起去一个地方也无所谓，受害者的信息优先度已经很低了。”

波佩

普卢托指了指佩雷斯，“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佩雷斯

“我倒是打算去一趟医院，”佩雷斯看了一眼波佩，“别看着我，你自由决定你的行动。”

波佩

“哦。”普卢托闻言点了点头，“我决定我的行动是——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佩雷斯

“那么，记得换套衣服，”佩雷斯叹了口气，他看了一眼现在的时间。

掌局者鲑鱼

你们在包间决定了去处——这会已经是夜晚九点。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跟当牛做马腿不停的你们相比，科技公司以及公立医院可都下班早得很，前者要做足新时代 work-life-balance 职场的面子，后者则是拿多少薪水办多少事，没什么大公无私值夜班的精神，除了急诊科和部分管理人员应当都会走人。

雷恩·陈

“这个点。”雷恩看了一眼手机，“那些家伙，八成下班了，我明天出发，为了防止我们消息外泄，最好不要通过手机交流了，约个时间地点吧。”

雷恩·陈

雷恩交代完这些，也不把警车的标志拿出来，只是驱车来到一个汽车旅馆，而且必须是那种没监控或者监控很少的，她必须保证自己不在对方的视线中

掌局者鲑鱼

雷恩顾虑到互联网公司的习性，放弃趁着夜色突袭亲密邂逅网站公司，驱车来到一家穷街陋巷里的破旅馆。说来凑巧，你第一晚落脚的汽车旅馆就是这么个地方，治安差得让人胆战心惊，但胜在隐蔽。

雷恩·陈

雷恩稍微检查了一下房间确定没有什么偷看的摄像头之类的东西，然后进入深深的睡眠 这一天即使对她来说也过于刺激了

掌局者鲑鱼

难得的早睡。雷恩排查了整条走廊和自己的房间，发现这种服务糟糕的汽车旅馆果然没有配备监控，大概每一分钱都捏在手里，作为利润流进旅馆所有者的腰包了。你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噩梦，没有夜晚拜访的不速之客，充足的休息让你养足了精神。

掌局者鲑鱼

雷恩：hp+1

雷恩·陈

。sthp+1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生命：8+1=9

2010年10月1日, 21:30

掌局者鲑鱼

从网吧走出门，你们两个不太对付的老相识还是得搭一辆车。

掌局者鲑鱼

你们选定的网吧距离休斯敦市医院倒也不算远，赶过去的时候医院的建筑群还没有完全陷入漆黑。住院部属于最为灯火通明的，而市医院的主体建筑，涵盖内科、外科和精神科的七层白色大楼则在夜色中静默不语。保安揣着手坐在亭子里，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

波佩

“我们来这是干嘛来着？……算了，不重要。”没有共享到信息的普卢托到了地方才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带路，佩雷斯。”

佩雷斯

佩雷斯进去市医院，他先看看医院门口是否挂着员工的牌子，或者医院的主页会提供给他答案，总之他去查查给大卫签名的医生的办公室以及就诊时间。

佩雷斯

“你就这么跟来了？刚才不已经讲过了，”佩雷斯扶额，“总之，今晚也只是探探情况，预约明天与医生商谈的时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走进门——保安的眼神有些诧异，但医院不是什么安检森严的地方，也时常有夜晚突发的急症病人，就没有多做阻拦，波佩嘛……虽然收获了更多异样的眼光，但看你和体面人同行，就也把你放了进去。

波佩

“我的第一任务不是调查什么脑残‘抽脂杀人魔’，佩雷斯……如果有必要，我会杀了你。”普卢托跟在佩雷斯的身后，吊儿郎当肆无忌惮地大踏步向前走，“……但不是现在。”

掌局者鲑鱼

一楼的候诊大厅此时一片寂静，没有孩童吵闹的啼哭声、等待叫号的患者不耐烦的埋怨声和护士轻声细语的引导，这就像一个洁白透亮的坟场……噢，和波佩突然做出的危险发言倒是挺匹配的。

佩雷斯

“我？”佩雷斯嗤笑了一声，完全当成儿戏，敷衍道：“那么我希望是在我与我妻女告别后。”

掌局者鲑鱼

这会大厅的主要照明已经熄灭了，只有几条暖黄色的灯带还亮着，以及紧急逃生出口做着滑稽动作的绿色小人。佩雷斯看到墙壁上树状图一样的专家班底，但无论怎么仔细查看，都没有那个病假条上龙飞凤舞的名字。

佩雷斯

那么佩雷斯转向前台，预备出示警察证，向坐班的职员那儿得到大卫尤金森的就诊记录。

波佩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这个书呆子显然是没那个机会再见上任何想见的人一面的——但他并不在意，普卢托也并不想戳穿，于是他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像个廉价租用来的保镖一样观察周围的环境

掌局者鲑鱼

问询处坐着一个矮个子老女士，看工牌似乎是护士长。她被你们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视觉效果像是路障墩子突然往上弹跳了一下。“……你们是来看病的？我们所有的主治医师都已经下班了，住院医师还要负责巡逻和查房，不会接待新的患者。请回去吧。”

佩雷斯

“不，”佩雷斯摇了摇头，“休斯顿警察局，为调查案件而来，”配合着他的话语，他递出证件，报出请假条的时间，“我想知道大卫·尤金森的，应该是这位医生。”

掌局者鲑鱼

“大卫·尤金森？”她从桌上拿起一副金边圆镜框的老花镜，本信半疑地检查你递来的证件，镜架边上的链子还在晃动。“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位患者来看诊过，不过……好吧，既然你是个警察，我替你们查查记录。”

佩雷斯

“是的，按照请假条的记录他就是来这儿看病，麻烦您查查”

掌局者鲑鱼

她的手刚移动到键盘上，打算在诊疗系统里输入大卫·尤金森的名字，但当她扫到你展示的请假条照片时，却是神色一变，颇为古怪地看向你们。

掌局者鲑鱼

“先生们，我们这可没有这样一位骨科医生。我在这已经工作了几十年，来来往往的人员流动，不说一清二楚，也是弄不错的。”她慢慢开口，并且摘下眼镜叹了口气。“难道警察也会被假的病假条迷惑？”

波佩

普卢托望着护士长的表情，向佩雷斯的耳边凑了凑，轻声低语：“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上一个五分钟的厕所，回来的时候她就不在这儿拦着我们了。”

佩雷斯

“最糟糕的情况，”佩雷斯叹了口气，无视波佩的话语，“谢谢你的告知。那么我们明白了。”

掌局者鲑鱼

“请回去吧。”她耸耸肩，继续处理起案头上堆积的病历本和药品申报单。

佩雷斯

佩雷斯点了点头，准备离开医院，就近寻一间——自然并不是正规的，会配有摄像头的旅馆休息一晚上，毕竟如今线索断了，有什么打算也只能明天再看了。

波佩

普卢托挠了挠脸，跟着佩雷斯离开，“所以那个家伙是伪造了一张请假条去……打炮？”

佩雷斯

“不，根据尸检报告，没有任何一个受害人身体内外有发生性行为的痕迹。”佩雷斯严谨地纠正道。

掌局者鲑鱼

两个大男人也趁着夜色搜寻起休斯敦市医院附近的汽车旅馆。医院这种地方，总有不少从其他州或者乡下远道而来就诊的病人，陪床的家属、等待床位的病患，这些受困于病痛的可怜人创造了不少住宿的生意。自然，没走多远，你们就进了这么一家旅馆。

波佩

“哦……还没打成。”普卢托点点头，末了还补上一句，“真惨。”

掌局者鲑鱼

“两位先生，嗯……”前台的小姑娘看看佩雷斯，看看波佩。“给你们开两间单人床的房间？”

佩雷斯

“两间，谢谢。”

波佩

“两间要挨在一起。”

掌局者鲑鱼

小姑娘的脸上神色一时有些复杂。

波佩

普卢托对她磨磨唧唧的举止有些不满，“到底能不能开，不能开我们走了。”

掌局者鲑鱼

也不知道她揣测了什么，但手底下办事还是挺利索的，很快就移动鼠标勾选好了两间并排的空房，并给房卡过了磁，拍到你们跟前。“好了，别催！我们旅馆的生意好得很，空房本来就不多，你们还要并排的，我这不是找了一阵嘛。”

佩雷斯

佩雷斯眼观鼻鼻观心，内心想着这个波佩实在是大麻烦...算了，他叹了口气接过房卡。

掌局者鲑鱼

你们接过房卡，走进两个紧挨着的房间，也算是结束了事情够多的一天。

佩雷斯

来到房间后便确认门窗的状况，锁好，并且检查是否有监听器...一系列常规的检查在最后将手枪垫到枕头下收尾。

波佩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你的态度不能好一点哦？”普卢托拿过剩下的磁卡，不再跟前台计较，前往自己的房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在疲惫面前仍然没有懈怠，保持警惕做完了一系列检查。没有窃听器，没有隐形摄像头，但也算不上多干净，床底有不少灰尘。你们各回各家，一条线索链就此中断，但或许隐晦地揭示了更多的事。

2010年10月2日, 6:00 (佩雷斯&波佩分线)

掌局者鲑鱼

——10月2日, 休斯敦市医院旁的汽车旅馆——

掌局者鲑鱼

10月2日清晨六点, 利维在床上睁开眼。你一向浅眠而多梦, 因此更倾向于压缩睡眠时间, 只维持一个修养大脑组织所必需的水准, 就草草结束休息的时间。而隔壁的波佩, 你习惯了在公园长椅上和衣而眠的流浪汉生活, 汽车旅馆的软床反而让你不太舒服, 隔壁传来搭档起身的动静, 你也就爬了起来。

佩雷斯

佩雷斯起床他没有管隔壁的波佩便自顾自的离开, 毕竟自己并没有义务向他通知自己的去向, 他先去买了一张手机卡, 随后希望赶在快上班的时间点前后到通信公司。

波佩

普卢托从旅店的床上爬下, 很自然地忽略了正常人应有的洗漱环节, 他快速地收拾好随身物品, 跟随佩雷斯出门

佩雷斯

他的目的地是透过窗玻璃能看到通信公司大门口的快餐店, 而目标是之前那位老伯的身影。他决定等到他们正式上班, 而在这等待的时间他也没闲着: 他决定尝试他昨天的猜测, 上亲密邂逅注册一个账号, 以这个 id 和头像都是乱码的账号作为跳板, 再码一段抓取检索的代码, 寻找取向是米兰达那样严肃古板并且年纪比较大的女性, 并且在9月30号9月29号有发表约会成功等类似含义的推文的男性。

掌局者鲑鱼

十月的清晨, 微凉的风在两个一言不发、埋头赶路的男人中间打着旋吹过。你们上了同一辆佩雷斯叫的车, 直奔国家通信公司, 这会马路上的出租车都还稀稀拉拉的, 等了好一会, 你们才蹲到一个也许生计压力较大才清早起来上班的黑人司机。

掌局者鲑鱼

他在快餐店的门口放下你们, 一脚油门开走了。七点, 距离这家快餐店提供开门营业都还有半个小时, 佩雷斯只能把电脑架在路边的长椅上, 或是干脆原地蹲下摺在自己的大腿上。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计算机科学

佩雷斯

.ro 计算机科学

[股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计算机科学检索: D100=72/4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 惨呦。

掌局者鲑鱼

随随便便的办公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力佩雷斯的发挥, 你用了甩鼠标, 确实调取出了不少喜欢严肃型熟女的男性用户的数据, 但除了一堆“求妈妈管教”之类没穿底裤的网络自爆言论, 倒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更没有人直言提到自己和米兰达·蒂诺科要出来约会了。

波佩

普卢托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当代缺炮打的年轻人和不年轻的人是如何在网络上发癫的, 半天才想起来这是在调查, 于是开口问了一句, “查到什么了?”

佩雷斯

佩雷斯叹了口气，关闭了亲密邂逅的网站，转而调度起米兰达·蒂诺科的资料，像名下的公寓住址等信息，就当打发一会这段等待的时间吧。

佩雷斯

“没有，”佩雷斯摇了摇头，“相对应的目标...看来还得再在掌握一些米兰达的资料再搜索。”

掌局者鲑鱼

这倒不算难查，不用骇进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资料库，从租房网站上就能查到米兰达·蒂诺科名下的公寓地址，位于城西近郊的位置，房价不算高，不过这样的公寓地足足有三栋。

掌局者鲑鱼

此外，租房网站的主页上还挂了不少称得上苛刻的要求，譬如租户禁止饮酒，禁止吸烟，禁止将男女朋友带回房间做不适当的行为之类的。

波佩

普卢托点点头，见佩雷斯结束了观赏网络癫痫患者的娱乐环节，转而去查找一些只有一天在办公桌前坐二十八个小时的文职人员才能忍受的资料，他便收起目光，转而靠着墙打盹，等着佩雷斯的下一步行动。

佩雷斯

郊区啊，佩雷斯点开卫星地图，观察距这儿大概有多远。

掌局者鲑鱼

那几栋公寓零散地坐落在萨默塞特大道的沿线——你点开卫星地图，房价低廉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附近都是石化工厂，工业园区的地块上自然林立着不少烟囱和储料罐，大概只有手头实在紧得很的人才会住在那种地方。

掌局者鲑鱼

距离国家通信公司也不算远，卫星地图给出的预估是半小时车程。

佩雷斯

同时他看看租房网站上，翻到寻求同居租客的信息，准备弄明白有谁入住米兰达·蒂诺科的公寓，如果有的话，随后调查这个人的社交网络，例如推特又或者亲密邂逅网站，既然房东如此严苛，看看他是否有在自己的社交网络抱怨。

佩雷斯

“波佩，”佩雷斯瞥了一眼在旁无聊的波佩，冷不丁地开口，“有兴趣去米兰达名下的公寓，去向她的租客询问他们房东的信息么。”

掌局者鲑鱼

不用转到其他平台，租房网站主页最末的评论区就相当怨声载道：

“这家的房东简直有病，我只是掏出哮喘喷雾呼吸器吸了一口，她都横眉竖眼觉得我在抽电子烟，老处女真的没一个正常的！”

“哥们，我赞同你。我想带女朋友回来一块看个电影，只是在楼道里撞见她，就被她指着鼻子臭骂一顿，说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的德行，真是野蛮的粗鲁（网站屏蔽词）！”

波佩

“哪些方面的信息？”普卢托一愣，转头看向佩雷斯，“……以及你希望我有没有这个兴趣？”

佩雷斯

“当然希望，要不然也不会问你。你瞧，像这样的老处女，”佩罗斯将电脑的屏幕转向波佩，“那么出去约会的那一天与她平时一定是有极大的变化，或许这些租客们会留意到。”

波佩

“好……吧。”普卢托粗略地扫了两眼屏幕上的信息，“我去那个老处女名下的公寓一趟，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掌局者鲑鱼

波佩起身准备离开时，快餐店那边也传来店门口铃铛被拂动的脆响。店主把打烊的挂牌翻了个面，走进门擦拭起桌椅板凳，做正式营业前的准备。好歹，佩雷斯可以把压得腿发麻的笔记本收起来，进到屋里等着。

佩雷斯

佩雷斯没有理会，他进到屋里，点进在评论区留言人的主页，让爬虫代码运行，不断跳转抓取——直到给出米兰达的社交账号，他并不相信米兰达只在亲密邂逅这一个社交平台上注册自己的账号，或许她还在其他地方留下自己的痕迹，要是能搜到博客什么的最好。

掌局者鲑鱼

评论区都是匿名显示的，不然也不会收罗这么多粗鄙的破口大骂，躲在非实名制的注册网站背后，人们总是会放大心中埋藏的怨恨和攻击性。

掌局者鲑鱼

至于其他社交网站，只需在脸书、推特等平台上稍作检索米兰达·蒂诺科的有关信息，就能看到她拥有一个 Facebook 主页，几年没有维护过了，倒确实发布过渴求真爱的动态，但没人评论过，场面尴尬得很。这之后，照片和文字也没有更新了。

佩雷斯

那佩雷斯暂且合上电脑屏幕，在快餐店点餐，稍作休息等待老伯的出现。

掌局者鲑鱼

你给自己点了份三明治。八点，国家通信公司的建筑门前出现了第一个赶来上班的雇员，这之后人流由疏转密，在你不错眼珠的盯梢蹲点下，很快就捕捉到了人群里那个微微驼背、步伐悠哉的身影，他背着手，正朝正门走去。

佩雷斯

佩雷斯上前，向他打了声招呼，“早上好，您工作大概什么时候结束，我这边还有些情况想要向您了解。”

掌局者鲑鱼

老伯上下看了你几眼，露出恍然的神情。“是你啊！你又来啦。我这，才刚上班，哪能说得准几点办完手里的活哟。你要问啥就尽快吧，我还得在八点半之前打卡——唉，我在这工作了几十年，真是管理得越来越严格了。”

佩雷斯

“那好，那么大卫尤金森右腿骨裂的事情，请问您清楚么？”

掌局者鲑鱼

“骨裂？啥时候的事啊……”他挠了挠脸。“噢噢，他请病假就是为了这个吧，我只知道他递了假条，之后就一直没来上班。不过做我们这行的，经常要爬上爬下，磕到碰到也很正常，老头我还骨折过好几次呢。”

佩雷斯

“那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掌局者鲑鱼

“我想想啊……”老伯抓抓脑袋。“9月，9月9号吧？那天正好是我入职这家公司四十周年，我记得挺清楚的，本来想招呼维修处的几个老朋友搓一顿，但大卫这小子脾气倔得像驴一样，非得先做完手里的活，我就放他走了。”

佩雷斯

“他当时是在做什么活？”

佩雷斯

考虑到时间的紧张，佩雷斯的问话越来越简短，“还有，他当时有什么异常么，看起来和平时不一样，非常细微的几点都算。”

掌局者鲑鱼

“没异常，没异常。”他摆摆手。“和平时一个样！好像是去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吧？那边化工厂多，对公的服务不少，经常喊人过去帮忙维修这个那个的，事情琐碎得很，我都不乐意过去。”

掌局者鲑鱼

“你问完了吧？我要走咯。”他低头看看表，表情有点局促。“迟到了要扣钱呐。”

佩雷斯

“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么，”佩雷斯记下这个地址，“好，留个联系方式吧。”

佩雷斯

佩雷斯将自己新注册的手机号留给老伯，随后便点了点头，便是抱歉，“耽误了这么久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把手机从口袋里摸出来，和老伯交换联系方式。他打开老年机的通讯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存进你的电话号码，就腿脚突然利索起来，飞快地冲进了前门。你甚至能隐约瞥见他用闪电一样的速度掏出工牌拍了下门禁卡，才又慢吞吞地继续往里钻。

佩雷斯

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佩雷斯在心里默默咀嚼这个名字，他招来出租车，将这个名字告知司机，自己则在电脑上了解一下，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的设备维护保养记录表。挨个对应找到9月9日那天的记录，找到大卫具体负责的维修的位置。

掌局者鲑鱼

说来也巧，这和波佩走时拦下的那辆车恰好是同一个司机。他似乎刚刚折返，想载个直通客运站的大单子，就又被你拦了下来。中年男人原路返回，带你朝萨默塞特工业园的方向走，一路瞟了好几次后视镜，终于没忍住开口：“那边……有啥大事吗？我还送了一个去工业园的呢，身上脏兮兮的，还好没赖车费。”

佩雷斯

“刚也有个去工业园的？”佩雷斯装作诧异的样子，决定套个话：“平时去这儿的没多少人吧？”

掌局者鲑鱼

“不多，不多。”他打着方向盘。“路上倒是经常撞见开面包车的，车身上还印着什么NCS，要不然就是车斗里载着燃料罐的大货车。”

佩雷斯

“NCS啊，是不是九月九号那天？”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一边套话，一边在车后座用着电脑。萨默塞特工业园区……能搜索到的只有几起记载化工事故的新闻，这种服务于传统工业的公司，根本没有建立门户网站招揽普通民众作为客户的

需要，信息往往储存在内网里。而当佩雷斯进一步检索时，电脑突然啪的一下弹出大量报错的窗口，并且底部迅速发烫起来，几秒之后，高热似乎摧毁了内部的什么零部件，一股青烟从排风口缓缓上升。

掌局者鲑鱼

“不是！就这几天，我还瞧见了呢。”

佩雷斯

“啧啧，”但看来是抓到地儿了。佩雷斯不爽地咋舌，关掉电脑。

佩雷斯

“就这几天？”随后佩雷斯的注意力便被司机的话吸引，按理来说连那位老头都不愿意接的工作，电信公司还会派人来？

佩雷斯

“你有注意到这辆车是去哪里了么，这一点对于我们查案非常重要，请仔细回想一下。”

掌局者鲑鱼

“对啊。”司机一边跟你八卦，一边回忆。“大前天我还撞见过一次呢，在隔壁车道，看样子是从工业园区出来的。”

掌局者鲑鱼

“我去，兄弟，你电脑怎么冒烟了！不、不会着火吧？”

佩雷斯

大前天，似乎时间也能吻合上。还沉浸在思索的他自然对于司机的问话回应得轻描淡写，“里头零件崩了，”

佩雷斯

“回去换一台”

掌局者鲑鱼

“噢噢……别着了就行。”你们一路闲聊，车也开到了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的门口。在整个世界都从传统工业朝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休斯敦无疑也像修剪过剩的枝叶一样，裁剪着经济体系里不再被需要的那部分——这座工业园看起来凋敝非常，门庭冷落，全无活泛的人气，带锁的铁丝网把这片散发着恶心气味的土地围了起来。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下车时，正好瞧见园区隔壁的公寓门口波佩盘问楼管小伙的身影，他似乎刚好问完，一步三摇地晃上了楼梯。

佩雷斯

佩雷斯瞥了一眼，上钱两步跟上波佩

掌局者鲑鱼

这边，波佩也抬手拦了一辆车，司机闻到你身上不太美妙的味道时，脸上显而易见地闪过了犹疑的神色。但生意照做钱照赚，你坐上这辆出租，朝萨默塞特大道的方向驶去。

掌局者鲑鱼

越朝那方向开，道路两旁的绿意就越加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挨挨挤挤的化工设施，肥胖的储料罐俯瞰着途径的行人，而高耸的信号塔搭着输电线一座接一座，这真的适宜规划居住区吗？

掌局者鲑鱼

不多时，米兰达·蒂诺科名下的三栋公寓就从道路的转角显露了出来，边上也有超市和洗衣房，但最瞩目的还是铁丝网围拢的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区。

波佩

普卢托看了看周围，闻着自四面八方传来的难闻气味，脑中闪过了“钢铁森林”一词——阴森森，荒芜人烟，像个坟场。他走进最近的一栋公寓，寻找类似管理员办公室之类地方

掌局者鲑鱼

你长驱直入，化工原料刺鼻的怪味顺着风向一直朝你鼻腔里钻，比油漆散发的甲醛味更加令人头晕目眩，也不知道隔壁的工业园区具体做着什么破坏环境的生意。虽然房东米兰达·蒂诺科遭遇不测，但她手底下的几座公寓还在正常运转，右手边的管理员办公室开着一扇推拉窗口，无精打采的小伙摊开一本漫画，对你的接近毫不在意。

波佩

普卢托用一个足以让小伙放下手里漫画的力气敲了敲窗户

掌局者鲑鱼

“啥？……你谁啊？”仔细一看，他还摇头晃脑地戴着副铁三角耳机，被你打扰了惬意的摸鱼时光，看起来很是不满。

波佩

“米兰达·蒂诺科，你的老板……或者前老板，我来了解她的情况。”普卢托没有理会他的不满，自顾自地说着，“跟我说说你对她的了解。”

掌局者鲑鱼

“那娘们——我是说，蒂诺科女士，有啥好打听的？你看上她了？”小伙把目光又放回了手里的超级英雄漫画杂志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嗨，就一个讨人厌的老女人。”

波佩

“如果你能把对超人或者美国队长的一半兴趣放在她身上，你也该知道：她死了。”普卢托再次用力地敲了两下桌子，“而据我所知，她是死在了约炮……或者约会的那天——而一个讨厌的老处女突然想要追求真爱，总会有些反常的举动，如果当时你没有恰好低头欣赏着这该死的漫画，我想你应该对此有所印象。”

掌局者鲑鱼

那么这个年轻的小伙以痴呆儿一样的目光傻愣愣地看了你半天，才一惊一乍地摘下耳机，整个人按着桌面站了起来，快把脑袋从窗口探出来似地凑近你。“不是，这玩笑可够烂的啊哥们，你说蒂诺科女士死了？？？”

掌局者鲑鱼

“那、那我之后的工资……”他猛地又低下脑袋喃喃自语。“我真不知道，平时我们都没什么接触的，除非她有什么鸡毛蒜皮的新想法要吩咐我这个跑腿的，不然工资都是按时划到卡里，呃……”

波佩

“棒极了，一问三不知……那她平时都住哪儿？”

掌局者鲑鱼

“平时就住在这。”他有些心虚地看着你。“你这么一说，呃，她是好久没回来了。”

波佩

普卢托开始劲爽挤牙膏：“几栋，几楼，门牌号。”

掌局者鲑鱼

“别急，别急！”小伙弄不懂你这么火急火燎去找一个死人做什么……他揣测八成是寻仇来的，也许想搜刮掉蒂诺科女士仅剩的财物吧，那可关他的事。他翻了翻抽屉，报上了具体的门牌号，就在这栋楼的四层。

波佩

普卢托没有再管小伙，沿着楼梯走上四楼，米兰达所住的地方你走上四楼，那间屋子房门紧闭。

波佩	普卢托从衣服不知哪个口袋或破洞中取出枪，向后走了两步防止子弹弹射到自己身上，对着门锁开枪
掌局者鲑鱼	那你，看见他，正煞有介事地比划着，试图给某扇房门的锁头来一枪。
佩雷斯	"...你在干什么"
波佩	"显而易见，开门。"
佩雷斯	"更显而易见的，"佩雷斯纠正，"在你开门前便会有警察带走你。"
佩雷斯	他看一眼窗户，能否看到室内的场景以及有没有上锁，并且翻了翻地毯下或者门框上，是否有备用钥匙。
佩雷斯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决定去向楼管询问备用钥匙，想来他应该会有一份。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搜寻
佩雷斯	.rc 搜寻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搜寻检定：D100=86/6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你把门垫揭起来，门框也摸了一遍，除了满手的灰尘什么收获也没有。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搜寻无果，转身走下楼，到窗口找楼管要钥匙。他……从悠哉地看漫画转变成紧张地看漫画，大概打算逃避面对换工作的现实困境。现实里的凶杀案可比蝙蝠侠负责的棘手多了。
掌局者鲑鱼	当你出示在警局开的证件，他也配合地从墙上的挂板上摘了钥匙递出去。
佩雷斯	看来波佩已经和他说明了情况，省了不少口舌的佩雷斯收下钥匙，回三楼准备开门。
掌局者鲑鱼	而百无聊赖地等在四楼的波佩，你看了会手机，刚想随手划掉毫无营养价值、充满编造和谎言的新闻推送，就在屏幕的最上端看到一行冲击性的概括描述：“本日十时讯。‘亲密邂逅’网站公司楼下发生一起枪击案，被袭击者生死不明。肇事者的身份疑似是德州骑警的一员，本地警方接到通报，已出动防暴警力前去控制。请广大市民立刻远离案发现场，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掌局者鲑鱼	当佩雷斯带着钥匙走回边上，恰巧也看到了配合着推送的照片缩略图。
掌局者鲑鱼	那人正是雷恩。
掌局者鲑鱼	新闻推送在佩雷斯的手机屏幕上端短暂地停留了一瞬，就因为没人点击详情阅读而自动收拢消失了。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但你们都从这一瞥里知道了市中心刚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

消息收拢，黑色屏幕出现佩雷斯紧皱的眉心，他短暂地发了一会呆，思考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同时也确认一下旁边是否有监控的摄像头，在这么做完后，他才整理好思绪。重新将这个新闻点击开来，仔细查阅内容。

掌局者鲑鱼

这栋公寓楼每层的走廊两端都装有一个老式摄像头，安静地闪烁着拍摄中的红光。再度点开新闻，佩雷斯瞧见网媒正以视频和图文交叠的推送流的形式，实时更新现场的最新状况。晃动的手持摄影捕捉到正门地上的一滩猩红血迹，而记者则对着麦克风喋喋不休，宣扬这件事的影响是多么恶劣。

波佩

普卢托打开新闻重新读了两遍，确定刚才的信息不是自己眼睛或脑子犯毛病瞧错了的产物之后熄掉了自己的手机屏幕：“蠢到家了。”——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人没杀成，自己也跑不掉——如无必要，普卢托这辈子都不会替这种家伙擦屁股，尤其她还是个和自己无关的组织外人士。

掌局者鲑鱼

在这位记者身后，身着防弹衣的波士顿警局外勤警员正整装待发，在大楼前商讨了一会包围逮捕的战术，然后在指挥者的带领下，鱼贯而入，钻进了亲密邂逅的办公大楼里。

掌局者鲑鱼

直播画面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个脸色铁青、眼袋浓重的男人走过来打断了，佩雷斯可以认出，这人正是尼卡姆警官——他没有多说什么，一言不发地走近记者，抬脚踢掉了这台拍摄器材的电线。

佩雷斯

佩雷斯深吸一口气，收起手机放回裤兜，他的声音有些凝滞：“我们，先按照原计划，”

佩雷斯

权衡利弊，计算得失，不管是一怎么样来讲现在去替雷恩解围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佩雷斯如此想到，只不过接下来的计划得更加谨慎徐徐谋划，他去随便拿点什么的布料挡住走廊两端监控摄像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扯下了一截米黄色的窗帘，把布料捆了捆遮住了摄像头。

佩雷斯

这么做完后他才去用钥匙开启房门，并且想到要是能找到电脑的话，他会先备份一份到硬盘。

掌局者鲑鱼

打开房门，是一个独居中年女性平平无奇、严肃且刻板的房间。深蓝色是这间公寓的主要色调，室内卫生倒称得上整洁，只有地面和桌面落了薄薄一层灰，揭示了屋主多日不曾归家的事实。在卧室中，佩雷斯找到了蒂诺科的私人电脑，一台黑色的笔记本。

波佩

普卢托站在房门口，留意公寓中过往的住客，好让佩雷斯安心地入室洗劫

掌局者鲑鱼

波佩在楼道边上保持警戒，过了一会，你听到楼梯口传来徘徊的、犹豫不定的脚步声，在最初的几级台阶上原地踏步了几分钟，又灰溜溜地下去了。

掌局者鲑鱼

你猜想这大概是有追究你们破坏财物之心，但老板归西没有义务也没有胆量的楼管小哥。

佩雷斯

佩雷斯带走电脑，他先将距离案发时间差不多有前一个星期，大概是九月二十五号到九月三十号这段的数据都先拷一份。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拷贝了那段时间储存在电脑里的数据，这部电脑“洁净”的程度和蒂诺科家的室内环境不遑多让，桌面上只孤零零地装着一个浏览器，和几个 Windows 系统的默认组件。随手点开文件夹，有些从前的家庭合影，以及名下公寓每月的财务报表。

佩雷斯

佩雷斯希望能在隐蔽的角落里搜证这些数据里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她亲密邂逅网站上的账号内容。再找到两顶帽子——平顶帽宽檐帽都好，只要能遮住人脸，再将帽子递给波佩的时候示意他把外套也换了。

掌局者鲑鱼

蒂诺科似乎有非常良好的清理电脑存储空间的习惯，浏览器的历史记录被删得干干净净，本地数据中也搜不到任何被保存下来的聊天记录。打开衣柜，是一排朴素的女式衣装，你们各自拿了一件收腰风衣外套换上。

掌局者鲑鱼

帽子则是圆边窄檐款式，起不到什么挡脸的作用。

波佩

普卢托接过佩雷斯递来的帽子，皱了皱鼻子，最终还是不愿意地扣在了脑袋上，而至于外套——普卢托把找到的风衣披在身上，领子立得高高，勉强能起到一些遮蔽的作用

佩雷斯

既然起不到遮挡作用那么便算了，佩雷斯将原本将预备留给自己的帽子收回，见波佩也能穿上这件外套后，他点了点头，用证物袋装起电脑外套。

掌局者鲑鱼

这台电脑被佩雷斯收进了证物袋里。

掌局者鲑鱼

你们改换装束，女式风衣贴合身材曲线的设计套在男性身上看起来颇为古怪，好歹蒂诺科不是那种张扬的性格，不用顶着荧光粉的亮片和大蝴蝶结硬着头皮出门。

掌局者鲑鱼

身形上存在的差异导致风衣的袖管被两位男士的肱二头肌撑得紧绷，而腰部则更为憋闷，佩雷斯稍作思索，还是把外套脱下来放进了证物袋里。

佩雷斯

他将衣服收好，当作证物。前去向楼管小哥归还钥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说辞。

掌局者鲑鱼

你这么做了。楼管小哥脸色古怪地盯着波佩看了好一阵，显然，他能认出这身衣服属于已经驾鹤西去的米兰达·蒂诺科。他接过钥匙，慢腾腾地挂回了铁板的钩子上，时不时还往你们的方向瞟。

波佩

普卢托依旧以穿披风的形式披着风衣，见楼管小哥瞅自己，他以目光与其对视，直到他老实地收起眼神专注地看自己的超英漫画

佩雷斯

接下来佩雷斯便预备起程前往汽车旅馆，如果途径亲密邂逅大楼的话，他会示意司机停下来，看看还能不能见雷恩最后一面。

掌局者鲑鱼

这个怂包可不敢多管闲事，哪怕真是流浪汉冒充警察入室抢劫，盗窃死人的女装，只要没偷到他姥姥的脑袋上，大概是不想深究的。他送走你们，神色凝重地继续读起那边超级英雄漫画。

掌局者鲑鱼

从电视报道、网络新闻和休斯敦警局的零散卷宗中，都不难获知距今最近的一起谋杀案发生在“甜蜜小窝”汽车旅馆。这家旅馆位于一处短租汽车旅馆扎堆的萧条街区，警方在旅馆的四周拉起了明黄色的警戒线。这会，已经没有新闻转播车停在旅馆附近了，比起一宗好几天前的凶杀案，还是市中心刚发生的“德州女骑警枪击案”更具爆炸性。

掌局者鲑鱼

这地方离工业园区的方位并不远，自然也不会兜一大圈途径市中心。

掌局者鲑鱼

等你们下车，只看到两个百无聊赖的年轻警员插着兜靠在树底下聊闲天。

佩雷斯

佩雷斯向前，在出示警察证后向这两位年轻警员搭话，询问米兰达一案所在的具体位置。

波佩

普卢托走下车，双手插在风衣的兜里，没过一会儿又被陌生的触感刺激得抽了出来，他粗糙的双手来回摩擦，跟在佩雷斯的身后，用包括第六感在内的所有感官观察周围环境，着重注意摄像头这类现代化的眼睛

掌局者鲑鱼

扫了一眼证件，其中一个小年轻抬手把身后的警戒线拉了起来，示意佩雷斯进来。他又看了看打量着四周的波佩，欲言又止，努力压抑住太不礼貌的措辞，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这位……先生也是警局外聘的专家？”

波佩

“你有意见？”

掌局者鲑鱼

“看起来不太像。”他诚实地嘟囔。“当然，假如您给我看一眼您的证件，我也会带您到案发现场的。”

佩雷斯

佩雷斯耸了耸肩，“抱歉，他是我的助手的身份辅佐案件的调查，”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说服

佩雷斯

“我本来想向尼卡姆警官说一声的，但是现在他在为骑警的事情焦头烂额，”

佩雷斯

.rc 说服

[股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说服检定：D100=100/40 大失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法子的事。

掌局者鲑鱼

“没有证件的话，可就不好意思了，这事没得商量。”年轻的警员一松手，警戒线又顺着弹力跳了回去，拦住了波佩跟着一块进来的脚步。他的脸上写着无奈、不想担责以及发自内心的不信任

——再怎么看，一个衣着十分女性化的疤痕怪人也不像休斯敦警局会合作的对象。



2010年10月2日, 8:00 (雷恩分线)

掌局者鲑鱼

清晨, 雷恩又一次在汽车旅馆算不上舒适的床垫上醒来。阳光透过质地粗劣的窗帘, 穿透了整个房间, 在地板上留下一团模糊的阴影。你休息得不错, 可以说是通体舒泰——这样长时间的睡眠在你有了另一份“兼职”之后可谓罕见。现在, 你坐起身。

掌局者鲑鱼

今天是10月2日, 是9月30日米兰达·蒂诺科遇害后的第二天。

雷恩·陈

正如昨天计划的一般, 雷恩简单洗漱一番离开了这个环境恶劣设备简陋的汽车旅馆, 随便找附近找个餐厅吃完早饭顺便利用等早饭的时间查到亲密邂逅 app 的公司位置, 随后驱车朝着那开去

掌局者鲑鱼

“亲密邂逅”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市中心商业区附近, 距离雷恩昨天刚刚走访过的公寓很近。还是同一片繁华的商业地段, 但除了面色冷漠的中产阶级租客别无其他访客的公寓大楼相比, “亲密邂逅”公司的楼下算得上人头攒动。CNN、FOX、ABC、CBS……收音器和摄像机上贴满台标, 纸媒和网媒的记者各自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挤破脑袋钻进去, 讨要一份独家报道。

掌局者鲑鱼

无论是围绕着网站用户的凶杀案, 还是公司持有者乔恩·诺德拒不和警方合作且连发数篇通告的态度, 都充满可以解读之处。这些媒体就像闻到猎物尸体上血腥味的鬣狗, 正源源不断地朝公司大楼下蜂拥。

雷恩·陈

雷恩见状将车停远, 理了理自己的衣着, 她想到之前乔恩·诺德的态度, 想要隐秘和对方见面并且获得支持十分困难, 她如此思考。

雷恩·陈

那么给对方看看什么叫以势压人吧, 她理了理自己代表身份的帽子和衣服, 大刀阔斧, 光明正大往着亲密邂逅公司里走去

掌局者鲑鱼

雷恩昂首阔步地朝公司大楼的正门走去。攫取报道素材的媒体记者引发的骚动显然换来了一些反制措施, 不断有蹑手蹑脚想尾随员工进入的男士和女士被保安一只手拎着丢出来, 而正门左右守着的安保人员最为壮硕, 高大得如同美式橄榄球比赛的王牌投手, 虎视眈眈地看着一身警服的你。

掌局者鲑鱼

在你顺利地跨进大门前, 他们就默契地朝中央各自错开一步, 拦住了你。

雷恩·陈

即便身高不如对方, 雷恩却像是从高处俯视对方一样, 扶了扶自己的牛仔帽, 厉声呵道, “让开! 我是隶属德州游骑兵、边境安

全行动中心的雷恩·陈，现在，让你们老板乔恩·诺德出来见我！”

掌局者鲑鱼

“噢——瞧瞧，今天来了个什么新鲜货色？一个自称德州牛仔的娘们！”这两个巨石强森似的保安彼此对视，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似乎完全不惧怕你的这身警服，也许是错误地以为哪个记者搞了套新鲜说辞，打算假借警方的身份混进公司。

掌局者鲑鱼

等这阵磨砂一样粗糙的笑声过去，左边那个还假惺惺地擦了擦眼角，对你摆了摆手。“好了，女士，你的玩笑非常有创意、非常非常新奇，但我们是不可能放任何没有预约的人进去的。”

雷恩·陈

“怎么？现在德州的公司已经能随意将一名有着要事的德州骑警拒之门外了？亦或者你们两个是活腻了！”雷恩嗤笑般冷哼一声，“还有一分钟，再见不到你们的老板乔恩·诺德，我会让你们知道德州骑警和警察的差别。”

掌局者鲑鱼

“怎么，你要……在这枪毙我？”右边那个傻大个指了指自己的鼻尖，脸上讽刺的意味更浓，咧开一个浑不在意的丑陋微笑。

“听听，约瑟夫，现在社会上的戾气真是越来越重啦！好吧，好吧，如果你一定坚持——”他装模作样地活动了一下筋骨。“我们也不介意陪一个娘们玩会骑大马的牛仔游戏。”

雷恩·陈

雷恩眉毛都没抬起，类似的挑衅和黄色话题她在自己的那群同事那领略得太多，正如她接下来做的事情一样，她知道在外面那些媒体的视线中对方干不了什么大事，她的表情一片平静，唯独在这平静中响起的，是她快速掏枪射击的巨响，她向着挑衅的那家伙的膝盖射击了

掌局者鲑鱼

雷恩：射击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38/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雷恩：1d10 伤害

雷恩·陈

。r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10=7

掌局者鲑鱼

容忍这样的挑衅绝不在一位德州骑警的承受范围内。雷恩突然拔出腰间的 M1849 转轮手枪，朝右侧还得意洋洋地秀着肌肉的壮汉开枪。你意图一枪击中他的膝盖，损坏他的半月板来剥夺行动能力——不得不说，非常成功。他只是在中枪后怔愣地看着血流如

注的右腿，那里被弹片剥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苍白的腿骨和外翻的猩红血肉半连不连、摇摇欲坠，让他顿时如同小山一样跪倒下去。

掌局者鲑鱼

与此同时，他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黑猩猩似的哀嚎声大到在场不少媒体的记者都捕捉到了。当然，还有枪声。有什么比一声没装消音器的剧烈枪响更能震破人的耳膜？

掌局者鲑鱼

只需短暂的几秒钟，噼里啪啦的摄像机闪光灯声就朝大楼门口的血腥惨案现场围拢，没人敢过于靠近雷恩，因为拿不准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枪击的倒霉蛋，但手里的快门可是一下都没停。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雷恩·陈

“一个，我的手枪还有五发子弹，让你的老板现在来见我。”雷恩像是没看到那些记者的动作一般，步步逼近剩下那个巨汉，高声下达着自己的命令

掌局者鲑鱼

而左侧另一个大块头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你枪口还在冒出的烟气，以及倒在血泊中生死不明的保安同事——甚至恐惧得有些过头了，一滩湿润的水迹在他的裆部蔓延，他顾不上拖走地上昏厥的同事，也根本没听你的发号施令，就夺路而逃。

掌局者鲑鱼

谁也不知道他是报警去了，还是联系老板去了，还是回家找他妈妈要一条新裤子去了。

掌局者鲑鱼

不过，这可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枪击案。就算这个空有壮硕块头的鼠胆男逃走，现场的几十个目击者中已经有不少带着震惊摸出手机，按起 911 报警了。

雷恩·陈

“尿裤子的胆小鬼。”雷恩吹了吹枪口，转了转枪放回自己的枪套，快步走到公司的前台处——如果还有的话

掌局者鲑鱼

当然，当然。一个科技公司，怎么会没有前台呢？右腿中部爆开的鲜血洒满了整个台阶，甚至有一滴溅到了前台文员的眼镜上。她看着雷恩，就像看一个突然发狂的恶魔，扒着柜台瑟瑟发抖，过了几秒才哆嗦着从包里掏出手机。

掌局者鲑鱼

而整栋大楼并不只有这两个安保，比起逮一两个试图偷溜进公司大楼的小记者，还是将袭击了同事的神秘女士擒拿在地更为重要——分散在大楼侧面其他岗哨的保安正比着手势，冲上去把倒地的傻大个拖走，并蓄势待发地盯着你的背影。

雷恩·陈

“报告你的老板，报警的活有的是人帮你干，亲爱的，现在去报告你的老板。”雷恩一手按住了手机，几近冷酷般得下达着自己的命令，一手则是拿着手枪，冷漠的视线扫过这些保安

掌局者鲑鱼

“呀啊！！！”她发出小声的急促吸气，连连后退，从椅子上蹭地站起来贴到了背后的玻璃墙上。“你、你……你想干什么？我们老板……好，好，我会通报诺德先生的，别杀我！！”

雷恩·陈

“听话，马上打给他，如果他不想接下来新闻主要不是讲他和他的公司的，他尽可以拖着”

掌局者鲑鱼

她仿佛被劫匪拿手枪顶着的人质，准确的说，她就是，可怜的姑娘吓得拨通内线电话的手不断颤抖，好半天才接通了短号。她的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用最快的语速把一位开枪了的恐怖女士要见乔恩·诺德的事报给了秘书处。

掌局者鲑鱼

“我、我没有联系诺德先生的方式！”她又尖叫起来。“我已经告诉秘书处的人了，他们会，呃，会告诉诺德先生的，或者你左转上楼，就在顶层……”

掌局者鲑鱼

. rhd6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而在雷恩使唤前台的小姑娘时，前门惨遭枪击的倒霉鬼已经被缓缓靠近的保安七手八脚地抬走了。只有一个穿着近似于运钞车押运员般的黑色制服，剃了个光头的高个男人还留在原地。他手里拖着根棒球棍，表情看起来有些难以捉摸，就在你一手按在那部手机上时，突然暴起朝你的后脑勺挥了下去。

掌局者鲑鱼

——战斗轮开始。

掌局者鲑鱼

行动顺序：保安男-雷恩

雷恩·陈

左转上楼，那岂不是要坐电梯？雷恩想到这点立刻止住了坐电梯上楼的想法，反手一个躲避一脚踹向这个大汉

掌局者鲑鱼

.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90/5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雷恩：徒手搏斗

雷恩·陈

。 ra 徒手搏斗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徒手搏斗检定：D100=5/4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雷恩：1D4-1 伤害

雷恩·陈

.rd4-1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4-1=3-1=2

掌局者鲑鱼

雷恩飞起一脚，把发难的保安男踹退了几步。他跟踉着扶住前台的柜子站稳——那个小姑娘早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卸掉踹得他闷痛的力气，这男的活动了下棒球棒，似乎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

掌局者鲑鱼

雷恩的行动。

雷恩·陈

雷恩抄起自己的警棍，就当热身了，狂妄般的自信，她快步突破到保安身前，一记重击砸向这人的肩膀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近战武器

雷恩·陈

.ra 近战武器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近战武器检定：D100=9/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46/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1D6 伤害

雷恩·陈

.rd6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6=3

掌局者鲑鱼

趁着这个保安还没站稳，下盘虚浮，雷恩跃跃欲试地挥舞着警棍逼急，一棒子砸到了他的腰部。他发出一声吃痛的闷哼，没来得及抬起球棍跟你硬碰硬，你们在前台边上打得不可开交，而有几个胆大的记者已经给正门的血泊拍了好几个特写，转而实时转播起你们的武斗会来。

掌局者鲑鱼

第二轮 行动顺序不变：保安男-雷恩

掌局者鲑鱼

“婊子，你疯了，是不是？你是个疯子。”他囫圇一擦嘴边溢出的血迹，又朝你猛扑过来！

雷恩·陈

“滚开！不想死就滚！”雷恩拿着警棍打出了打棒球的感觉，一个全垒打狠狠挥向保安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25/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近战武器

雷恩·陈

。ra 近战武器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近战武器检定：D100=2/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1D6 伤害

雷恩·陈

。rd6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6=4

掌局者鲑鱼

又是一次狠厉的重击！这一棒把保安砸得是眼冒金星，额头至耳边的半边脸顿时被砸得开始淌血，鲜血顺着这位保安的光头下滴，滚到他黑色的制服上，洇染出一片不甚明显的血迹。他捂住脑门连连倒退，视野也有些模糊，但看向你的目光却更为凶狠。
“你会下地狱的，婊子，你完蛋了！我会杀了你，你他妈的——”

掌局者鲑鱼

雷恩的行动。

雷恩·陈

“再靠近，你就没命。”雷恩掏出枪，往着他前面的地板上开了一枪，随后抬头看了看上面，嘲笑放大声音道，“你们的老板畏缩缩，也不知道算不算个男人。一边想着用死者的负面消息引流，一边又不想负责，真让人作呕。”

掌局者鲑鱼

雷恩：说服+30

雷恩·陈

。ra 说服+3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说服+30 检定：D100=40/7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你这一枪把公司大楼光洁的地板崩得出一道丑陋的裂痕，滚烫的弹壳甚至跳到了保安的鞋面上，发出和靴子的皮面接触的滋滋声。他正在摸淌了半边脸的血，跟你再来几个回合……就听到了这声枪响。“噢，我的老天，你真的、真的是个疯子——你刚刚想杀了凯恩，现在又想杀了我！”

掌局者鲑鱼

“你应该被关进那些专门收治疯女人的精神病院里，戾操，你真的是……”他往后试探性地退了几步，拖着棒球棍不撒手，在绕过柜台靠近墙壁的拐角时，就猛地一踩地面跑进了深处。

掌局者鲑鱼

——战斗轮结束。

雷恩·陈

“他要是闭上那张烂嘴活得一定比现在滋润。”雷恩一手持枪，一手却是指了指上边，随后她也不管这场闹剧，视线扫过这片大堂，快步来到电梯前，她也想明白了，如果在这出现一名德州警

探死在突发的电梯事故里，真正揪心的，是亲密邂逅公司和依靠着亲密邂逅猎杀猎物的家伙们。

掌局者鲑鱼

雷恩走进了电梯。

掌局者鲑鱼

几个记者架着长枪短炮在门口窥探着你的行动，但都默契地把门前的那滩血迹作为分界线，不敢跨越雷池一步。你进了电梯，电梯门合拢，只留下洁白的德州骑警制服上侧面溅了几道血迹的背影。你的身形还是如此挺拔，就如同第一天就职、从带你粗鲁教官手里接过警帽的那天。

掌局者鲑鱼

那天——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你几乎接受了自己必死的命运，毕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将计就计将媒体的注意力引到电梯事故上，然后再是一番深入发掘……但把这些都归于你无法触及的死后世界，你只是揉了揉仍在发烫的手掌内侧，按下顶层的按钮。

掌局者鲑鱼

出乎意料的，电梯一路平稳地上升。

掌局者鲑鱼

“叮。”

掌局者鲑鱼

这部电梯比莎琳公寓中装的那部，甚至还要快速和平稳。

掌局者鲑鱼

电梯门打开，迎接你的是——

掌局者鲑鱼

当电梯门平滑地向两侧移动，顶层的办公空间展现在雷恩的眼前。没有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也没有吓得屁滚尿流的公司总裁向你跪地求饶，一切出奇的平静。

掌局者鲑鱼

只有安保系统的监控探头仿佛某种硅基生命，在机械部件的带动下向你转了过来，甚至眨了眨眼——代表拍摄中的红色指示灯微微闪烁，目不转睛地记录着雷恩的行动轨迹。

掌局者鲑鱼

看得出来，这家科技公司的内部装潢遵循了极简主义的理念。透明的玻璃幕墙和遮光帘分隔开不同的办公室，位于走廊两侧的是大量漆黑高大的数据存储设备，计算机矩阵亮起的光如波浪般一呼一吸，门边配备了虹膜解锁和指纹解锁两套系统。

掌局者鲑鱼

你的视线范围中空无一人，与此同时，你感到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正在疯狂地震动。

雷恩·陈

这倒是出奇，这乔恩·诺德倒有些胆子，雷恩迈出楼梯间，扫视着周围，看向那个探头，掏了手机，“啧，该来的还是来了。”

掌局者鲑鱼

不管你在期待什么，但你也许不是在期待这个。满屏的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一些来自尼克姆警探，一些来自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调度员，在你的新旧两部手机里轮番震个不停。不用细看，你也知道这个时代迅捷的媒体发一条推特就能把新闻通报所有人，有无数的质疑和追责在等待你，最严重的情况……你知道的，德克萨斯州是全美少数还保留注射死刑的州。

掌局者鲑鱼

而监控探头只是始终注视着你。噢，哪怕几十个围观群众没人报警，这种规格的安保系统也是带有自动报警功能的。

雷恩·陈

“哦！干得不错，第六个目标找好了吗？”雷恩随口对着那个摄像头说道，视线扫过整个办公场所寻找着逃生通道，“乔恩·诺德走得比我想象得果断。”

掌局者鲑鱼

为什么不呢？攫取名利又不需要搭上自己的性命。你穿过顶层开阔通透的办公区，事关重大的数据流就在一步之遥的身侧流淌，但没有权限，可很难打开——对别人，你手边随处可见能够接入公司内网的台式办公本，被紧急逃生的员工们丢弃在桌上。

掌局者鲑鱼

而走廊侧边的逃生通道，安全门半开半闭，上一个狂奔下去的人似乎肢体动作不太协调，西装外套的一角挂破在了门把手上，留下一片滑稽的灰色布料。

雷恩·陈

“好吧，就用这最后的时间吧。”选择了最极端路线的雷恩走到一台电脑前，双手快速敲打键盘，连接亲密邂逅公司内网，寻找四个死者的主页和死者生前联系过的人

掌局者鲑鱼

雷恩：计算机科学

雷恩·陈

。ra 计算机科学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计算机科学检定：D100=40/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你果断地调转方向，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打起来。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德州这样枪击案频发的地方，警务系统响应的速度总是出奇得快，说不定在你移动鼠标的时候，下一刻红外线瞄准镜的光标就会定在你的后背上。

掌局者鲑鱼

你手中的电脑属于某个亲密邂逅网站的维护管理员，当他仓皇逃走时，甚至没来得及关掉还在调试的内部端口。一切都如有神助，你顺利地绕开架构森严的防火墙，几十万用户的全部数据信息都任你查阅，但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事——你输入那四个受害者的账号 ID。

掌局者鲑鱼

在信箱中，你看到了渴求已久的重要情报。

掌局者鲑鱼

首先，这四位男女如同一条衔尾蛇，在尸体被目击的当天主动邀请对方来到汽车旅馆。其次，你的目光在电脑屏幕上紧锣密鼓地搜寻……对，就是这个，米兰达·蒂诺科的信箱。你看到一位名叫斯科特·帕克的男性，在9月30日接到了她的邀请。

掌局者鲑鱼

与此同时，硬物抵住了你的后背。

掌局者鲑鱼

“——请举起双手，抱头蹲下，陈女士。”

2010年10月2日, 11:00 (雷恩分线)

掌局者鲑鱼

——10月2日11:00, 休斯敦警局——

掌局者鲑鱼

“砰。”骤然亮起的白炽灯照在雷恩·陈的脸上，晃得你有些睁不开眼。跳过那些千篇一律的警匪片桥段，你被突入顶层的特警部队套上手铐，双臂反剪，以押运重案嫌疑人的警备程度送到了老地方，休斯敦警局。一路没人在意你的辩解，速记员沉默地把你说的每个字都录入了电脑，而尼卡姆警探只是脸色铁青地打着方向盘，车开得快要冲进沟里——没过多久，就回了警局。

掌局者鲑鱼

只是这次，你不再是拍着铁桌板威慑嫌疑人的警官，而沦落成为被审讯的对象。雷恩，尼卡姆毫不在乎室内禁烟的要求，点了一支烟在你面前走了几步，然后定定地看向你。

掌局者鲑鱼

“这是什么意思？”他把一张照片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其中是那个蠢笨的傻大个腿部被弹片剃得血流如注、白骨森森的样子，哪怕处理及时，如此近距离的枪击也摧毁了他这条腿下半生的作用，算是残了。

掌局者鲑鱼

雷恩：施行暴力 sc0/1d4

雷恩·陈

。sc0/1d4

[骰爷] 三爷

雷恩·陈的 San Check:

1D100=84/7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雷恩·陈的 San 值减少 1D4=4 点，当前剩余 66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马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恰不是撞上过？

雷恩·陈

那蠢笨的傻大个的惨状却是让雷恩眼睛紧紧眯成一条缝，那笑声愈发癫狂，一个个字母从她的嘴里猛地蹦出，反问道，“警探，你是德州人吗？”

掌局者鲑鱼

“别反问我，雷恩·陈。”他伸出拿着烟的手点了点照片，些许烟灰被这磕碰的动作带着飘了下来。“我不是来接受你的训话的。解释你的行为，否则你面临的就是三到十年的刑期——别牵扯太过无关紧要的事进来，你自己清楚这事的流程。”

雷恩·陈

“看来你是德州人，尼卡姆警探。”雷恩没有因为对方所述的罪名而被吓到，正襟危坐反问，“那你该明白，当他们在要求我进入被拒后还试图伸出手来做些不知道什么事的时候，我是有权击毙他的，他们的行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威胁，还是说你觉得我能在突然近身缠斗中赢过两个壮汉？”

掌局者鲑鱼

“噢，他们袭击你了？”尼卡姆把烟头缓慢地碾灭在瓷缸里，但缭绕的淡蓝色烟雾还是飘浮在你们之间。“距我所知——我有非

常多的渠道可以得知现场的真实情况，不是吗，陈女士。那的记者多得可以组建一个骑兵连。‘攻击的意图’并不能算‘攻击的行为’，更何况，你开枪了！我倒很好奇，在一个以枪击案闻名报端的城市，你期待这样鲁莽的行为有什么好结果？”

掌局者鲑鱼

“——你让我很失望，陈女士。”他坐回铁椅上，疲惫地松了松领带。

雷恩·陈

“对于我们这种职业来说，攻击意图如果还不算攻击行为的话我很怀疑尼卡姆警探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对你也说了，休斯敦以枪击案闻名。”雷恩报之以不屑，“何况，若非我坚持如此，凭你们休斯敦警察局，怕是要到明年死个几百人才能从亲密邂逅那里取来他们勾结杀人犯的证据！”

掌局者鲑鱼

“我是个要退休的老警探，陈女士。你可以随意在从警经验和能力上贬低我——但那是在我们以同事合作的关系共处一室时。”他勾了勾手，把守在门口的警员喊过来耳语了几句，才看向你。
“现在，你没有任何立场摆出这样的态度……并且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不是吗？我不管你在查什么案子，你已经把这座陷入混乱和恐惧的城市朝深渊更推了一步。如果你觉得这很高明，那我深表遗憾。”

掌局者鲑鱼

“需要我们帮你指派一位公益性质的律师，还是你自便？”

雷恩·陈

“笑话，你的所作所为只是让这个案件继续停滞不前。无论是隐藏着关键信息的亲密邂逅还是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凶手，你同样在纵容他们，尼卡姆。也是，毕竟骑警枪击案确实比一个普通的连环杀人犯轰动的多。”雷恩皱了皱眉，“但如果你连亲密邂逅是怎么勾搭邪教的信息都不愿意听的话，那请随意吧，我们骑警有自己的律师。”

掌局者鲑鱼

.rh

[股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雷恩：说服

雷恩·陈

。-a 说服

[股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说服检定：D100=5/4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你从进来开始就嚷嚷什么亲密邂逅勾结邪教……”尼卡姆顿了顿，才继续往下说。“于情于理，这起案子的执法权已经完全从你手里移走了。你的热心让我动容，但无关人士为了让自己脱罪编造的谎话，多听一句都浪费我的时间。”

掌局者鲑鱼

他招了招手，门口的小警员从腰间摸出一部崭新的手机，丢到你面前。“请吧，联系你们的律师。”

雷恩·陈

雷恩也不做多劝说，自己能做的事情已经全做了，难道要她现在单枪匹马冲出警局找到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凶手将他击毙然后被抓回去坐一辈子大牢或者直接击毙？用雷恩记得的一部电影台词，大概就是一个月多少钱啊这么拼？同理且不论这种行动能不能成功，反正雷恩是不干的，她接过手机，拨打给了自己部门，申请起律师来

掌局者鲑鱼

雷恩：幸运

雷恩·陈

。ra 幸运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32/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魅力

雷恩·陈

。ra 魅力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魅力检定：D100=9/80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值得庆幸的是，公共安全部聘任的律师职业素养不错，而你的同事在这件事上也完全向着你。虽然，你仍然不免由于引发公共治安的混乱，以及击伤市民、卷入诉讼面临职业生涯上的处罚，但革职似乎可以幸免。在一通长达两小时的远程电话商议后，你被尼卡姆警探临时决断羁押 24 小时，并需要缴纳数额不小的赔款……自然而然，这起连环凶杀案的执法权明面上和你也不再有任何关系。

掌局者鲑鱼

但正式的开庭诉讼在骑警部门指派律师的据理力争之下，被延期到了一个月之后。这或许是某种让你自由活动的默许，你不得而知。

掌局者鲑鱼

毕竟，你的同事熟悉你的办事风格。如若不是真的抓到什么线索，也不会如此冒进。

雷恩·陈

。ra2#魅力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魅力检定：
D100=95/8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D100=25/8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雷恩·陈

。rd4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4=1

掌局者鲑鱼

你的母亲艾薇儿·陈，闻讯自然打来了一通劈头盖脸的雷霆狂怒电话。她首先埋怨的是你不懂保护自己的安全，置身险境，差点蹲上七八年大牢。“他打你，你聪明点找个暗处给他屁股后头来一枪不就得了！”气喘吁吁地说完这些刀子嘴豆腐心的话，她甚至提出要不要帮你缴纳一部分保释金。虽然对你的工作没那么支持了，但你妈还是你妈。

掌局者鲑鱼

在她挂断电话之后，等待你的就只有看守室的寂静了。你身上的东西全部被搜走锁进储物柜，配枪更是上车前就被缴走，24小时后，你的另外两位探案搭档怎么样了？你不得而知。



2010年10月2日, 16:00 (佩雷斯&波佩分线)

掌局者鲑鱼

此时, 佩雷斯被年轻警员挑起警戒线放进了甜蜜小窝汽车旅馆内。而其貌不扬的波佩由于没法出示可靠的身份证明, 让这个意外尽职尽责的年轻人拦在了外面。“规矩就是规矩, 抱歉老哥。”你听到他耸耸肩这么说, 把佩雷斯带进了案发现场。

掌局者鲑鱼

这家汽车旅馆脏兮兮的, 空气里散发着糟糕卫生状况导致的酸腐味——虽然事发已经过了几日, 现场的尸体早被法医搬回了警局, 但死尸发酵的陈腐气味仍然萦绕在佩雷斯的鼻尖, 让你无法确定这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没打扫干净。

波佩

普卢托随手从口袋里翻出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的证件, 瞅了一眼破破烂烂的封面后又收了起来, 无所谓地靠在一边打盹

掌局者鲑鱼

没走几步路, 年轻警员就把佩雷斯带到了门口。“请吧, 先生……虽然我不觉得这还有什么可搜的, 但您是专家嘛。”

佩雷斯

佩雷斯微微皱了皱眉, 他更愿意相信是后者——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线索留存了下来。他向那位年轻警员点了点头, 便推门而入。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进屋。这间屋子单从铺陈上来说平平无奇, 常规的桌椅板凳和电视机, 附带一间瓷砖边缘已经被霉菌侵蚀的浴室。只需一瞥, 你就瞧见发皱的合成地板上布满奇怪的圆形小孔, 呈放射状围绕房间中央用白色胶布贴出轮廓的、曾经存在的尸体。

佩雷斯

佩雷斯的视线第一眼便被这些小孔吸引, 他戴上手套仔细看看地板, 细心研究这些小孔中蕴含的更多信息。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智力

佩雷斯

.rc 智力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智力检定: 0100=75/80 成功。哎哟, 我观兆台红光满面, 怕不是要好事将近。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俯身查看。你注意到两件不同寻常的事, 首先, 这些圆孔不仅散落在地板上, 在原本就丑陋的合成木板上留下蜂窝一样的痕迹, 墙纸、天花板甚至被褥上也被烟头烫过般留下不少孔洞。此外, 你通过目测辅助卷尺测量, 在心里计算了一下, 发现放射状射线的中心不是尸体本身, 而是微微向左偏移了两英尺。

佩雷斯

向左两英尺...佩雷斯捕捉到这微妙的数字。他记下这一点发现。随后便先前往浴室看看。

掌局者鲑鱼

浴室没什么特殊的。肮脏, 角落里布满灰尘, 一看就好久没人进来打扫了。

佩雷斯

佩雷斯在心中建立的案发现场上记上一笔——看这儿的痕迹, 作为一对来汽车旅馆约炮的情侣, 他们似乎并不是直奔浴室, 那么当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场景呢, 他来回回在这不大的房间踱步, 试图通过这些留存不多的痕迹来模拟还原当时的场景。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智力-20

佩雷斯

尤其是那微微向左偏移了两英尺，两英尺，为什么是两英尺，左边到底是什么...他在内心不断咀嚼着微妙的数字。

佩雷斯

.rc 智力-2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智力-20 检定：D100=68/6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不得不说，上一拨来搜证的家伙们刮得还是挺干净的，除了实在搬不走的背景陈设，佩雷斯只注意到床头放情趣用品的架子还满满当当的，没有任何一只安全套在应有的时刻履行了它的使命……或许跟你猜测得差不多，命案发生在干柴烈火前。

掌局者鲑鱼

至于那偏移的中心，你暂时没什么想法。

佩雷斯

好吧，佩雷斯在内心叹了口气，既然现在还无法得出结论，那么能做的只有一件，便是尽可能的搜集线索。既然不止是地板，甚至墙纸和天花板也有，那么尸体的位置呢？这房间中央用白色胶布圈出的地界里。

掌局者鲑鱼

白色胶布圈出的轮廓中同样有不少，圆孔的形状十分规则，几乎称得上正圆形，辐射到的物件侵蚀的深度也差不多。

佩雷斯

侵蚀深度？佩雷斯再仔细看看，他在心里做出猜测，莫非是越靠近中心，圆孔的形状便越规则...

掌局者鲑鱼

这倒没什么影响。圆孔的形状一视同仁，以符合数学公式的正圆形镶嵌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看多了甚至让人有唤起密集恐惧症的恶心感，不过越靠近辐射的中心，侵蚀的深度似乎稍微深了那么一些，但最多也差不了几毫米

佩雷斯

佩雷斯微微皱了眉，他站起身，摘下手套，准备出门去对那位年轻探员进行询问。

掌局者鲑鱼

你走出门，瞧见年轻警员哈欠连天地背靠墙壁，盯着腕上戴的手表。

佩雷斯

“房间是被清理过了吗？”佩雷斯询问道，虽然他心里清楚，再利索彻底的清理，也不至于让房间的地板毫无血迹残留，要是这样多少凶杀案都要变成悬案了。

掌局者鲑鱼

“哈啊——”你凑过去询问时，他刚打了一个眼含泪花的哈欠，合上嘴想了想才回答你。“证物都收到局里了！我们叮嘱过旅馆的人别让保洁进来，所以其他东西还是案发当天的样子。”

掌局者鲑鱼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专家？”

佩雷斯

“没有血迹，”佩雷斯皱了皱眉，“还有放射性的中心微微向左偏移了两英尺。”

掌局者鲑鱼

“对，我们做过鲁米诺测试了，就是没有。”他挠挠后脑勺。
“啥……这个倒是没人跟我说过，刑侦专家暂时还没搞懂那些条条都是哪来的。”

佩雷斯

“那么有相关的目击者么，”佩雷斯询问道：“虽然不用身份证，但他们办理入住的前台是谁？以及隔壁的旅客…们。”

佩雷斯

“墙壁已经遭到了侵蚀，这动静应该不算小。”

掌局者鲑鱼

“报警的是到钟点进来打扫卫生的保洁，没人瞧见嫌疑人什么时候离开的旅馆。前台……那是个小姑娘，知道旅馆里闹出人命就请假回家休息了，我们上次过来她就不在，打电话过去也没问出什么。”他瘪瘪嘴。“哭得特惨，我都不好意思继续往下问了。”

佩雷斯

“…不好意思继续往下问？”佩雷斯感到难以置信。

掌局者鲑鱼

“先生，该问的都问了，她什么都说不出，我能怎么办？”他皱皱眉。“您也不是我的领导，看得差不多了吗？我该把您带出去了。”

佩雷斯

“行吧，那么走吧。”不如再去警局翻一遍口供来得快。佩雷斯在心里叹了口气，他点了点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走出旅馆，瞧见搭档的脑袋在胸口一点一点的，坐在附近的大树底下，倒是找了个太阳晒不着的好位置。不过等你结束这一趟出来，夕阳也快沉到地平线底下了。

佩雷斯

“走了，”佩雷斯站在他的面前，示意事情已经结束了。

波佩

总算出来了……见佩雷斯出来，普卢托装模作样地揉了揉眼睛，眯起眼看了一眼胳膊上不存在的腕表，“现在是哪一年了？”

波佩

普卢托走在他的身侧：“有什么发现？”

掌局者鲑鱼

不存在的腕表显示……你肚子饿了。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几十公里外的雷恩牢饭吃得香不香。

佩雷斯

“2010年，”佩雷斯报出正确同时丝毫没有幽默感的年份，“不算太大的发现，边走边说吧。”

波佩

“我饿了。”

波佩

“我要吃饭。”

佩雷斯

“这会儿还开门的店还有不少，”佩雷斯耸了耸肩，“我们上一顿…”

佩雷斯

一想到上一顿似乎是早饭，佩雷斯沉默地止住话头。

波佩

“在隐秘的角落交流情报，或者把那个我的同行女警捞出来之前，我们还有时间享受一顿晚饭。”普卢托揉了揉自己变得细嫩的手腕——那显然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他的视线开始扫荡街边的餐馆，目光之锐利仿佛要把店面里的活人杀个精光。

掌局者鲑鱼

也有可能是女式风衣收紧的袖口设计，显得你本就不精壮的身躯更加娇小。总之，你敏锐的猎饭人视觉在几步路以外瞧见一些卫生状况堪忧的苍蝇馆子，再走远些大概有条件好点的，吃饭的地方总是不缺的。

波佩

普卢托随便找了个街边的馆子，点了些能迅速解决的食物

佩雷斯

佩雷斯养成随时随地注意摄像头的习惯。他跟着波佩坐下，随意地点了些速食。

掌局者鲑鱼

一些油腻的美式快餐迅速被店员端了上来，店主显然没有什么闲钱安摄像头的样子，这屋里环顾一圈也没有值得偷的东西。

佩雷斯

薯条临时充当尸体，圆形的小食则为空洞。

佩雷斯

佩雷斯简单为波佩示意当时现场的情况，此一环节没有任何食物遭到伤害，在演示完毕后由佩雷斯解决。

佩雷斯

尤其是蘸了番茄酱的薯条。

波佩

普卢托飞快地把面前的食物接连塞入嘴中，几乎每一口都不咀嚼就吞咽下肚，即便佩雷斯在非常认真地进行演示工作也没有停下……甚至没有减缓速度。吃饱饱之后普卢托点了点头，不知是在对佩雷斯的薯条小阵表示认可还是在对这顿晚餐表达满意。

波佩

“不错，不错。”普卢托一边用纸巾擦拭嘴巴一边夸赞到。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在桌面上摆了一幅快餐食品界的命案现场图，蘸了番茄酱的薯条炸得不够酥脆，有些蔫巴巴的——你没忘了提醒波佩现场毫无血迹，比作薯条的话也是没有蘸料寡淡无味的那种。作为空洞标志物的洋葱圈也被你们吃干抹净，胃算是不再叫唤了。

佩雷斯

“情况大概是这样，”佩雷斯严肃的点了点头，“你吃好了？”

波佩

“我得说，对于这种诡异的作案现场，我总是毫无头绪。”普卢托象征性地敲了敲脑袋，“这种谜题就交给你了……我负责在你进行脑力游戏的时候保护好你的屁股。”

波佩

“当然，不过如果你还想再摆一幅画我也乐意奉陪。”

佩雷斯

“敬敏不谢，”以几乎油盐不进的态度对待波佩的玩笑话，只提取出自己需要的意思，“吃好了那么我们走吧。”

佩雷斯

他起身，准备前往警察局。

掌局者鲑鱼

你们又拦了辆出租，朝警局的方向开。

掌局者鲑鱼

.rh

[股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一路四平八稳，晚高峰的红灯都没怎么耽误你们的行程。在即将抵达警局时，佩雷斯身上带的那部日常用的手机突然像地震一样

跳了起来，震动的嗡鸣声络绎不绝，惹得司机都透过后视镜诡异地看着你。

佩雷斯

佩雷斯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波佩

“你这是惹上什么帮派了？”普卢托看向佩雷斯的手机

掌局者鲑鱼

拿起手机，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乍看不明所以的短信，有的遣词造句十分客气，有的拐弯抹角让人读不懂在说什么，有的则充满平铺直叙的污言秽语。但稍微多瞧了几眼，你们就从不同的社会阅历里得出了一致的答案——这些人伪装或赤裸的话语，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他们在急切地向这个号码的主人索要儿童色情影音的资源。

佩雷斯

“...”佩雷斯沉默

波佩

普卢托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评价一番，但无论怎么组织措辞都有些尴尬，只好干巴巴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历史学家。”

波佩

普卢托轻轻地拍了拍佩雷斯的肩膀，安慰起他来，“你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人——为了生活，不寒碜……我就当没看见。”

佩雷斯

他需要几分钟缓缓，深吸一口气后，他竟然荒唐地开始庆幸这个私人的号码知道人不多...总之，他利索地掰断这张手机卡，换上新买的那张。逐一向亲朋通告自己换了手机号，原来那张被冒用的情况——夹着电话，他向波佩瞪视了一眼。

波佩

说完，普卢托的眼神就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看向窗外，无论身边如何风云变幻都不改变视线，顺便吹起难听的口哨缓解尴尬

掌局者鲑鱼

“啪。”这是手机卡被干脆利落的断裂声。随着这一声脆响，车厢里恢复了诡异的沉默，佩雷斯的手机不再跳动，只有波佩难听得像砂纸刮擦车窗玻璃的声音，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回响。

掌局者鲑鱼

最后这一公里，你们俩人在后座上待得尴尬无比，佩雷斯更是如坐针毡，还好没过多久，司机就把你们撻在了警局门口。

佩雷斯

“你方便进警察局么？”

掌局者鲑鱼

波佩：幸运

波佩

。ca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幸运检定：D100=4/50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波佩

“当然，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他们没道理拦我。”

掌局者鲑鱼

波佩，你最初犯下的罪行已经在几年的牢狱之灾里洗刷了个干净，当然，那些从不随意抛头露面的家伙在暗地里也帮了不少忙。至于后来，你成熟了不少，鲜少留下可以让人揪住的小尾巴——起码这几年没有。

佩雷斯

“好身份，但我只是指雷恩那边的情况，她现在入狱，我们这边的情况也尴尬了不少，总之，先去向尼卡姆警探问问情况吧。”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你们走进警局。

波佩

普卢托点点头，摸了摸口袋里的会员证——那本皱巴巴的小破本子给了他光耀般的自信，他嚣张地昂起头，跟着佩雷斯走入警局

掌局者鲑鱼

推开大门，你们所经之处，偶尔抬头略施关注的警员就行起意味不明的注目礼。这种古怪的氛围酝酿了没几分钟，终于有一个满脸胡茬的老警员憋不住了似的，出声喊住你们。他的眼神在你们中间过了好几个来回，最终停在——佩雷斯身上？“等一等！”

掌局者鲑鱼

他站起身，快步朝你们走过来。

波佩

普卢托把佩雷斯拉向身后，自己则横在老警员和佩雷斯之间，以随时准备动手的姿态拦住老头，“嘿，你这是想干嘛？”

掌局者鲑鱼

“这位……先生。不是您，让让。”他力道温和地往边上拨了拨波佩，表情十分严肃。“我们对外的接警热线修好没多久，就接到起码十几个不用对象的来电，向我们举报最近雇佣的其中一位专家有涉及儿童色情买卖的犯罪行为。我也不兜圈子了，他们都指名道姓那个人就是您。”

佩雷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佩雷斯叹了口气，大发牢骚：“就跟警局电脑损坏的情况一样，我今天也因为查案被损坏一台电脑。”正巧电脑也还没扔呢，他给出如出一辙的前身为电脑的电磁炉烤箱，“所以，你如果指的是网站的事情。不会这么凑巧我来之前还清清白白，今天就又...”

掌局者鲑鱼

“不，我们委托其他兄弟警局的同事们系统地排查了举报者提供的网站。”他顿了顿。“注册证书显示起码运营了五年之久，所以，您的电脑今天报废也没法彻底排除嫌疑。”

佩雷斯

“那么，这是我的手机卡，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便因为冲动掰断他，但你大可去查里面的记录，看看是不是今天才冒出那些寻求色情的信息，而不是五年之久。”

佩雷斯

【还有，为什么来电的讯息这么快？】佩雷斯皱了皱眉，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疑问挑明，“对了，雇佣我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掌局者鲑鱼

他没有伸手去接，只是颇为无奈地看了一眼你手里断成两截的手机卡。“这我们可读不出来——至于您说的是不是真话，我们会酌情联系通讯公司查证。现在，恐怕您要先配合我们录个口供。”

掌局者鲑鱼

“我们不会向媒体通知有谁在跟进安检，但您这几天拿着证件四处出入有关场所……我们也说不好。”

佩雷斯

“但我并没有留下手机号，”甚至没有报自己的名字，佩雷斯皱了皱眉：“我觉得比起口供，这件事更有待搜证，里面如果有提

及除我外貌外的个人讯息外，我想更可能是凶手在阻挠调查的一环，甚至，那些不用对象的来电又是如何通过外貌迅即联系到我的电话，并且随时在关注着色情网站？”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说服+20

佩雷斯

.rc 说服+2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说服+20 检定：D100=75/6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波佩

“哈哈。”普卢托从喉咙深处吐出两口空气，振动声带发出两声讽刺的笑，“我现在真有点相信你这五年来一直在挣这种外快了……但也就是一点而已。”笑话完佩雷斯，普卢托看向老警员，“怎么就这么巧呢，警局的网络系统恰巧就在杀人案频繁爆发的时候瘫痪，而这位在警察调查网络阴影里混迹了五年之久的老淫棍又恰巧被派往这儿来进行调查，然后他又恰巧被查出……哈哈，原谅我，我实在忍不住——卖了五年儿童色情影音……如果我是你，我会好好动动脑子，想想其中的利害，别被真正躲在阴影里的家伙牵着鼻子走。”

掌局者鲑鱼

波佩：说服+40

波佩

.ra 说服+40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说服+40 检定：D100=49/6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佩雷斯

“事实上，五年前，我那时候还在南非。”佩雷斯补充道。

佩雷斯

五年前？呃好像还是研究生时候的事情，那么更早前？不对，难道是昨天？佩雷斯记不清了，但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其中根本没有营销儿童色情网站的片段。

掌局者鲑鱼

老警员脸上的神色出现了明显的动摇。他看起来倒真是挺为难的。“这……尼卡姆警探现在忙着经手另外一起案子，暂时没法受理其他案件，我一下接到这么多指名道姓的举报，不管您有多么充分的证据表明清白，总要走一走流程的。”他显然看起来不太相信有什么阴影中的家伙，能伪装十几个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市民。“不过……时间上的巧合确实难以忽视。这样吧，在尼卡姆警探腾出手之前，我就不自作主张替他立案调查了。”

掌局者鲑鱼

他在边上挪开一步，不再挡路。“但我也不建议二位现在去打扰他。”

波佩

“看来你不是古板的铁疙瘩。”普卢托欣慰地点了点头，“顺便一提，如果日后有人查出我涉嫌诸如谋杀案一类的情况，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参考这位先生的案例对其视而不见。”

掌局者鲑鱼

他认为你在开玩笑，发出一声应付的干笑就摇摇头坐回工位了，手底下唰唰记录起刚才的谈话。

佩雷斯

佩雷斯叹了口气，无法，他打消了继续向尼卡姆警探打听的想法，毕竟他的身心俱疲，也只能支撑到他调查到这一步了，他看了一眼时间，又与波佩对视了一眼，示意今晚找地方歇息。

波佩

“怎么说，佩雷斯，我们是顶着点燃引信的风险瞧一瞧那个火药桶，还是掉头折返再吃两斤薯条？”

波佩

“好吧。”

佩雷斯

“后者。”

掌局者鲑鱼

你们朝着两斤薯条去了。掉头离开前，能听到警局深处的审讯室传来激烈的谈话声，但暂时还没演变到桌椅板凳乒乓对砸的地步。也许事态还没那么糟糕。

掌局者鲑鱼

一整天的时间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你们去了不少地方，回到汽车旅馆用水流断断续续的淋浴喷头洗去一身疲惫，就倒在床上睡起大觉。

波佩

普卢托洗香香之后在佩雷斯的门后通过地听术确定他不会逃跑，随后依旧披着女性风衣，前往安全屋取得安德烈应允自己的装备，而后返回旅店，用那件风衣当地铺，躺在地上倒头大睡

掌局者鲑鱼

波佩，呃，洗得喷香，回到安全屋习得了美利坚居合斩中“百般武艺此为卡宾枪”一式，裹着风衣满足地睡回了汽车旅馆的地板上。在你彻底沉入梦乡之前，看到一只摇摆着触须的可疑昆虫和你定定对视了一眼，又埋头爬去其他方向。



2010年10月3日, 8:00

掌局者鲑鱼

——10月3日清晨, 汽车旅馆——

掌局者鲑鱼

你俩醒了。

波佩

硬邦邦的床板让普卢托睡得无比踏实——如果没有那只丑陋的昆虫和自己对视就几乎完美了。

普卢托收拾收拾衣物, 把穿了有一天之久, 并且兼任了床板一职的风衣丢进衣柜, 在房间里开始擦拭起枪支, 等着自己的外置大脑佩雷斯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掌局者鲑鱼

你擦枪, 枪被你擦得锃光瓦亮。隔壁的同事还在犹豫要不要网上办公, 大脑运转得有点迟缓。

佩雷斯

而身处隔壁的佩雷斯, 则看着天花板干瞪眼——他深切, 无比深切的考虑到电脑的重要性。他痛定思痛, 决定回归纸媒, 一支笔再加上无数的演算纸, 他罗列出公式以及昨天所见的空洞的分布, 思考到底是怎么样的冲击才会产生如此放射线性分布。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物理学-20

佩雷斯

.rs-物理学-2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物理学-20 检定: D100=10/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 莫太挂心, 且走着看。

波佩

普卢托更加卖力地摩擦枪支, 擦完枪擦刀, 擦完刀擦皮鞋……佩雷斯总不能在宾馆里坐上一整个上午。

佩雷斯

途中佩雷斯出门去买几本物理书。

波佩

咔嚓。是开门声——这一声锁孔与锁舌摩擦碰撞的声音在普卢托耳中比环球剧院的歌剧还要悦耳, 他背起行囊, 紧随佩雷斯其后, 跟着他……买物理书。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用极其原始的方式, 对着纸笔开始手算。你写满了一张又一张草稿纸, 把许久不用的专业知识都刨出来, 极其耐心地伏案计算——摒弃了现代的物理学模拟软件, 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你对着教科书再三核验, 方程式的建立还是有不少缺漏, 大概曾经的理学本科学位确实不那么够用。最终, 在粗浅的还原得出了不那么靠谱的结果, 并非冲击, 而是在中心点发生了一场近似爆炸后凝聚收拢的物理过程。

掌局者鲑鱼

而波佩也没有闲着, 他现在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 达到了近几年体面程度的巅峰。

佩雷斯

"你要是闲着不如帮我去打听打听萨默塞特工业园区……"佩雷斯无奈地说道: "或者你来帮我算算这个?"

波佩

"我总有一种我在给你打工的感觉。"普卢托看了看佩雷斯的手稿, 若无罗塞塔石碑, 几乎没有破译的可能, 于是他干脆地选择了前者, "……你需要打听些什么。"

佩雷斯

"订正，这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佩雷斯也不例外，如果不是被儿童色情网站整得没脾气，他也不至于在这儿迂回调查，"大卫最后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并且听往返那里的司机说，这段时间还见过属于通信公司的专车出入。"

佩雷斯

"尽量避开监视摄像头，"他补充道："同时，不要太深入工业园，我怀疑那儿就是据点，死者的脚印都含有微量的粪便元素，说不定便是出自化工厂的化粪池。"

波佩

普卢托点了点头，回房拿过卡宾枪，交给佩雷斯，"这把枪跟了我十年……原本我不舍得把它给你，但考虑到你的生命安全，最终我还是决定把它交到你的手上……答应我，保护好它。"随口编了一段批话之后，普卢托把刚到手一晚上的枪递给佩雷斯，自己打车前往萨默塞特工业园区

佩雷斯

"?"

佩雷斯

佩雷斯翻了一个白眼，但还是先将这东西收好。

掌局者鲑鱼

把卡宾枪珍而重之地托付给满头问号的佩雷斯，波佩搭车前往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



2010年10月3日, 9:30 (波佩分线)

掌局者鲑鱼

带着端脑佩雷斯给的使命，波佩像 Matrix 里的基努里维斯一样走出汽车旅馆。你又拦了辆车，重返萨默塞特大道。

掌局者鲑鱼

还是化学制品刺鼻的气味，和昨天如出一辙地令人作呕，混在透过车窗吹进来的风里，让你觉得胃不太舒服。司机似乎也不想在这多逗留，收了你给的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就一踩油门走人了。

掌局者鲑鱼

你眼前是歪斜的、布满铁锈的铁丝网，隔着疏离的孔洞向内观察，里面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在活动的人影。

波佩

感谢上帝，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还没有磨灭工厂设计师的最后一丝良知，他就应该把活人的办公区设计得离大门近一点，普卢托环视周围，寻找可能有人存在……或者存在过的地方，顺便检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掌局者鲑鱼

波佩：警觉

波佩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隐形徒进行警觉检定：D100=24/7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波佩环视四周。每家店铺都像坟场一样安静，没有来往的顾客和商家在落灰的玻璃旋转门内交谈，甚至连经停的、落在黑色电线上整理羽毛的鸟雀都没有，简直让人怀疑是否走进了一片重化工业的墓地——铁丝网一角糊着张海报，上书：“1986年的顶级商业中心！”

掌局者鲑鱼

此外，你还瞧见掩映在建筑物之间，隐隐约约有个三角形的铁塔。看来佩雷斯说的不假。

掌局者鲑鱼

出人意料的是，你倒是没瞧见什么摄像探头。

波佩

阴森森，荒无人烟，甚至用不上摄像头，这里简直比坟场还像坟场……普卢托的胸中升起不详的知觉，四面八方传来的陌生和未在掌控之中的局势令他烦躁异常。他从袖口取出半截匕首，走向最近的店铺，透过玻璃看向店铺内

掌局者鲑鱼

半截匕首从袖口滑出，给了你少许的安全感。你抬腿想往里走，但首先要想法子跨越眼前的第一道障碍——包住整个工业园区、闭合处用铁链连接的七英尺高铁丝网。

波佩

普卢托向后倒退了两步，观测起铁丝网围栏的高度和孔洞密度，判断攀爬越过的可能性

掌局者鲑鱼

你觉得并不难，可以落脚的地方不少。

波佩

手拿把掐。普卢托作出判断，三步上篮翻越围栏

掌局者鲑鱼

波佩：敏捷

波佩

。ra 敏捷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敏捷检定：D100=24/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骰爷] 三爷

嗯？我瞧瞧……好，我记下了。

掌局者鲑鱼

果不其然，你三下五除二翻了进来。荒凉的工业园区连鸟雀鸣叫的声音都没有，你踩在地上的脚步声是这还不是冥界的唯一证据。你走近其中一家商铺，贴着玻璃门观察——衣衫腐烂的苍白人台和你对视，没有眼睛的凹陷眼眶隔着一层脏玻璃，直勾勾地撞上你的脸。

波佩

“我滚你……”普卢托下意识地骂出半句脏话，而多年杀手的工作本能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危险本身上，普卢托咽下尚未说出口的话，迅速倒退一步，眼睛瞟向玻璃门的门把手和门锁上

掌局者鲑鱼

旋转门哪有什么门把手？你随时可以走进去，和形容苍白的人偶更加近距离地接触。

波佩

普卢托揉揉太阳穴，街边荒芜的景象已经耽误他足够的时间了。他径直向三角形铁塔的方向走去

掌局者鲑鱼

波佩：意志

波佩

.ra 意志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意志检定：D100=62/9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你朝蜂窝中继塔的方向靠近。越是接近那架迷你埃菲尔铁塔一般的建筑，就越是容易注意到它周围的怪象——蓝白色的电火花在输电线上高速掠过，就像谁把宙斯的天雷借来了一样。

掌局者鲑鱼

波佩：警觉

波佩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警觉检定：D100=35/7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更有甚者，在你独自在鬼城般的工业园跋涉过一段杂草丛生的道路，途径某家荒废已久的电厂时，一串不同寻常的漆黑、幽深的黑色电火花噼啪作响，从你头顶苍白黯淡的天空上沿着电线窜了过去。这显然超出了寻常年久失修的输电装置漏电的范围。

掌局者鲑鱼

它燃烧着呼啸而过，发出和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表演结束烟火升空一样的巨大响声，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掌局者鲑鱼

波佩：非自然 sc0/1

波佩

.sc0/1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的 San Check：

1D100=52/85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普卢托·鸦羽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5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波佩

看来有人不想让我继续深入…不，应该连人都称呼不上。普卢托的心脏快速而强劲地跳动起来——多年特工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他，迷雾的深处隐藏着更大的危险……以及秘密。他舔了舔嘴唇，拔枪上膛，尽可能避开电线密布的区域，继续前进

掌局者鲑鱼

你走得更深。跨过那些外侧塑胶表皮碎裂、裸露出红铜电线的杂物。要是搁在你常去的公园附近，那可是被收废品的流浪汉竞相争抢的值钱货。继续向前，疯长的灌木丛在两侧形成遮天蔽日的势头，你注意到电厂的晒得褪色的红砖墙上写着“杰克逊电气公司”。

掌局者鲑鱼

而在前方不远的墙根，停着一辆和周围颇有些格格不入的白色面包车。

波佩

普卢托的枪口调转向面包车——它是被废弃了很久，还是某个准备野餐的路痴迷路新鲜开进来的？

掌局者鲑鱼

只需一瞥，你就瞧见落叶堆上隐藏的车辙痕迹。转到侧面，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证据揭露了它的身份：车厢侧面白底黑字，明晃晃地印着国家通讯服务公司的标志。你想起来时那个话多得很的出租司机，跟你们念叨的奇怪车辆。

波佩

通信公司的家伙来这儿大概不是奔着流浪汉们都有资格挑选的废铁和橡胶线……他看向车内，里面有人吗？

掌局者鲑鱼

波佩：警觉

波佩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警觉检定：D100-34/7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车厢里没人，但车身上的积灰在后备箱把手附近空出了几个干净的手印子。就在面包车旁边几步路的地方，杰克逊电厂废址墙根底下，有一扇虚掩着的收货小门，枯黄的落叶堆被随意地拨到一边，似乎是为了方便进出。

波佩

主矿脉。普卢托握着枪的几根手指活动了两下，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而后沿着墙面以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姿态小跑向那个收货的小门边，只探一个脑袋向里看去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波佩：潜藏

波佩

.ra 潜藏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潜藏检定：D100=66/50 大失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掌局者鲑鱼

波佩猫腰踮脚，一路贴着墙根向微微敞开的收货小门溜。起初一切都非常顺利，甚至连风中摇曳的野草都不曾被你的动作惊起。但越接近那扇门，地上散落的废纸壳子、破铜烂铁和玻璃碎碴就越让人难以掩藏动静。你只顾着把脑袋塞进门里，却忽视了脚下的一块突兀被丢弃在门边的澄澈晶体，一下被它绊倒在地，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大响声。

掌局者鲑鱼

当你慢慢抬起脑袋，从疼痛里缓过神从下往上仰面朝天地打量着门内时，你瞧见一具干瘪得像刚从胡夫金字塔里刨出来的脱水木乃伊的玩意。它的颧骨向内凹陷到一个紧致，风化的蜡黄皮肤紧绷在骨头架子上，一举一动都发出零件卡壳般的难听又诡异的声响。你冷不丁地闯进了它的视野，于是，它乌黑的、没有眼白的眼球也就缓慢转动——看向你。

掌局者鲑鱼

波佩：目睹活尸 sc0/1d6

波佩

. sc0/1d6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的 San Check：

1D100=80/85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普卢托·鸦羽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5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波佩

主矿脉？愚人金！普卢托近乎本能般地扣动扳机，恶心和难以言说的烦躁随之爬上心头……把弹匣里的子弹全部送向那具不该存在于世的怪物之后，他掉头离开——如果上帝能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一定不会把卡宾枪丢给佩雷斯那个可能连装填子弹都要花上十分钟的理科男

掌局者鲑鱼

波佩：意志

波佩

. ra 意志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意志检定：D100=79/9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如果只是尸体倒也还好，但伴随着这邪祟之物现身，空气中浮动衍射的光线似乎都扭曲起来，一股莫名的恶心反胃感涌上你的咽喉。你强撑着顺势拔枪，将自动手枪里的子弹悉数倾泻到对方身上——十分奏效。

掌局者鲑鱼

它就像被拳馆里的暴脾气哥们揍漏了的沙袋，四肢残破无力地被弹片冲击着摆动，整个“人”在惯性之下倒退着跌了好几步，那张干枯脱水的脸显示出颇为人性化的震惊：眉骨隆起，嘴部大张。

掌局者鲑鱼

噢，等等，不是那么简单。一团漆黑的物质如同浓墨翻倒般从它的口部喷涌而出，迅速占据了这道窄门内不大的空间。

掌局者鲑鱼

你看到它越升越高，在半空中悬停，姿态竟然有些优雅——在这团物质周围，一切光线都仿佛被吞噬，日光无法照射出它的影子，它似乎根本不存在。

掌局者鲑鱼

波佩：sc1/1d10

波佩

.sc1/1d10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的 San Check:

1D100=75/85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普卢托·鸦羽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4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波佩

这是什么？人类的好奇心让一探究竟的念头在普卢托的脑袋里闪过了一瞬，而后就被随之而来的理性掐灭了。在明确掌握自己能够活下来或是能够清除它的把握之前，他不会浪费哪怕一秒的时间用于探究自己不可理解的事物——他掉头就跑，绝不往身后多瞧一眼

掌局者鲑鱼

波佩一个鲤鱼打滚从地上爬了起来，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工，赤手空拳和这异界之物肉搏绝无胜算。常年在危险边缘游走的经验告诉你，如果再不跑，这里很有可能是你的葬身之处。你拔腿就跑，感受到寒毛一寸寸从肌肤上竖起，被当作猎物命悬一线的感受是那么难熬。

掌局者鲑鱼

然而，你跑出一步，身后原本土黄色的地面就被一寸黑暗紧追着笼罩。

掌局者鲑鱼

很快，它就要爬上你的鞋面。

掌局者鲑鱼

.ra 75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19/75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波佩：闪避

波佩

.ra 闪避

[骰爷] 三爷

普卢托·鸦羽进行闪避检定：D100=20/4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深邃的黑暗缠上你的鞋。接着是你的风衣下摆。你边缘开线的裤子。你穿得相当旧的衬衣。你蜷曲毛糙的发尾。你脸上狰狞的烧伤瘢痕。你的眼睛。奇怪的是，你并不感到被烈火焚烧的剧痛，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轻飘飘的、仿佛身在云端的感觉，你不再能对自己的四肢发号施令，它们好像被谁藏起来了似的——慢慢、慢慢从你的自主意识里被夺走。

那些好莱坞电影里被黑洞吞噬的宇航员是否是这种感受？你不得而知。当视线中的一切骤然从彩色变成黑白，接着被氤氲的深黑笼罩，你迈出的那一步终究还是歪倒在地。你失去了意识。

2010年10月3日, 13:30

掌局者鲑鱼

经历一天一夜煎熬的等待，看守室的铁门终于伴随着解锁的“嘀”而开。尼卡姆帮雷恩拉开门，没说什么，疲惫的神色只增不减。雷恩从公共安全部要来的律师专业素质颇高，一番斡旋勉强保住了你的人身自由，尽管配枪和证件暂时被扣押在休斯敦警局，但钱包和手机之类的随身物品还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你。

掌局者鲑鱼

一天过去，你踏出警局的门，外界的空气不比室内清新多少，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手机显示此时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雷恩·陈

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如果自己所想无错，距离那个家伙下一次的行动已经可以用小时来计算了，雷恩没有多说什么，不客气得瞥了一眼警察局，打电话给佩雷斯

掌局者鲑鱼

另一侧，还在汽车旅馆内被演算草稿纸包围的佩雷斯感到了稍许的不对劲。你的老搭档出门已经有足足一个上午，哪怕他再不爱进行寻常的沟通，也该有点消息反馈回来。然而没有。波佩一点消息也没有。

掌局者鲑鱼

正在这时，佩雷斯摺在纸笔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佩雷斯

佩雷斯心中大约有所预料，想来是化工厂那边出了连波佩都要感到棘手的事情——他叹了口气，在确认来电人后，接过电话。

掌局者鲑鱼

接起电话，传来的是久违的、女警雷厉风行的声音。

佩雷斯

“也别在电话里详谈了，你现在在哪？我立刻过来。”

雷恩·陈

“情况如何？你现在在哪？”电话一接通，雷恩快速弹出问题，始终牢记之前说的事情，“具体的我们见面再聊。”

佩雷斯

“我就在警局附近，稍等。”佩雷斯起身，他收拾东西，用箱子装起随身物品，也不忘装上波佩的大老婆。

掌局者鲑鱼

带上波佩那杆不知道从哪搞来的卡宾枪，佩雷斯把长条形的亚马逊纸箱塞进了汽车后座——前台对你的要求表示诧异，但正好前阵子采买台灯的外包装还没丢，顺手就送给你废物利用了。你像个搬家的普通职员，步行二十分钟后，一路把它端到了警局附近。

掌局者鲑鱼

眼前的德州骑警憔悴了些，但目光还透着那股锐利的审视意味。

雷恩·陈

雷恩一见到他，左右看了两眼确定到了没监控的地方，才引着佩雷斯问道，“就你一个人？”

佩雷斯

“还有一个去了化工厂，”佩雷斯也心知没有多少时间来寒暄，他直奔主题，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简而概括。

掌局者鲑鱼

简单概括，无非是一趟到“甜蜜小屋”汽车旅馆对蒂诺科死亡现场的调查、去往警局略微失败的营救行动，还有今天上午的分头行动。遗憾的是，波佩那头杳无音信，佩雷斯的演算也称不上顺利。

雷恩·陈

“迟迟没回来？请做好事情已经到了最严峻情况的准备。”雷恩毫无感情说道，“我查了亲密邂逅公司的内部信息，那几个人果然是保持着前者联系后者，后者联系更后者的模式进行的，如同衔尾蛇一般，最后一个死者联系的男人，名为斯科特·帕克，在九月三十日接到了前者米兰达·蒂诺科的邀请，而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必详述了。”

佩雷斯

“这位斯科特·帕克想来便藏身在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根据大卫·尤金森公司那边查来的线索，他在最后的工作地点也便是工业园区，再加上所有人的鞋底全都不约而同沾有微量的粪便元素，所以我向波佩提议，去那边查询。”佩雷斯抚平自己紧皱的眉心，倒有些投鼠忌器，“按理来说，应该先查明这位帕克的情况，再前往工业园。”

雷恩·陈

“来不及了，我们终究很难查出这位帕克先生的具体情况，我的建议是，既然你的那位搭档可能遭遇不测，那么我们有必要去化工厂一趟，救人是其次，最主要的就是那边最有可能存在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佩雷斯

“我明白，我们的现在的当务之急便是前往化工厂，但我怀疑凶手持有某种高杀伤力武器，根据现场留存的痕迹，无疑在中心点发生了一场近似爆炸后凝聚收拢的过程...无疑，不，是必须再谨慎谋定这次的潜入。”

雷恩·陈

“我的枪械被没收了，你那边还有备用武器吗？我想没太多时间让我去找枪店买武器了，如果不想所有线索消失的话。”

佩雷斯

“凶手能够通过摄像头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这次还是像之前那样，通过出租车毕竟大大咧咧表示自己要去化工厂——那儿可是只有手头实在紧得很的人才会住在那种地方，那便就是去送死。”

佩雷斯

佩雷斯的话语哽到一半，他克制的叹了口气，将用纸箱包装的卡宾枪递交，“拿着这个吧，”

雷恩·陈

“另外，无论如何，既然对方一直在更改着不同的男女，说明一件事，人类的肉体，对那家伙很重要，这点事需要记住的。”雷恩接过卡宾枪，继续开口道，“但如今的社会，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反而显得珍贵，我甚至怀疑我们已经被那家伙盯上了……尽管

如此，必要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我们坐车到那附近，再步行前往。”

佩雷斯

佩雷斯回忆自己之前，匆匆路过工业园区的一瞥，思考一下门口或者内里有没有摄像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并未走到紧贴着铁丝网的位置，仓促一瞥只留下了那地方没什么人气，并且落着铁链和锁头的印象。工业园区，大抵都曾经繁荣过一段时间，只是惨遭时代抛弃后闭路电视系统是否还在良好运转，就不能确定了。

掌局者鲑鱼

交接了波佩珍而重之的大宝贝，你们拦了一辆出租，在凝重的氛围里一路开到距离萨默塞特大道还有两公里的地方，选择下车步行。

掌局者鲑鱼

一路平安无事，只是再度在公路上用腿跋涉，让雷恩想起初到休斯敦那天的危险经历。彼时报废了一台完好无损的新车，这次能不能全须全尾带着人回来呢？难说，难说。

掌局者鲑鱼

现在，你们二人站在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门前。说是门，只是被风雨侵蚀得爬满红铜色铁锈的一道铁网中央，链条松松垮垮地搭在两侧，看着不是很牢靠。

雷恩·陈

“就是这吗？第一位受害者来这里是去了哪个部分？”雷恩左右瞧了瞧，靠近内部观察起这个工业园

掌局者鲑鱼

雷恩：警觉

雷恩·陈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警觉检定：D100=87/1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佩雷斯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警觉检定：D100=8/2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佩雷斯

“进去修电缆的，具体去了哪我也不大清楚。”佩雷斯随意回道，有几分心不在焉，将注意力全停留在周围，仔细看看是否有什么异样。

掌局者鲑鱼

费了点力气把几乎黏在铁丝网上的链条拨开，雷恩率先踏入园中。周围是一片落魄衰败的景象，堪比爱伦坡所写的倒塌的厄舍府。门庭冷落、全无人气，甚至连飞鸟也不愿意在这驻足，一时间寂静得只能听见你们的呼吸声。你注意到地上有一串脚印，先扎进了某家布满蜘蛛网的服装店，又折返向工业园区的深处走去。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你则瞧见了一些不同寻常的。

掌局者鲑鱼

你举目四望，有气无力垂落的输电线将天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方块，更深处，这些落满灰尘的电线的末端——是那架掩映在建筑物中间的蜂窝中继塔。你十分清楚，这就是大卫·尤金森最后替NCS工作的地方。

掌局者鲑鱼

“噼啪、滋滋滋滋……”

佩雷斯

“应该在哪，”佩雷斯一抬眼，让雷恩区注意那架蜂窝中继塔。

掌局者鲑鱼

某根电线骤然闪烁起一阵蓝白色的电流，以极快的速度从你们头顶窜了过去。幸运的是，这次它没有像天雷似的坠下来砸到谁的脑袋。

佩雷斯

“妈的...肯定是这。”佩雷斯咒骂一声，语气变得笃定了些。

雷恩·陈

“好大的动静，该让我们给他送上死亡了。”雷恩最后检查了一下卡宾枪，一马当先朝着那建筑的入口走去，此间观察着有无摄像头一类的物件，作为自己等人是否被发现的佐证

掌局者鲑鱼

摄像头，自然是有的。只是有的表面被蛛网遮蔽，有的垂着脑袋颇为安静，没有大张旗鼓地追踪你们的行迹。雷恩端起枪，向蜂窝中继塔露出的尖顶前进。

佩雷斯

佩雷斯跟在后头，手也碰上了放在腰间的手枪。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紧随其后。这和地上的脚印痕迹几乎完全重合……谁留下的它们也就不言而喻。越是朝着那座铁塔靠近，空气中浮动的化工原料浓重刺鼻的味道就更烈，无孔不入地钻进你们的七窍之中，让人忍不住迎风流下生理性的泪水。这股味道引得人头痛，甚至视线也随之模糊了不少。

掌局者鲑鱼

两人：意志

雷恩·陈

。ra 意志

[股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意志检定：D100=49/7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佩雷斯

。ra 意志

[股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意志检定：D100=73/75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尽管干呕的欲望正在攀升，但出外勤对两位都是家常便饭，环境恶劣些的也不罕见。你们走得更深，足迹在一辆白色面包车跟前停了停。这辆出现得有些诡异的小型货车停靠在业已废弃的电厂墙根，风蚀剥落的墙面上刷着褪色的“杰克逊电气公司”——而蜂窝中继塔无疑就是它曾经的产业。

雷恩·陈

“要看看里边是什么？”雷恩小声提了一句，端着枪并不放松，左右巡视

佩雷斯

顺着波佩的步伐，佩雷斯在这儿也自然的停了停，他向雷恩点了点头，看看这辆面包车的内里。

雷恩·陈

而雷恩持枪警惕，做好突然从车里出现什么怪物或者尸体的准备

掌局者鲑鱼

一眼看过去，佩雷斯就认出了车厢侧面熟悉的标志。这是国家通讯服务公司的维修配车。透过窗玻璃向内看，里面没有什么活物，只有一些铜缆线、绝缘胶带、二极管之类随意堆放的零部件。后备箱的门把手旁有不少手印子。

掌局者鲑鱼

雷恩：警觉

雷恩·陈

。ra 警觉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警觉检定：D100=85/2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雷恩端枪警戒，然而四下安静得有些反常，直到一串劈啪作响的漆黑电火花沿着电线在铁塔周边炸开。它来去匆匆，看着像什么球形闪电之类罕见但顺应自然的气候现象，然而那巨响的阵仗却非同一般，并且眨眼间消失不见。

掌局者鲑鱼

雷恩：sc0/1

雷恩·陈

。sc0/1

[骰爷] 三爷

雷恩·陈的 San Check：

1D100=87/66 失败。人间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雷恩·陈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5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雷恩·陈

“佩雷斯，我感觉他接近了，你最好快点！”

佩雷斯

“...”佩雷斯一咬牙，他的手附上后备箱的门把手的印子，直接干脆的打开看看。

雷恩·陈

说罢雷恩不由分说靠近车子的位置，目光不断在车子和其他空间徘徊

掌局者鲑鱼

后备箱打开——没有面目狰狞的丧尸突然从黑暗处跳出，流着哈喇子猛地扑咬过来。只有几个拆开的包装箱堆叠在里面，发票被随意揉成团丢在一旁，订购的货物各式各样，小到螺丝、扳手，大到一整块洞形的紫水晶，可谓是千奇百怪。

掌局者鲑鱼

日期则不太对劲了，最早一张上书：2010 年 9 月 10 日。

佩雷斯

“10 年的购货单，”佩雷斯沉声说出自己的发现，现在也没功夫让他细想，“还有紫水晶？我先收起发票，我们先往里走。”

雷恩·陈

“刚好是……”雷恩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却很明显，“加快速度吧，我们现在过去还能给你的同伴收尸。”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随手敛了几张发票，揣进兜里。再低头，足迹的终点竟然就在不远处，它的主人踩过东倒西歪的野草丛，留下一行深绿色的印子，直直通往电厂废墟正面一扇虚掩的收货小门。

佩雷斯

佩雷斯点了点头，行动愈发小心谨慎，“他应该就在前面，那里，收货小门，过去吧。”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雷恩·陈

雷恩目光在建筑上打量，寻找着有无其他入口，走同一条路简直是在怀疑对方的智商

掌局者鲑鱼

雷恩瞧见就在收货的木门左侧，还有一扇紧闭的推拉铁门，作为电厂员工平时进出的大门。那扇门看起来就像十八世纪出土的文物，横亘在电厂的大门口，最新的使用痕迹也许能追溯到德国闪击波兰的时候。

雷恩·陈

“走那边吧，你的那位同伴从木门进去后必定会让对方注意那扇门，再走一次简直是侮辱对方的智商。”雷恩小声说道，提着枪试着想要把铁门打开

掌局者鲑鱼

雷恩：力量

雷恩·陈

.ra 力量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力量检定：D100=21/45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吱扭声过后，这扇濒临报废的推拉铁门被雷恩强行拽开了。踏进大门，空旷硕大的厂房内部展现在你们眼前，水泥地上纵横交错着许多往哪都有的鞋印，乍一看甚至尺码都不太相同。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恐怕是遥望收货小门那端，地面上一个人形的清晰印子，那的灰尘不知道被谁的衣擦走了，干干净净的。

雷恩·陈

“我怎么感觉你的同伴在这吃了不小的瘪。”雷恩望了望那银子，脑子里不由想象出一人用力过猛砸在地上的样子，随后他看起那印子衍生出去的脚步，“跟着脚印走应该能找到他……或者他的尸体。”

佩雷斯

“...”佩雷斯叹了口气，“我只希望下一个别是我们，”

掌局者鲑鱼

雷恩：导航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雷恩·陈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佩雷斯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ra 导航

雷恩·陈进行导航检定：D100=58/1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
是没看黄历。

地上胡乱重叠、彼此覆盖的鞋印实在太多，一时难以辨别。不
过，雷恩倒是注意到在工厂库房的一角，擦着一沓直通天花板的
纸箱，粗略扫过去足有几十个，大小不等，乱七八糟地摆放在墙
角。

.rc 导航

利维·瑞恩进行导航检定：D100=26/1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
怕是没看黄历。

“该死的，这么多脚印……我数数……”雷恩数了数脚印大概有
几类，她有点疑心这是那些约过会的人和波佩混在一块的脚印

佩雷斯也弯腰检查地上的鞋印，遗憾告负。但墙角那一闪而过的
紫色偏折光唐突照进你的眼里，你抬头往纸箱乱葬岗的方向看，
一块硕大的通透晶体被捶成好几块，横七竖八地碎了一地，不知
道是谁做了这么暴殄天物的事。

雷恩：智力

“佩雷斯，你去看看那些纸箱子，我数数这些……”雷恩数着脚
印，也不忘记使唤着佩雷斯

.ra 智力

雷恩·陈进行智力检定：D100=19/75 成功。哎哟，我观兕台红光
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这里也有块水晶……”佩雷斯头也不回，没理雷恩的话，毕竟这
会他的注意力就在纸箱，“我怎么怀疑是波佩干的。”

雷恩清点了一下，首先曾经踏足这的肯定有男有女，鞋跟的款式
差异很好区分。如果要仔细排查尺码之间细微的差别，你认为这
混杂了起码三四个不同来客的鞋印。

佩雷斯走近那堆纸箱，脑袋往里探了探。这堆玩意趋近于破烂和
龙的宝库的中间值，有其貌不扬的工业器具，有花里胡哨的闪耀
晶体，并且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地被随意丢弃在敞开的箱子里。

“你如果觉得他的风格如此，那我愿意相信你的想法。”尽管这
么说着，雷恩只相信的还好自己看到过的，她来到纸箱边查看起
水晶破碎的痕迹，试图看出大致的时间，另一头继续使唤，“还

有就是你可以去找找这里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吗？毕竟我以为对方是你的同伴，你会更关心一点他。”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搜寻

佩雷斯

.rc 搜寻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搜寻检定：D100=30/6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搜寻

雷恩·陈

.ra 搜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搜寻检定：D100=2/2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在翻动纸箱、检查物品的过程中，你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此处地面上延伸出一道隐晦的拖拽痕迹，似乎被谁用鞋底抹平过，隔得远才不怎么样容易被察觉。此外，雷恩捡起断裂的晶体碎片，发现切口边缘的痕迹很是工整，简直如同被一键抹除了似的，不像用锤子和凿子的原始手工方式分割开的。

佩雷斯

“这里。”佩雷斯留意到拖拽痕迹，跟着走了几步。

掌局者鲑鱼

跟着走了一段路，拖拽的痕迹直通工厂深处某扇用途不明的防盗门，这扇门关着，但门锁的地方遭到了严重的暴力破坏。

雷恩·陈

“这些东西不像是被人徒手破坏的，或许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高科技的金刚不坏机器人。”雷恩说着笑话，端着枪看着佩雷斯摆弄拖拽痕迹的样子，“看起来这才是你同伴干的。”

佩雷斯

“不，他没这个心眼，这个地方被抹过痕迹的，除了这里，就还有地面的人形印子了。”佩雷斯抬了抬眼，否认雷恩的猜测。

佩雷斯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同时侧耳靠近防盗门，听听里面是否有动静传来。

掌局者鲑鱼

.rh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正在悄悄改变故事的走向，我看看……嗯，故事变得有趣了呢。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警觉

佩雷斯

.rc 警觉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警觉检定：D100=60/2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雷恩·陈

见他贴上去雷恩也不好意思说话，持枪做出警戒的模样，等待下一步的变故

掌局者鲑鱼

侧耳倾听，隔着这扇厚实的防盗门，一切响动都显得十分不真切。佩雷斯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某种轰鸣声，像是机器全速运转时产生的噪音，除此以外，一股腥臊的臭味气体分子也顺着门边溜了出来——门关得再紧，也挡不住空气对流。

佩雷斯

“里面应该就是化粪池了，而且，还有什么机器在响，”佩雷斯皱了皱眉，屏气，“但听起来没什么人在里面。”

雷恩·陈

“进去看看吧，如果是机器的话，可能和幕后黑手有关。”早就把波佩当死人的雷恩更关心机器，提议进去

佩雷斯

做好准备，佩雷斯推开门，并且尽可能压低门扉开启而引出的噪音。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潜藏

佩雷斯

.rc 潜藏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潜藏检定：D100=19/1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雷恩：潜藏

雷恩·陈

雷恩更是重量级，借着自己的小体型更是先佩雷斯一步，就要从门的缝隙中进去查看情况

雷恩·陈

.ra 潜藏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潜藏检定：D100=91/1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你们前仆后继，从敞开的一小道门缝里溜了进去。再怎么收敛，这扇被摧残过的防盗门转动起来也不太灵光，还是发出了一声轴承卡顿的哀鸣。走进屋内，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怀疑是瘾君子的幻觉还是现实。一股堪比将鲑鱼罐头腌制在臭水沟里的熏天气味冲进你们的鼻腔，辣得人睁不开眼，几十个装满乌黑腐臭液体的大桶罗列在室内，使人无从下脚。这垃圾王国的桂冠还数房间中央的一个大洞，机器轰鸣声的源头就在底下。

掌局者鲑鱼

两人：意志

佩雷斯

.rc 意志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意志检定：D100=63/75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雷恩·陈

.ra 意志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意志检定：D100=65/7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诸位都是意志如同金石之辈，勉强还没昏过去。

雷恩·陈

雷恩捂住鼻子，另一手不敢放下枪，说话声有些含糊，“下次来这种地方还是得戴上防毒面具，有你同伴的下落不？”

佩雷斯

佩雷斯紧紧皱起眉，他不说话，一说话就有气体灌入——他只是指了指中央的大洞，示意只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声在下头。

雷恩·陈

雷恩骂了一声，凑上去到了中央，那该死的机器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辛辛苦苦找了它许久以致如此

佩雷斯

佩雷斯则是在雷恩上前查看机器的时候，紧张的环顾四周，毕竟刚才轴承发出的声音虽然不上大，但要是被发现了...

掌局者鲑鱼

这个大洞足有九英尺宽，越逼近它，熏天臭气的慑人程度就越接近人类能承受的极限。雷恩感觉眼球正在充血发红，站在洞边，你向下瞥去——一团团凝固生霉的黄褐色污渍附着在洞口下方的大房间墙壁上，足以淹没成年人胸口的污水浸没了整间地下室，而这粪坑宫殿的王座，当之无愧属于那台前所未见的机器：古怪的彩色电弧围绕着它跳跃，变换出不属于这一维度的不可言明之色，波动的噪声穿透耳膜直达脑髓，尖锐的嗡鸣像要在人类的灵魂深处回响，乃至沸腾。

掌局者鲑鱼

雷恩：sc1/1d6

雷恩·陈

。sc1/1d6

[骰爷] 三爷

雷恩·陈的 San Check:

1D100=87/65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雷恩·陈的 San 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谶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掌局者鲑鱼

而佩雷斯环顾四周，你听到防盗门以外，工厂的前门传来一阵金属摩擦声。

佩雷斯

要来了！佩雷斯赶快向雷恩示意，自己则埋伏在防盗门不远处，透过门缝看看到底是谁进来了，预备做好打算。

掌局者鲑鱼

紧贴着门缝，眼前的通道里暂时没有什么人影，但拖沓的脚步声一直在空荡的厂房中回响，紧接着是纸箱被粗暴地掀到一旁的声音，来客的动作可不太文雅。

雷恩·陈

“上帝！这是什么？你不该创造出这些，这是错误！”雷恩捂着脑袋，端着枪的手臂不断打颤，最后的最后，只见雷恩快步移动，从自己等人进来的位置快速脱逃而出，这栋建筑，这栋建筑全部都是这邪恶的机器，她绝对不要待在这里了！

佩雷斯

佩雷斯整个人难以置信，瞪大了眼，他赶紧想要去拦住雷恩，外面的响动没听见吗？！这会出去，可不就要和外面的来人打一个

照面?!他在发什么疯——虽然佩雷斯在内心深知,一定是那机器...

掌局者鲑鱼

雷恩拔腿就跑,比被白头鹰盯上的野兔窜得还快,毫不在意中途撞翻了几个生锈开裂的铁桶。“哗啦——”秽物在房间的地上淌得到处都是,这下你们清楚鞋底的微量粪便都是从何而来的了。只见她跌跌撞撞,就要冲破门口佩雷斯的封锁,向工厂的大门狂奔而去。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佩雷斯:敏捷对抗

雷恩·陈

。ra 敏捷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敏捷检定: D100=17/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佩雷斯

.rc 敏捷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敏捷检定: D100=89/5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哟。

掌局者鲑鱼

雷恩:智力

雷恩·陈

。ra 智力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智力检定: D100=100/75 大失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掌局者鲑鱼

在极端的惊慌失措中,雷恩一把推开拦在门边的佩雷斯,慌不择路地朝着亲手推开的铁门逃窜。那一瞬间瞥见的怪异机器还残留在你的脑海中,似乎隐约能捕捉到什么闪现的灵光……但强烈的恐惧麻痹了你的大脑,你想不到任何其他更明智的举措,只知道原路折返。

掌局者鲑鱼

于是,你和一个扭动的人形不期而遇。“他”的关节以腕足类动物的方式古怪地转动,支撑起在房间里迅猛的移动,就像灵异电影里抛弃了人类正常行进方式的邪灵。然而,这人形单纯从衣着打扮来看,又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对其颇有偏见的——你看到波佩的头颅效仿猫头鹰的拧动方式,乌黑的、没有眼白的眼珠顿时锁定在自投罗网的你身上。

掌局者鲑鱼

雷恩: sc0/1d6

佩雷斯

妈的...眼见这边已经拦不住雷恩的送死,佩雷斯深吸一口气,又被那臭味呛得差点咳嗽出来。他在心里赶紧盘算起问题的主次以及关键,最后无可避免指向洞里的机器,他先过去看看,再确定下一步的打算。

雷恩·陈

。sc0/1d6

[骰爷] 三爷

雷恩·陈的 San Check:

1D100=49/59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雷恩·陈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掌局者鲑鱼

同样光怪陆离的景象展现在佩雷斯眼前。水晶块闪闪发光，同心金属环高速旋转，巨型冷凝器、各式发电机、电池组、成捆的电线电缆、角度交错的发射器，全都拼接在一起。机器隆隆运转，发出古怪的亮光，各色火花劈啪作响，如鬼魅一般轰鸣。你感到心智正在遭受难以言喻的冲击，令你又想跪倒呕吐，又想暴起逃离。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sc1/1d6

佩雷斯

. sc1/1d6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的 San Check:

1D100=24/6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利维·瑞恩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雷恩·陈

“何方妖孽！”雷恩下意识间直接将以前和老妈一起看中国老片学的几句中文喊了出来，端起卡宾枪，势必要将这个阻止自己出去的妖怪恶魔给突突了

佩雷斯

这个机器的关停键在哪？！电源在哪！佩雷斯强忍着内心想要呕吐的欲望，拼命辨认。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工程学/物理学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非自然知识

佩雷斯

. rc 工程学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工程学检定: D100=45/2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佩雷斯

. rc 非自然知识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非自然知识检定: D100=8/10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雷恩·陈

但在下一秒她却看清了这人的长相，心中一惊，子弹偏了方向射到天上

掌局者鲑鱼

不属于这一维度的绚烂形色在佩雷斯眼前闪烁。透过被生理性泪水朦胧的视线，你仔细地观察着这台机器的结构，带着震悚、憎恶和……一丝痴迷。它周围衍动的声光电在昏暗的地下室中跳跃

折射，仿佛在进行最小尺度的虫洞穿梭——从 A 点，噼啪作响，直到 B 点。

掌局者鲑鱼

你看得出了神。周围一切扭曲成无关紧要的庸常形态，而一度停滞的计数表盘在你心中重新拨动，兴致高昂，越转越快，那虚拟的辉光管迸射出过热的火花。不是在这，在遥远的、忧郁的热带，你一度 and 它相遇。它？它。不管以什么形态再度相逢，你都能嗅到那股罔顾物理法则的狂徒之气，又或者它并不在乎。

掌局者鲑鱼

你看出了这台机器的用途。那些闪耀的晶体、缠绕的电线，不过是伟大存在降临前必须途径的凡俗表象。只要当它们被启动、焕发真正的使命，一次当量堪比核弹的爆炸将会在萨默塞特工业园区爆发，移平休斯敦，波及大半个德克萨斯州。时空结构为它折损，物理法则随之消磨，在那数秒之间，跨维度的时空跳跃将是可行之举。

掌局者鲑鱼

这就是它被创造出来的使命。

掌局者鲑鱼

又或者是你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的使命。

掌局者鲑鱼

将枪口抬高一寸，曾经是社会学家口中对抗平庸之恶的美德。而此时，子弹击碎一块摊在地上碎裂晶体的清脆声响，反而让雷恩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残存的理智让你避开了射穿熟面孔躯体的举措。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掌局者鲑鱼

.ra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25/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不管你是否迟疑，这个以反力学方式移动的、曾是搭档的玩意已经迅疾如风地窜到了你的跟前，毫不客气地抡起地上的金工锤，朝你挥来！

雷恩·陈

雷恩别无选择，只求脱离此处的她没有犹豫，一个闪身就要避开攻击离开此处

掌局者鲑鱼

雷恩：闪避

雷恩·陈

.ra 闪避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闪避检定：D100=26/3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佩雷斯

这就是门……他，它，它它它它它——他跳下坑中，即使里面全都是粪水，靠近机器。毕竟那些周遭的庸常被他迅速忘却了，而那喷涌而出的，大脑一直提醒不祥的警告，也消散在由一系列反复回荡的想象交织而成的混乱中。佩雷斯的脸色惨白，但一种叫人恐惧的坚定却让他变得生龙活虎，但他在心中认定，这是不断回响的念起素数的原因才让他此刻保持起冷静，所以，他得，必须得，向“门”伸出手，麦克德会告诉他，怎么关停——又或者，摧毁这个机器，解决这场核爆问题。

掌局者鲑鱼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rd3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3=3

这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雷恩的腰部，让你几乎要呕出一口老血。你不管不顾，从怪物的身侧踉跄着逃窜而出。

佩雷斯：工程学+40

.rc 工程学+40

利维·瑞恩进行工程学+40 检定：D100=50/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一切领地的进犯无疑都让这只怪物勃然大怒。它锲而不舍地继续追击着夺路而逃的雷恩，一路以山呼海啸之势掀翻阻挡在眼前的杂物。波佩恐怕已经命不久矣——哪怕真的活着，全身关节粉碎性的扭曲也会带来最恶劣的后果。但你把这一切抛在脑后，极端的恐惧前，人类的理性只能乞怜让步。

雷恩：运动

.ra 运动

雷恩·陈进行运动检定：D100=42/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ra30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45/3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反力学的移动方式虽然声势浩大，但速度却不如最原始的大踏步狂奔来得要快，不然人类的生理结构何必进化成双足步行？雷恩埋头狂奔，一眨眼就能看到工厂前门的曙光，那是远离危险的希望。而身后，胡乱堆叠的杂物未尝不能用来巧施妙计，拦住那个呼啸而过的玩意。

那边，队友歪打正着的调虎离山让佩雷斯得以和机器面对面共处。你纵身一跃跳入腥臭的污水中，陈酿的排泄物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恶臭，但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眼前闪烁着辉光的机器更加、更加吸引你的视线。你几乎是颤抖着伸出手，朝圣……不，你不愿意使用这个词，是你作为人类的一员在降服它。

你拨开那些冗杂的线路，聚精会神地钻研着这台机器的本质。

雷恩急促而逃，狼狈得让她回忆起上一次这般的经历，那一次如同神罚的电缆从天而降，击碎了警车和她的从容，如果她没有想错的话，这事情就是眼前——控制了特工的怪物所为，要在向一个沟里跌两次倒？她不甘心，下一秒，她解去穿着的外套，迎着风对准那家伙的脸部一投，见鬼去吧，当一个瞎子，混蛋！

掌局者鲑鱼

五分钟、一刻钟、半小时……究竟过去了多久？前门的闹剧似乎与你无关。你最终成功摸清了这台机器运转的规律，以及解决灾难性事件的门道：将它强行拆卸掉 80%的组件，从物理层面结束这一切，又或者逆向扭转线路将其关停，后者更困难，但用时更短。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运动+20

雷恩·陈

。ra 运动+2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运动+20 检定：D100=43/7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ra 3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24/3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佩雷斯

顾不得了，但还是得谨慎——佩雷斯的手心泌出汗，他不敢赌，甚至不知道门外发生了什么，雷恩还有波佩的生死状况如何！该死，只能强行拆卸组件了，时间啊时间，再过得慢一点！

掌局者鲑鱼

将外套朝怪物的脸——如果它确实还在依靠五官来辨别周围的一切——上一糊，雷恩一溜烟似地跑远，心跳如同擂鼓般震动着你的胸腔，肺部拉得比功率最强的风箱还快，你逃得远远的，一直狂奔到脸差点贴住工业园门口的铁丝网才停下。

掌局者鲑鱼

那么佩雷斯捡起被随手丢在古怪机器旁的道具，老实地拧动起来。被兴奋压抑住的不适一点点重新攀上你的喉管，绚烂的霓虹灯色泽甚至能激起常人光敏性癫痫的恐惧。你咬牙坚持。

掌局者鲑鱼

雷恩：hp-3

雷恩·陈

“该死，我在做些什么？”手撑在铁丝网前喘着粗气的雷恩如同真的被闪电劈中，她猛得回头，自己，怎么，会被吓得如此境地？“不行，我得回去，佩雷斯明显是对着那台机器下手，那机器，明显是所有的关键，不行，我得回去！”

雷恩·陈

。sthp-3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生命：10-3=7

雷恩·陈

。sthp8

[骰爷] 三爷

嗯？我瞧瞧……好，我记下了。

掌局者鲑鱼

镜头转回工厂内。丢失了猎物的怪物短暂地静止了片刻，似乎在思索要如何采取行动，随即，在只有亚马逊纸箱见证的空旷场地

掌局者鲑鱼

中，它像卸掉关节的软体动物一样，骤然瘫倒在地不再动弹。与此同时，“波佩”的颞关节以超常的角度强行下滑开来。

掌局者鲑鱼

一团漆黑的暗色悄然流淌而出，如同打翻倾倒的黑色墨水，区别在于所过之处连光线都被吞噬，不再有任何物体能留存最细微的残片。它以极快的速度凝聚完毕，幽深的波光和电弧带着不祥的节奏向工厂深处折返。

波佩

波佩：意志

[骰爷] 三爷

.ra 意志

普卢托·鸦羽进行意志检定：D100=14/55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奄奄一息的波佩弹动了几下眼皮。没人知道这是他还活着的表征，还是神经生物电在残躯里的遗存。

掌局者鲑鱼

这团深邃的黑色物质向它最珍贵的宝物飘去，当雷恩气喘吁吁地踏进工厂大门时，只能看见波佩瘫倒在地、不知死活的躯体。他口鼻溢血，但鼻下还有微弱的气流进出。

雷恩·陈

顾不得顾人的生死，雷恩不再管这个曾经和自己对喷过的家

伙，一路朝着之前的地方跑去，就在那里，做个了断，用她，和她手中的卡宾枪

掌局者鲑鱼

当你端枪狂奔进门，佩雷斯正在聚精会神地给那台古怪的机器拆卸零部件，浑然不觉在他的头顶，一团安静、快速俯冲向下的神秘黑色物质正虎视眈眈地靠近。只差几英尺，就要笼罩住这个直到最后也一门心思钻进物理学圣殿里的书呆子——

雷恩·陈

来不及了，没什么好说的，雷恩举枪对着那团黑色物质哒哒哒打起枪来

掌局者鲑鱼

雷恩：射击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16/6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2d10

雷恩·陈

.r2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2D10=4+8=12

掌局者鲑鱼

雷恩端枪，一口气将弹匣打了个空，弹幕如雨点倾倒在黑色物质的“躯体上”，没有任何预料之中的爆炸声响，它的表面只是无声无息地扭曲波动了两下，随即颇为人性化地在半空之中悬停。

短暂的衡量过后，它似乎判定始终纠缠不休的雷恩更为可厌，两道迅捷漆黑触角如鞭子一般抽了过来！

掌局者鲑鱼

.r4d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

D100=22/50 大成功！可喜可贺，三爷这儿有好故事，君可有美酒否？

D100=91/5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雷恩：闪避

雷恩·陈

。ra 闪避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闪避检定：D100=44/30 大失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法子的事。

掌局者鲑鱼

.r4d4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4D4=4+2+2+2=10

掌局者鲑鱼

这两道漆黑的长鞭卷住雷恩的双腿，蓄意剥夺她再胡乱逃窜的行动能力，正如草原上捕食的猛兽采取的策略。只是一瞬间的工夫，雷恩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身形矮了半截，还来不及察觉到疼痛。当回过神来，才发现胯部以下原本是双腿的位置，竟然空无一物。

骨骼和肌肉混杂的横截面暴露在空气中，下一秒又被焦糊似的变化带得干涸封闭，血红和苍白难解难分，雷恩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态。

掌局者鲑鱼

雷恩：力量-10

掌局者鲑鱼

雷恩：sc1/1d8

雷恩·陈

。sc1/1d8

[骰爷] 三爷

雷恩·陈的 San Check：

1D100=68/59 失败。亮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雷恩·陈的 San 值减少 1D8=4 点。当前剩余 55 点。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雷恩·陈

。st 力量-10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力量：45-10=35

雷恩·陈

肉体的缺失，恐怖之物对理智的大力冲击顷刻间击溃了这个曾经无比勇敢的女人，是自己太大意了？不，不对，时间已经不够了，尽管不知道那机器到底有什么用，但一直任由下去结果一定

是不好的，是佩雷斯的错？不，不对，他做出了所有的努力，甚至在之前的一瞬间险些被杀死，那是谁？总有人有错吧，怪物是不会有错的，那该是谁有错？哦，是安德鲁，是我那愚蠢的丈夫，他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让我做出了这种受限于人的承诺，是他呀，都是他的错.....

掌局者鲑鱼

雷恩：毅力-1d4

雷恩·陈

。st 毅力-1d4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毅力：14-1D4=14-3=11

掌局者鲑鱼

雷恩：san+3

雷恩·陈

。stsan+3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雷恩·陈的属性变化：

理智：55+3=58

雷恩·陈

雷恩怒吼着，像是为了自己被吞食的腿而复仇，剧痛和怒火下，喷射出的是卡宾枪的火舌

雷恩·陈

代替那火舌的是雷恩的愤怒和支起的枪杆子，就算没了子弹，这玩意好歹也是烧火棍级别的武器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近战武器-20

雷恩·陈

。ra 近战武器-2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近战武器-20 检定：D100=27/3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似乎认定降级成半个人的雷恩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威胁，黑色物质再度乌云压城，故技重施，试图钻入地下室的化粪池内，把正在它的心肝宝贝上乱动手脚的佩雷斯先抹除于这个世界。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5/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而雷恩把打空了子弹的卡宾枪朝它不断波动的躯体里奋力捅去——古怪的是，你的最新烧火棍和它浓墨般的乌黑接触之后，就像没入水中，不多时就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它的躯体泛起夸张的波澜，不易察觉地缩小了些许，让你想到食物中毒后不适蠕动的肠胃。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警觉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雷恩·陈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雷恩·陈

[骰爷] 三爷

佩雷斯

.rc 警觉

利维·瑞恩进行警觉检定：D100=21/2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头顶上剧烈的动静让佩雷斯清楚，队友正在以生命为代价争取时间，因此，手底下的工作一刻也不敢停，再快一些、再快一些——

.r2d6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2D6=2+1=3

吞噬从肩膀开始，它缓慢而轻柔地搭上佩雷斯的后背，然而不知是不是雷恩递送来的烧火棍太难以咽，过了好半晌，除了始终持续不断地给佩雷斯的右肩带来灼烧般的疼痛，并没有整条胳膊不翼而飞的情况发生。

佩雷斯：str-3

.st str-3

三爷对已记录利维·瑞恩的属性变化：
力量：55-3=52

“继续！不要停！”雷恩怒吼着提醒佩雷斯，同时想要寻找周边能扔的东西死命向着这怪物扔去，“混蛋，试着吃吃这个！”

雷恩：幸运

.ra 幸运

雷恩·陈进行幸运检定：D100=6/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雷恩：两次力量

.ra 力量

雷恩·陈进行力量检定：D100=23/35 大成功！可喜可贺，三爷这儿有好故事，君可有好酒否？

.ra 力量

雷恩·陈进行力量检定：D100=48/35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不用你说阿...!!!!!! 佩雷斯差点就要嘶吼出声，但他克制着怒吼以及对于疼痛的恐惧，凝神专注于手头工作的同时，以不牵扯右胳膊的情况下将正好放在手头，拆卸下来的机器的零件往他背部像乌云一般附来的怪物投去，甚至没有回头。

掌局者鲑鱼

极度愤怒之下，雷恩不顾可能会磨损胯部往下勉强被电弧烫住的伤口，忍着剧烈的疼痛拖动身体，让沸腾的怒火和投掷过去的杂物一起没入黑色物质的体内。你竭力一掀，将手边废弃的旧铁桶直接推倒在地，甚至引起了类似保龄球的连锁反应，撞着另一个铁桶附带着砸进它云雾似的身体里。

掌局者鲑鱼

一阵激烈的抖动。它似乎承受了不小的折磨，缩得比之前更小。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100/50 大失败。您瞧，这黄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诸事不宜。

掌局者鲑鱼

吃痛扭曲的黑色物质动作竟变得笨拙起来，它不愿放弃衔在嘴边的佩雷斯，硬是强行扩大瑟缩了不少的身形想把他包裹在内——这时，第二个铁桶的乘胜追击来了。这一下直接把它砸得歪斜，发生了对它来说无异于噩梦的一幕（如果它也会做梦）：它的触手挂到了那台机器本身上。

掌局者鲑鱼

而这时，佩雷斯手下的拆卸工作也接近大功告成，这团弄巧成拙的倒霉东西帮你来了最后一下。眼前曾经闪耀着梦幻般高维度光泽的机器冒出阵阵黑烟，发出不祥的咯吱声，剧烈地抖动起来，你知道，你的工作结束了。

雷恩·陈

“趁胜追击，用随便什么东西扔在它身上，佩雷斯，快！”雷恩继续大声喊着，就好像过去一样，尽管比起过去她少了一双脚，她掀起周围的什么东西，垃圾，破烂，不管什么，只要有伤到这家伙，她就扔了过去

佩雷斯

佩雷斯的心下已无太多顾及，即使他清楚任务还没结束，那黑影还在身后虎视眈眈——他猛地上前，试图甩开黏在他背后的黑影的同时，也让这已经成为废铁的机器隔在他和黑影中间。

雷恩·陈

.ra 运动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运动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运动检定：D100=57/5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佩雷斯

在坑底也不好就地取材，直接丢拆卸下来的零件过去。

掌局者鲑鱼

雷恩、佩雷斯：两次力量

佩雷斯

.rc 力量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力量检定：D100=99/52 大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且把心放宽。

佩雷斯

.rc 力量

雷恩·陈

.ra 力量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力量检定：D100=53/52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力量检定：D100=13/35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雷恩·陈

。ra 力量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力量检定：D100=77/35 大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且把心放宽。

掌局者鲑鱼

在颇为人性化的错愕之后，黑色物质难以置信地将触手抬起，递送到自己跟前，似乎不敢相信竟然会在和人类这种蝼蚁的对抗中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最初的措手不及，让雷恩轻而易举地将手边较轻的空桶丢了去，给它来了一下。这之后，它不再为已经逝去的宝贝机器哀悼，缓慢地升腾起来——大有和你们不死不休的架势。

雷恩·陈

“佩雷斯，滚出这里！把枪留给我。”雷恩知晓这一刻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认真起来的怪物必定不是两个并非专业士兵的人能对抗的，何况自己双腿尽失……不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愤怒的，此刻都化作平静，“你的组织不止这点力量，我们需要有人把消息传出去。”

佩雷斯

佩雷斯的眼睫颤动了一下，大不了便把最后一颗子弹送给自己还有队友，能出这里的只有自己的尸体，他心中明白，来不及的，自己并没有联系组织的手段，一直都是对面来联系自己——但这并不是能娓娓来和雷恩说道的。想要弄死这个怪物再简单不过，只要没有人来，只要这里都是尸体。

佩雷斯

他心中又想起素数的声音，他把枪丢给雷恩，还有机器的零碎给怪物，要是能举起机器便整个投掷过去。

雷恩·陈

雷恩接过枪，嘀咕了一句，“疯子”，手枪已然指向怪物

掌局者鲑鱼

行动顺序：雷恩-佩雷斯-黑色物质

掌局者鲑鱼

雷恩：射击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58/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雷恩·陈

。r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10=1

掌局者鲑鱼

子弹没入那漆黑一片的虚空之中，这次风平浪静。尽管没有五官，没有肢体，但你们仿佛能感到它的怒火正在升腾。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力量

佩雷斯

.rc 力量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力量检定：D100=92/52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折损了大半骨架的机器仍然十分沉重。佩雷斯试着抬起它，但隐隐作痛的右肩让你的动作很是不顺。

掌局者鲑鱼

.ra 2#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

D100=11/50 大成功！哎呦，这我可得为您道喜。人间事事如意，君可谓青云直上啊！

D100=6/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佩雷斯

佩雷斯尝试躲闪，他以这折损了大半骨架的机器作为掩体，预备躲在其后闪开怪物的这次攻击。

掌局者鲑鱼

尽管体型变得更小，但它似乎也在有意凝炼自己，更加锋锐难缠的漆黑触须分开两路，卷向佩雷斯和雷恩的右手。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闪避+20

佩雷斯

.rc 闪避+2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闪避+20 检定：D100=38/50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成临。

掌局者鲑鱼

.rd4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4=4

掌局者鲑鱼

并不存在的火焰在佩雷斯的右臂上灼烧，剧痛让你一时拿不稳任何东西，肘关节处甚至裸露出了半截白骨。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str-4

佩雷斯

.st str-4

[骰爷] 三爷

三爷对已记录利维·瑞恩的属性变化：

力量：52-4=48

雷恩·陈

雷恩深吐一口气，就地一个翻滚，借助自己变小的身躯躲开攻击

掌局者鲑鱼

雷恩：闪避+20

雷恩·陈

.ra 闪避+2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闪避+20 检定：D100=29/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佩雷斯

在躲避攻击的同时，佩雷斯仔细留意一下，怪物攻击的时候触到水面有何反应，如果是按照相触会消解双方物质的情况，按理来说水——？

掌局者鲑鱼

雷恩就地一滚，矮了半圈的身形是否该说是因祸得福？你的右手被不依不饶纠缠过来的黑色触须刮蹭到了一截，但并未伤筋动骨。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在此时沉下心来观察，这团诡异的物质虽然在空中灵活挪动，但始终规避着触碰到任何有实体的物品。

掌局者鲑鱼

第二轮行动顺序不变 雷恩-佩雷斯-黑色物质

雷恩·陈

雷恩维持着呼吸，手中的枪械再次吐出火舌，她有些疑惑，子弹对于这家伙似乎效果并不大，或许用其他东西更容易一些

掌局者鲑鱼

雷恩：射击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39/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雷恩·陈

.r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10=2

掌局者鲑鱼

又是一发不痛不痒的子弹，黑色物质甚至没有蜷缩起身躯试图躲避，仿佛在嘲弄你的不自量力。

佩雷斯

实体，实体...佩雷斯不再指望自己已经受了伤的胳膊，现在更重要的是证明自己的猜测，他拾起两三块小块的零件，并在投掷过去的时候特意让水花飞溅，看看溅到的地方是否会对怪物造成伤害。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敏捷

佩雷斯

.rc 敏捷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敏捷检定：D100=76/5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你的水溅跃肉眼可见地没有伤及黑色物质分毫。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86/5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掌局者鲑鱼

但它太得意忘形了，竟然这一轮侵吞你们的准头也有失偏颇。

雷恩·陈

雷恩有些不想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械，但他转而一笑，不信它还能信谁呢，继续吧，第三枪！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41/6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雷恩·陈

。r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10=10

掌局者鲑鱼

这一下终于不是毫发无伤，子弹没入黑色物质漂浮的躯体，在中央溅起一圈如同巨石砸入湖面的涟漪。

佩雷斯

佩雷斯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猜测，他将怪物往水迎，同时掷出零件。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敏捷

佩雷斯

.rc 敏捷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敏捷检定：D100=37/50 成功。哎呦，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rd8

佩雷斯

.rd8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8=5

掌局者鲑鱼

这次照准了正确的角度，佩雷斯一抬手，将旁边污水桶里的肮脏秽物泼了一大半出去，飞溅在空中的污浊液体浸没在黑色物质之中，它躲闪不及，整个漂浮的团状身躯又小了一圈。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22/50 大成功！可喜可贺，三爷这儿有好故事，君可有好酒否？

掌局者鲑鱼

.rd2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2=1

掌局者鲑鱼

.r4d6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4D6=6+1+2+3=12

雷恩·陈

雷恩勉力躲闪，尽管她觉得这已经无济于事

掌局者鲑鱼

雷恩：闪避

雷恩·陈

。ra 闪避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闪避检定：D100=1/30 大成功！可喜可贺，三爷这儿有好故事，君可有好酒否？

掌局者鲑鱼

尽管拖着病体残躯，曾经在靶场，在定向越野赛场，在制服无数穷凶极恶案犯现场留下的肌肉记忆，还深入骨髓地刻在雷恩体内。这不是比喻——根据科学研究，最初失去肢体时人并不会迅速地产生残疾的实感。双腿仿佛还在，又或者是你身经百战的条件反射不愿如此轻易告降。

几乎是下意识的，在它漆黑的触须朝你风驰电掣地鞭打过来时，雷恩滚到了一个锈蚀的铁桶背后。这一下重击打得它四分五裂，飞溅的肮脏水花阻挡了你们双方的视线。艰难、痛苦、倦怠……但这些不是你执行任务途中的密友吗？你和这个地外之物竟在短暂的过招间打成平手，这让你想大笑出声。

掌局者鲑鱼

第四轮 雷恩-佩雷斯-黑色物质

雷恩·陈

雷恩张大了嘴，本应该发出张狂大笑的喉咙此时却是一点声音没有，无所谓了，位于低处的她再次开枪，第四枪！她仿佛这么喊了出来

雷恩·陈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89/6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子弹擦边而过。

佩雷斯

佩雷斯的心中暗生希望——也不知是雷恩的刚毅还是因为水起了效果，见猜测验证，他也好进行下一步动作：索性是抬起污水桶，连水带桶，逼近怪物。也便是自己的手臂，即使手臂被吞噬了也无所谓，一定要减少投不中甚至是举不起的抗力。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力量+20

佩雷斯

.rc 力量+2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力量+20 检定：D100=84/68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掌局者鲑鱼

受了重创的右臂让佩雷斯没有实现最初的构想。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37/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2=1

掌局者鲑鱼

吞噬整个活人的尝试并不是那么轻松，黑色物质的攻势短暂地陷入了停滞。

雷恩·陈

没想到自己也偏了，她感觉到了力不从心，被吞的伤口的疼痛让她知道自己不是无敌的超人，她所能做的，唯有一枪再一枪

雷恩·陈

。 ra 射击

[骰爷] 三爷

雷恩·陈进行射击检定：D100=41/6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雷恩·陈

。 rd10

[骰爷] 三爷

雷恩·陈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10=9

佩雷斯

该死的，快动阿！时间每每过去一分一秒，佩雷斯愈发感到焦灼，流逝的不止是时间，还有生命，雷恩的、波佩的，还有自己的，此时此刻他只能祈祷，不顾自己的伤势拼命再续自己未完成的工作——向怪物投掷去粪水桶，这次是整个身体过去也在所不惜。

掌局者鲑鱼

咔嚓一声。手里的枪械重量越发轻飘，雷恩将这发子弹精准地打着旋送入黑色物质的体内。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力量+40

佩雷斯

.rc 力量 95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力量检定：D100=19/95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ra 闪避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闪避检定：D100=43/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掌局者鲑鱼

拼尽全力丢出的污水桶这次终于让怪物避无可避！佩雷斯拼了搭上性命的觉悟，整个人向空中的黑色物质猛扑过去，直接将污秽的液体给它兜头来了一下。浇得如同落汤鸡的黑色物质只剩下苹果大小，疯狂跳跃的电弧似乎在剧烈挣扎。

掌局者鲑鱼

.ra 50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进行检定：D100=43/50 成功。哎哟，我观兄台红光满面，怕不是要好事将临。

掌局者鲑鱼

.rd2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D2=1

雷恩·陈

雷恩见状不再犹豫，以手中的枪械作为武器，如同挥舞着扳手一般砸向黑色物质

掌局者鲑鱼

这团如风中残烛一样飘摇不定的、扭曲邪祟的异界之物挣扎着腾空跃起，带着最后的报复朝雷恩的胸口猛地扎了过去。

掌局者鲑鱼

雷恩：近战武器

雷恩·陈

。 ra 近战武器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雷恩·陈进行近战武器检定：D100=87/5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r2d6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2D6=2+6=8

9月30日，雷恩·陈抵达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她过着某种双重生活。一头是将油门踩到底，在扼制德州飙升犯罪率的曲折公路上飞驰，一头是……你以为我要说她的丈夫、孩子、父母？像个庸庸碌碌的家庭主妇一样，满足于当好打点内外的家庭天使——好吧，这确实是一种平凡人生中值得称道的伟大。但这不是她的选择。

10月1日，她见到了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搭档。一个两个都那么瘦弱，红头发的太过文质彬彬，顶着和板栗同色蜷曲长发的那个更是完蛋。把拯救世界的重任交到这两个不靠谱的男士手里，别找乐了！她搞不懂她偶尔会为之奔走的隐秘组织怎么筛人的。

10月2日，这天她做了件有点夸张的事。就稍微有那么一点。只要是为了接过警帽那天无可动摇的誓言……她从不陷入软弱的动摇。尼卡姆则相反，一个十足的软蛋。他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感激涕零，一条宝贵的线索能挽救的绝非十人百人。但牵扯进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小老太太是她的失误，她只承认这一点。

10月3日，警徽和配枪都被暂扣了。愚蠢、短视！不仅对近在咫尺的线索视若无睹，还费尽心思阻碍有能力抓住它飘忽不定的线头，抽丝剥茧理清一切的人，简直是倒霉催的。从警局踏出时，午后阴沉的天色不比雷恩·陈的脸色好多少，一切都不像那个阳光明媚、恣意洒脱的，曾经活跃着快意恩仇西部牛仔的州县了。她会错把错轨的事务矫正回来。

现在……现在是什么时候？

四肢酸软乏力，视线模糊不清，周围臭气熏天，地面彻骨冰冷。啊……枪。她的手握着枪，这令她感到自在和欣快。

她的手握着枪——这代表了很多事。譬如她并未中断捍卫司法公正的使命，任何尝试打破规则、祸害民众的狂徒都会吃上一发正中靶心的枪子；譬如她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地倒在地上任人宰割，谁想在她身上刺一刀，只会受到凶猛千百倍的反扑；譬如那东西烟消云散前，她还有一战之力……又或者，那不自量力的怪物已经湮灭了。像个还在吃奶的小东西，跑到她姑奶奶怀里自投罗网！

雷恩·陈想放声大笑。她凭空消失的肺部和心脏却不足以再支撑她说出任何一个字，唯有微弱的气流带着轻快的笑意震动。

友方雷恩·陈：【LOST】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尽管那空无一物，但人们很容易能够想见，她有颗金子般的心。



2010年10月3日, 17:00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7:19 上主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叫他拿这根杖，指向埃及所有的河流、运河、湖泽，和池塘。水都要变成血，全国遍地是血，甚至连水桶、石缸里也都是血。”

7:20 于是，摩西和亚伦照上主的吩咐去做。当着国王和他的臣仆面前，亚伦举起杖来，击打河水，河水立刻变成血。

7:21 河里的鱼死了，河水发臭，埃及人不能再喝这水。埃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血。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寂静。

不再有闪烁着怪异弧光的漆黑物体在一室之内倏忽来去。手中的空桶边缘向地面滴落混浊的液体，突然的静谧总是让习惯群居的人类心生恐惧，生怕被迁徙的族群抛弃。这是几万年来自尼安德特人时期遗存的进化本能。

又一次，你活了下来，佩雷斯。你不知道这是一种好运，还是诅咒，总而言之，新的同伴牺牲在你眼前。甚至情势特殊，这次不再有淋漓鲜血迸溅，下渗进泥土里。只有前胸突兀的空洞显而易见地告诉你：她死了。

佩雷斯

结束了...？佩雷斯深吸一口气，对于这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太寂静难免没有实感，更何况，现在的心情甚至无法向人诉说，而那一同经历的，唯一能够倾吐的，也成了如今这沉重的倦怠和焦躁的情绪袭来的原因——她死了。可自己还活着，一切都还没结束。

佩雷斯

一点一点的疲劳开始积郁，佩雷斯开始谨慎的着手善后的事情，先去确认这怪物确认已经死去，再去巡视整个工厂留下了什么明显的痕迹，需要着重去处理。

佩雷斯

他没有时间去哀悼同伴，谁也不愿意死，全都在期望着什么，紧张而热烈地期望着，但生活便是如此。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发现死尸 sc0/1

佩雷斯

. sc0/1

[設爷] 三爷

利维·瑞恩的 San Check: ID100-62/59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利维·瑞恩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58 点。都说竹林子里阴气重，人当避开神莫来。厉鬼煞星择日出，七月十五开门关……嘶，您这表情，怕不是撞上过？

掌局者鲑鱼

你将雷恩支离破碎的残躯留在原地，暂未去管。放眼望去，还在苟延残喘漏出一两缕辉光的破损机器，首先就是不该出现在化粪池里的怪玩意。更别提那些子弹壳和脚印，日期新鲜的发票单子，散落得到处都是的古怪零部件。也许没人报案，休斯敦警局

再过半个月也不会前来探查，但 FBI 之流就未必了——而他们很轻松便能察觉其中存在的异样。

掌局者鲑鱼

还有躺在水泥地上的波佩，他眼看着已经出气多、进气少，血沫从嘴角缓慢地淌出。

佩雷斯

波佩！惊呼被扭曲成了从牙齿之间溢出的一声气音，难以言喻佩雷斯在还看到波佩还活着后的惊喜，谢天谢地，他还活着。他小心谨慎的，尽量不牵扯到波佩伤口的状态下带着波佩撤离这里，毕竟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可谓是危险——将这里伪装成一场事故，由于门口电缆老化坍塌而引发火灾。雷恩因公殉职... 暂且先这样吧，只要保证没有痕迹留下，再多的善后找补想来会由组织那方面处理。

掌局者鲑鱼

还好，周围可以随手取用的东西不少。佩雷斯凑合做了个简易拖车，将奄奄一息的波佩尽可能轻柔地抬了上去，过程难免颠簸，但条件有限，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要将他送到什么地方？

佩雷斯

佩雷斯先带他远离工厂，不会被这场人造的意外波及到的同时也是不会被铁丝网外的人注意到的地方，然后仔细去注意工厂附近的易燃物，以及化粪池的沼气情况。先确保火灾只会蔓延影响在化工厂，而不会波及到其他建筑产生自己不可控的连环效应。

佩雷斯

在这么做的时候，他时刻注意不会留下脚印等明显痕迹，并且避开如果有的摄像头。

掌局者鲑鱼

搬动波佩时，你顺手摸了摸他那件称得上衣衫褴褛的风衣——兜里揣着一柄车钥匙，表面铭刻着 NCS 通讯公司的标志。将他拖出工厂，一路进行简单的测算，你认为被遗弃在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区内的化工原材料并不少，只要给个契机爆燃开来，这一整片废弃的园区都会在熊熊烈火在燃烧殆尽……甚至有可能波及旁边那栋蒂诺科名下的公寓。

掌局者鲑鱼

化粪池相对于整片占地广袤的工业园区来说，只是小小一块。不过搭配上适当浇出路线的汽油，积存的沼气作为连锁大爆炸的源头还是堪堪够用的。

佩雷斯

必须得...再谨慎一些。佩雷斯深深的，叹了口气。哪怕不如意的空虚心绪沉积在他的体内，但他现在必须打起精神来。波及到居民非他所愿，但现在一场大火摧毁所有证据在所难免...不，还有一个问题，该如何控制火势在暴起的同时，确保自己能带着波佩安全撤离...眼下没注意的情况，他只能先尽可能的排除化工原料，让他们隔得稍有些距离，这么做的同时，看看那座铁塔电缆的情况，甚至再看看是否还有蓝白色的电流爆出。

掌局者鲑鱼

硕大成排的化工储料罐单个就重达近一吨，不是你可以随意搬动的。你能做的只有带着波佩离它们远点，如果不想被火舌卷入腹中的话。至于蜂窝中继塔，出乎意料的是，尽管那怪物已经似乎遭到抹除，蓝白色的电流仍然时不时窜过输电线，倒是带着不祥漆黑的那一种不见踪影。

佩雷斯

看来为了自然，还是得采取蜂窝中继塔为好，毕竟他的电缆看上去已经老化。佩雷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既然采取搬开如此原始的方法不行，那么利用工厂本身的防护措施？想来这些储料罐储存的空间原本便是密封好，以预防爆炸的忧患前提储存的。即使现在已经荒废，但说不定还有启用的可能，以及，他在找找能够绝缘的材料。

掌局者鲑鱼

一般的化工设施在预防泄露、耐暴晒和低温冻裂等方面肯定做足了准备，不然也不会搁置在昼夜温差极大的休斯敦露天储存。但烈火灼烧时的高温可不是寻常日照可以比拟，以你一人之力也不可能预判风朝哪刮，火势如何蔓延。除非你将火情限制在仓库厂房内……这不是个容易的活，失败的几率也不小。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幸运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搜寻

佩雷斯

.rc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幸运检定：D100=31/50 成功。什么喜事啊您，这么高兴。

佩雷斯

.rc 搜寻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搜寻检定：D100=67/60 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惨呦。

掌局者鲑鱼

幸运的是，你在仓库一角找到了几十卷堆叠起来的硅酸铝针刺毯，此外还有十几块硅酸盐隔热保温版，也许杰克逊电气工厂的最后一任厂长安全意识确实不错。但绝缘材料似乎被怪物用了个七七八八，一卷胶布也没给你剩下。

佩雷斯

佩雷斯四下开始忙活，用硅酸铝针刺毯还有硅酸盐隔热保温版防护储料罐，尤其是，靠近居民区那块的化工原料，将一切伪造成杰克逊电气工厂最后一任厂长的安全意识，避免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控制火情，毕竟——集中在一块也够烧得彻底。准备结束，他预备策划爆炸，考虑到没有静电材料还是决定引燃化粪池，然后带着波佩撤离。若果火势还是有引燃的兆头，再疏散人群。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运动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幸运

佩雷斯

.rc 运动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运动检定：D100=65/30 失败。完蛋，您今儿出门怕是没看黄历。

佩雷斯

.rc 幸运 50

[骰爷] 三爷

利维·瑞恩进行幸运检定：D100=10/50 成功。您运气可真不错。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智力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骰爷] 三爷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佩雷斯

[骰爷] 三爷

佩雷斯

掌局者鲑鱼

掌局者鲑鱼

.rc 智力

利维·瑞恩进行智力检定：D100=93/80 失败。人间九九八十一难，莫太挂心，且走着看。

佩雷斯爬上爬下，架着梯子好不容易给几十米的储料罐都盖上隔热毯，又试图将硅酸盐保温板像防火墙一样并排围起原材料储备区——这不是你熟悉的领域，比起要频繁跟机械设备打交道的重化工业，你还是更熟悉用纸笔就能探究的基础学科。

这一番折腾结束，天色也黯淡下来。早就没有生命体征的雷恩暂且不论，波佩的状况也绝对算不上乐观。你偶尔折返面包车检查一眼，他胸膛的起伏幅度已经越来越微弱，最后让人怀疑是不是彻底停滞。但手上的工作不能停……这也是为了附近公寓几十户居民的性命。

做完这一切，你最后虚掩着防盗门，向化粪池内丢出明火。

.st show hp

利维·瑞恩的 hp 为 11

这一簇火苗遇到空气中淤积的沼气，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爆燃起来，在你身后如同炎魔般咆哮着扑了过来，迅速在整个工厂库房中蔓延。满地丢弃的纸壳无疑是最好的助燃物，你用最快的速度躲避汹涌的火势，攥着车钥匙向停在远处的面包车飞奔。

风向似乎不错——没有朝着那仓促搭建的纸糊一样的防火墙刮，而是沿着丛生的野草和藤蔓向你逃窜的方向袭来。

.r3d4

掌局者鲑鱼随手把骰子向空中一抛，哟：3D4=1+3+2=6

灼热的火舌舔舐着你的后背，让你有种脊椎骨被当场抽出的错觉，大滴汗水顺着你的额头滚落。你没有跑过火焰焚烧一切的势头，无可避免地被波及燎烤，但还有几步，你就能碰到驾驶座的门把手了。

佩雷斯：hp-6

.st hp-6

三爷对已记录利维·瑞恩的属性变化：
生命：11-6=5

只差一点……佩雷斯咬着牙坚持，也没时间思考是对是错了，上车，准备发动驾驶，院门就在前方，总之得快点带波佩离开这里。

你踩下油门，冲破锈蚀的铁网，载着生死不明的波佩逃出了火情正在汹涌蔓延的萨默塞特大道工业园区。

夜幕再一次降临，这天星月皆隐于云层后。沸腾的火势将半边天空染成了慑人的橙红色，一时间仿佛正午艳阳高照。这异常的天

色难免引起附近居民的好奇，报火警招来探查，但你已经竭尽所能做了一切能做的。

掌局者鲑鱼

兴许是隔热材料仍在发挥作用，佩雷斯知道英勇赴死的同伴，雷恩，她的尸骨正在烈火中焚烧，那些瑰丽的晶体也必将随着高温迸裂，然而被你抛诸脑后的这些事物中，并未传来化工原料连环爆炸会有的、惊天动地的响声。

掌局者鲑鱼

你疾驰而去，不再回头。



尾声

彼时的萨默赛特大道工业园，此刻已是一片焦土。滚滚黑烟顺东风飘向临近的住宅区，惹得民众登时拨打火警，控诉石化工业的幽灵还盘旋在休斯敦城郊的上空，阴魂不散地荼毒这片土地。（包括其上居民的生命健康和房价地价）

于是，消防车姗姗来迟。钢梯架起，泡沫灭火装置一通喷洒，将烧得砖瓦倒塌的杰克逊电气工厂堆满飘忽的乳白色云雾。坍塌的工厂库房内有如炼狱，瓦砾横陈，让消防员一时无法下脚——不过有谁会管太多呢？不可能存在遇难者，这是明摆的事。

是啊，早八百年就没人会来这了。楼栋近邻都全须全尾，没有哪家贪玩的小孩恰逢其会地钻过铁丝网的孔洞偷溜进去，撞大运英年早逝，怨声载道的民众也就不再计较。看这种浓烟滚滚的热闹属实费眼，再说，心思活络者已经起了联系记者和律师，以空气中弥散的有毒化工物质颗粒为题，狠敲园区产权所有方一笔的念头，聚拢的人堆也就四散。

高天下，没人不在乎冥府中俄尔甫斯是否回望过欧律狄刻，只有熔铸的玻璃碎屑和化工原料相互混杂，五光十色地淌过灰尘，像彩窗上圣母垂怜的泪滴。

次日，德州游骑兵师从奥斯汀赶到，面色凝重，调配灾后搜寻死难者规格的大队，牵了数条罗威纳来回逡巡，终于在地下近百英尺深处，刨出一具已完全碳化的扭曲人形。沼气积聚引发连环爆炸，致使它的面目更加不可辨，几个精干剽悍的老警员都陷入沉默——最终，乔治上前，用崭新的星条旗将之裹起，动作轻柔。

此事疑点颇多，在公共安全部内引起连番争论，按照所谓协管专家加尔文的说法，邪教组织人员何在？假如作案后夜逃其他州县，不该如泥牛入海无迹可寻；要是在案发现场同归于尽，那么更不该只留下一名英勇赴义的警员残骸……案件真相难以盖棺定论，但雷恩·陈的葬礼还是如期举行。一切遵循旧制，道路两旁马蹄轻踏，送葬的警局同事默然无言，在朦胧的细雨中护送漆黑的棺椁。奥斯汀市城区的主干道净空，没有车辆鸣笛声的城市中心如此寂静，连母亲的哭泣声也淹没在雨幕下。

墓园内，石碑竖起。人们将手按在胸口处，最后向从此归属亡灵世界的死者致意。乔治念诵了简短的悼词，这个粗鲁了一辈子的人不知从哪找来一首诗：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请勿于我坟前哀哭，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我并未沉眠，不在此处。

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我是千风吹拂，

I am the diamond glints on snow,

钻映雪华，

I am the sun on ripened grain,

日晒熟谷，

I am the gentle autumn rain.

秋日雨稠。

When you awaken in the morning's hush

当你在寂静的清晨醒来，

I am the swift uplifting rush

我是以悄然回旋之姿

of quiet birds in circled flight.

骤然奔升的鸟儿，

I am the soft stars that shine at night.

亦是微星闪烁夜空。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请勿于我坟前哀哭。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我并未死去，不在此处。

多数时候，器官在灼烧是一种夸张的比喻。但在你身上却是真事，波佩。地下诊所的医生这么说着，啧啧称奇，让你转圈、下蹲，再来个波比跳……你感到习习凉风穿透宽大无比的病号服：普通的成人尺寸，但你实在瘦得就剩一把骷髅架子。你勉强翻身坐起，以一个白眼配合他不着调的鼓励教育。

这真是奇迹，他又说。不知是多处粉碎性骨折的你休养一年整，能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令人称奇，还是靠早发现，舍得用药，凭空涌现的癌细胞扩散速度慢得出奇。你看过他遮遮掩掩塞在抽屉最深处的病历，原发性肝细胞癌早期。腹部的钝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件事。你偷偷溜回过安德烈那，要了瓶好酒，闷不吭声地将木塞旋出。

医嘱？很久以前，你就把命压上了正义女神的天平，巧妙地做着矛盾而徒劳的计算。一边是将取人性命当作享乐和交易，一边是确保外星人没先一步摘了前者的脑袋——啊，你不得不承认，上回来了个狡猾的对手。这之后，蓝眼睛的男人到访过你的病房。他衰老了一些，语气柔和，向你否认曾采取老电视那种低效的联络方式。

夜长梦多，因而你选择少些睡眠。善后这事某种程度上也像巫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佩雷斯。你将工业园区付之一炬，煌煌烈火吞没了一切，却不算完。你把和黑色物质——查阅更多资料后，你笃信它是一种以暗物质为载体的高维智慧生物——的遭遇上报，出乎意料，B班联络了好几位名头堂堂的专业人士。他们请你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细节。

时空跳跃、维度穿梭……多离奇，多激动人心，遑论你还骤然开悟，懂得其中真谛。你感觉自己像意外拿打字机敲出莎翁著作的猴子，被兴奋的神经生物学家搓来盘去。然而，你堪破的玄机是一锤子买卖，只管到砸碎那台光怪陆离的机器为止。几月过去，复现无果，专家们有些兴致索然，你则暗自直呼解放……坦白说，这是件痛苦的差事。你不得不重复拷问那零散残破的回忆。记住太多总让你吃尽苦头。

闭上眼，各式各样的画面闪烁纷呈，你几乎怀疑自己走向人格解离的反面，距超忆症一线之隔，对着组织安排的内部心理咨询，又难以吐露一个字。这次也是同样，尴尬的沉默过后，诊疗师叹了口气，辅以拍肩安慰。她将透明夹板留给你，似乎是作为对无效治疗的永别留念。你低头，头顶即由燕尾夹卡着张纸片……March Technologies, Inc.? 这什么？

完。